

# 華人的公民教育手冊 (從中國統治體制開始) (香港版)

(VER: 2013041700)

作者：鄭立(chenglap)  
    網友「明日之後」…  
編者：另有其人

# 目錄

## 中國篇

### 中國的統治方式 頁數

- 利用民族差異性維穩.....1
- 中國的共和政治與民族同質性.....2
- 愛國主義的愚民模式.....3

### 政治的專制

- 權力與專制.....4
- 專制與民族主義.....5
- 專制的共產黨.....6

### 龐大領土的政治結構

- 龐大的中央集權特徵.....7
- 暴力統一.....7
- 中國民主化問題.....8
- 獨立的或然性.....9

### 國家、文化與國族主義

- 血統論與國族主義.....10
- 中華文明的真義.....11
- 身份認同的轉變.....12
- 愛國精神的真諦.....13

### 大中華主義

- 大中華的地理政治結構.....15
- 大中華的文化策略.....15
- 大中華的破壞性.....17
- 新的中華論.....18

### 中華權力慾

- 個人崇拜與精神信仰.....19
- 科舉與權力慾.....20
- 統治非自治的社會.....21
- 權力的咒詛.....22

### 東方的文藝復興

- 黑暗時期的中國.....24
- 西方的分裂.....26
- 正面歷史觀對文化進展的重要性.....28

## 基本政治運作篇

### 公民義務 頁數

- 國家的定義.....29
- 政治的定義.....29
- 民主的作用.....30
- 選舉責任.....30
- 政治冷漠的災難.....31
- 理性的選舉原則.....31

### 民主社會的特質.....33

### 政治發展要素

- 人格培養與地方衝突的處理.....34
- 政治人才的基本條件.....36

### 領袖模式.....36

### 權力運作.....37

### 政黨輪替.....38

### 民主運作.....39

### 議會運作.....40

## 華人社會

### - 官僚制度.....41

### - 人才與官僚.....42

### - 改革與官僚.....43

### - 經濟觀的思維改革

- 經驗主義主導的經濟觀.....44

- 錯誤經濟觀與就業問題.....44

- 傳承創新觀念.....46

### - 華人的養老觀念.....47

### - 華人的教育觀念.....49

### - 社會運動及憤青

- 英雄主義的禍害.....52

- 革命與憤青的破壞性.....54

# 目錄

## 香港篇

香港政治歷史	頁數
- 香港的政黨起源.....	56
- 香港民主派的發展概論.....	56
- 香港左派的發展概論.....	56
- 香港今昔民主運動的死症.....	57

## 香港人概念的歷史發展

- 香港早期的英治概況.....	58
- 香港人的難民身份及其概況.....	59
- 廣府話的發展.....	59
- 香港英殖的統治模式.....	62
- 大香港主義的發展.....	63
- 大香港主義及大中華主義.....	64
- 移民的決擇.....	66

## 移民潮

- 脫離下流社會.....	67
- 效忠移民國.....	68
- 身份認同的轉變.....	69

## 香港的未來

- 本土意識的發展.....	71
- 香港法西斯 與 公民意識的掘起.....	74
- 香港的民主策略.....	76
- 香港的國際戰略位置.....	79
- 香港的獨立形勢.....	82
- 香港的軍事考慮.....	85
- 香港人應做的事.....	91
- 香港本土化戰場 (資訊戰).....	92
- 民主化及獨立後概況.....	93

## 附錄

- 文藝復興的概論.....	95
- 日本憤青與侵華戰.....	97
- 英國全球的殖民統治.....	102
- 美國的歷史概論.....	105
- 美國的獨立.....	106
- 中國與美國的經濟分別.....	107
- 教育與社會的流動性.....	112

# 中國的統治方式

## 利用民族差異性維穩

**中華人民共和國不是一個民族國家**，他的運作方式和民族國家是不一樣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帝國**，跟俄羅斯帝國，大英帝國的本質一樣。

中產階級興起之所以能爭取政治權力，是因為那個地方的經濟本身依賴中產階級，一個國家同質性高，夠小，才會變成這樣的經濟。而這樣的國家，早在變成民主之前，社會早已接受了民權等概念，在走向民主之前，便先進入開明專制的時代。

但在一個帝國，中產階級本身的同質性不高，那意味著，根本就不會形成一個所謂的中產「階級」，會有很多中產人仕存在，但他們之間互不認識，思想南轅北轍，往往只是一些權貴的附庸，這根本就不會形成任何力量。

帝國的皇牌是在於「地大」，你**一個民族國家，可以產生一次全國性的動亂，癱瘓政府的經濟和軍事迫他們讓步。但帝國卻永遠有一些地方，還是能調動軍隊和維持經濟，他們大可以調一支遠方跟你語言不通，文化不同，毫無感情的軍隊來鎮壓你，因為地大，所以中產階級是永遠不可能產生足夠動搖體制的力量的。**

帝國為何對於改革總是那麼困難，那是因為帝國「永遠有些地方是落後」，而落後的地方作為帝國的一部份，必然是帝國對抗改革的堅定支持者。帝國的邊緣總是面對惡劣的環境，強大的敵人，這些邊緣地區需要一個強大的帝國作為靠山去對抗他們的近鄰，所以一旦帝國內部產生變化，這些地方就會變成反對改革的先鋒。

所謂中產階級，興起的是哪裡的中產階級？廣東的中產階級興起了，能夠令北京民主化嗎？北京的中產階級興起，能夠令北京的解放軍不敢鎮壓當地的中產階級，但卻完全不妨礙四川的解放軍來鎮壓天安門。

今天也許四川的解放軍也不行了，但如果今天再有一次天安門，你調新疆的軍隊來鎮壓，他們絕不推辭。他們可能也會懷疑殺民眾是不對的，但對比起讓帝國政府倒臺，新疆失去後援的風險比起來，殺一群北京的民眾絕對是小事。

**帝國就是靠這樣不同地區的利益衝突去統治的。**

民族國家只有「一個世界」，帝國卻是「多個世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內部並不是一個世界，而是多個世界。不同世界的中產階級是聯合不起來的**(雖然今天有網絡這玩意)，所以體制要從這方面瓦解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你會發覺歷史上的帝國，面對的都是長久的衰亡過程，**而帝國的改革成功，往往是在被剝手剝腳，剝到只剩下少量領土的情況下才成功。**

**因為那個被分割的過程，其實是增加帝國中央中產的力量比重，減少那些可以從帝國其他部份拿來對抗改革的資源。**帝國本來就是「不屬於人民」的，維持帝國的是威信，人民崇拜的是帝

國無可置疑的經濟和軍事實力，所以，要動搖這些帝國，唯一的方式就是動搖帝國人民對這些實力的信任。就像香港人對英國人的想法一樣，我們不會很喜歡英國人——不過我們信任英國那些討厭的傢伙可以保護我們，那就變得不那麼討厭了。

所以你**要動搖中共，只有一個方法，就是讓他們去打一場境外的戰爭，然後輸掉。哪怕這場戰爭當中，國家不丟一土**，帝國不像民族國家，民族國家可以連戰連敗，但帝國的威信一旦受到損害，就很難復原。

帝國的國民永遠是高估了帝國的政經實力的，但只要不被考驗，帝國的真正實力永遠是謎。只要維持那是謎，就可以繼續安然統治下去。

簡單來說，如果二十一世紀是個和平的世紀，一黨專政就不會結束。那你覺得二十一世紀是和平否？

## 中國的共和政治與民族同質性

至於民主之所以從未萌芽的原因，在於中央王朝一直都是龐大的帝國，管治多個地理、語言、文化都不同的族群。

**大家的利益和身份認同全部都有衝突**，他們寧可聽從一個強大寡頭的中央去保護自己，山高皇帝遠，**如果是任何形式的共和政治，前提是民眾和政治者之間能互相認識，這對於同質性極低的中華王朝來說是不可能的事情。**

而且英文的話，加拿大和澳洲同質性高於南北漢人吧！

**大陸比臺灣大得多，同質性也低很多，經驗不太一樣。有很多地方是絕對不能用我們身處地的常識去理解。**比方說我們所處的地方宗教衝突很弱，某些地方卻是死人。高原的生活頭腦昏沉迷糊，世界觀也跟我們有很大分別。**我們這些「海岸居民」是理解不了高原的世界的。同樣，他們也不會很理解我們，要時刻記著這一點。**

有些地區的居民，連膚色瞳色也不同。

再加上**大陸有很多人的意識形態還停留在十九世紀。這會使問題變得更複雜，更容易涉及暴力。**

## 愛國主義的愚民模式

愛國主義乃至高道德觀，只要你愛國，強姦搶劫偷竊欺騙殺人皆小事也。

因為相信愛國是最高道德。社會道德層次低下的人，最喜歡自稱愛國，和把自己的行為稱之為愛國。用愛國這種最便宜的道德(不用出錢不用出力，罵人就可以達成)，試圖去抵消他們自私，貪婪，橫蠻，霸道，心胸狹窄，無知。

愛國是指愛這國家每一個個體的生命、文化和尊嚴，而不是愛那個虛幻的巨大權力。可惜的是愛國這個字可能太早進入中華文化，它只得到其外形而沒有內涵，大家愛的東西跟「大清」「大明」沒甚麼分別，那就是一個強大的帝國影子。

愛國是有用的，但不用鼓吹愛國或不愛國，愛國就自己默默地去付出，做了之後國家是受惠了但自己則沒重要性，沒必要自己稱自己愛國或者說自己是愛國者，也不必說自己的行為愛國。另外，也不會批評別人的行為就是不愛國，或者用愛國迫使別人做事。

愛國並不是一文不值，只是愛國跟一切道德一樣，只是用來實行，不是用來說的，更不是拿著來要求其他人服從自己命令和主張的。

未有國家之前已有人類，未有國家之前已有正義之心，但是，未有國家之前卻不會有愛國主義。

把（愛國）這變成全人類都必須接受的第一信仰，那就是宗教化。

國家只是人類的工具而已。像電腦，手錶，廁紙和安全套差不多，安全套是很有用，但不要跟安全套戀愛。

## 政治的專制

### 權力與專制

很多人理解中的專制是：

一個不可動搖，只要最上層的人下命令，全個體制裡上中下遊的人只要不宣告「叛亂」這指令都會如命令實行。好像玩文明帝國或者三國志那樣。

現實的專制是：

一群人數上不多，而利益一致的團體(例如王族，貴族，政黨，教會，軍隊等)，透過掌握委任公職的權力而集中全社會的權力，體制因為一直能保障這些人的利益和權力而被支持及存在。

專制並不是一個單體意志的無限伸張，專制還是建基於「群體利益」之上，只是那不是「所有人」的群體利益而已，大家會支持專制是因為專制同時也在保障自己穩定的權力，收入和社會地位。只要這條件對當事人來說不成立，專制就會立即分裂瓦解。

而這些利益一致的團體，往往是源自建立政權時有貢獻的人，讓他們成為特權階級並不是因為當事人的興趣，而是「報恩」，比方說政黨或者軍隊，別人流血流汗幫你打江山，結果就是要在成功的時候把成果分享給他們。例如封地，授田，地產，戰利品等，不然軍人為甚麼要打仗？

專制可以從特權階級中，一群打倒另一群，或者特權階級本身隨著時間慢慢被不同思想和利益團體滲入而分裂。

卻不是你說要踢走他們就能踢走的，權力不是你說交給誰就誰，你敢亂動別人的「報酬」，結果就是你第一個被踢走。

為了維持權力，很多事情是必要的，問題是，維持權力本身是否必要的？

背後的邏輯是，沒有這樣強大的權力，世界就會亂，所以必須維持一個巨大的權力，避免世界變亂。但令世界變亂的人，通常就是想要掌握更多的權力的人，所以對我來說這是一個惡性循環。

所有政權都不是善男信女。

自己的國家的統治者，和外來的干涉者，都是一樣。沒有分別。不會因為他在統治你，就變得比較親。沒有這回事。對我來說，雙方都是陌生人，都可能是盟友，可能是敵人。

只要我們有價值存在，所有利益相關的人都會來干涉，跟民不民主沒有關係。

專制和民主之間有一條很明顯的分界，而且是兩條互斥的。

如果心底裡認為人民屬於國家的，而國家則屬於某個定義下的菁英，只有少數最聰明的人(不論這是否客觀事實)，才有能力和資格去看到正確的事情，而其他人全是盲目的蠢蛋。

那麼，那個人就算生於民主社會，最終他也會認同專制。

如果心底裡認為國家是屬於人民的，而菁英也不過是凡人，他們在個人而言也許有專業所長，但是沒有一個單一的個體，有能力知道最正確的方向是甚麼，最正確並不存在，再聰明的人都有錯的可能性，我們能選取的並非最正確，而是最少人反感的方向。

那麼，即使那個人生於極權社會，他未受任何民主教育，他早晚也會產生民主或類似民主的思想。

所以**即使有一個民主制度，也不會妨礙希特勒的產生，當一個社會普遍相信大家都是愚蠢的，依賴菁英的話。這個社會無論在甚麼制度下，都必然走向某種專制。**

**專制主義者不在乎參與一個有選舉制度**，但是他們認同的菁英永遠勝利的選舉體制，那就算有選舉，也跟民主沒甚麼關係。而最理想的是他們也可以對外宣稱他們有選舉，有民主，只是那是一種「和別的國家不同的民主」而已。

**專制只能夠指導一群不清醒的民眾去依自己方向做事，卻使民眾更為沉醉於不切實際的國家主義當中。**

## 專制與民族主義

**「民族主義」本來就是為了「分裂多民族帝國」而弄出來的思想，換句話說，民族主義等於分離主義。**

**這是我一向都不說「中華民族」的原因，我覺得這是一種欺騙**，總會有人了解到這概念本身的矛盾。我寧可開宗明義的說，我們之所以應該是兄弟，是因為我們都繼承了古中華文化的美好遺產，而因為這種遺產令我們更能互相理解，文化上大部份共融，而使平等合作變得可行而且合理。

我從來都沒有用「民族」這個大旗，去申張別人必須要跟我成為盟友，服從我們的命令，我認為這不是王道，而是霸道。我認為同樣繼承中華文化的其他人，並沒有必須服從的義務，但**如果我們相信中華是美好的文化，則大家一直繼承了足夠合作的義理和感情。而不是宿命與義務。**

**特別是，當這說成是宿命論，義務論時。最後的結果，就是很多人要無條件的貢獻自己的財產和故鄉，最後自身的尊嚴卻被出賣和摧毀，然後淪為某些權力者令人側目的巨大利益。因為我**



們對貧者和弱者講他們無條件的奉獻，而對強者和權力者，則不斷鼓吹他們神化式的偉大，我對此抱很大懷疑。

若人與人是平等的，人應該自願和在對對方有情下，與其他人類合作共存，而不是運用信仰的大旗去壓迫他人成為自己的手下。

若愛國是一件善事，則行善不欲人知，因此，所有高調的愛國都是偽善。

因為這世界有「統治的權力」這種美好的誘惑。民族只是爭取這種權力的藉口。

## 專制的共產黨

一個政黨會變成怎麼樣，到頭來還是看裡面有些甚麼人和甚麼想法，任何一個政黨灌進了一堆憤青之後，不論他本來是甚麼，最後都變成一黨專政的法西斯。

畢竟沒人在意自己加入的是不是共產黨，大家在意的是用甚麼方式令自己可以自動被視為偉大光明正確。又或者在意的是怎樣可以在不需要取得當地人的信任下，擁有某地的權力，又或者在意的是怎樣將一堆意見打成「有些想法無論如何都需要消滅」，有這樣的人就有這樣的黨。至於那個黨本來的意識形態怎樣都沒有重要性，有絕對權力就可以將東西曲解。

就算將來有一天你打爆了共產黨，建立了一個，比方說中華聯邦吧？如果人沒有變，權力架構還是中央集權，大家的想法還是覺得「有些想法是大逆不道」的話，那麼玩到最後還是會變成內容相同的東西。名字不那麼重要。

就算共產黨下臺了，構成這政權的人，態度，文化和行事方式還是留存。它會重新形成另一個不是共產黨，但是行為上卻沒有很大分別的新力量，然後問題沒有解決過。

與其說是文化決定論，不如說是，重點根本不在於擊倒誰，邪惡就像霉菌一樣，只要你的環境適合它成長，你把那東西洗掉之後還是會重新長出來。

共產黨只是一個結果，而不是一個原因。共產黨也是慢慢演化成今天這樣，而不是一開始就是這樣。一個建立良好的社會的方案中，故可摒棄他們，但說消滅共產黨就能建立良好社會則不然。

共產黨並非唯一專制或者殘暴的政權。在共產黨之前會有這樣的政權，共產黨消滅之後還是會有。以俄國為例，共產黨之前的沙俄，也不見得好到哪裡去。

## 龐大領土的政治結構

### 龐大的中央集權特徵

巨大的領土最終的結果，是形成一個更無可匹敵的中心權力…然後，人民相對更渺小，更無力更沒有尊嚴，可是我們卻必須出賣自己的性命，幸福和財富，去讓他們得到更多的領土，把我們的血汗說成是他們的歷史大功。

人民滿足了皇帝和官僚的所有願望後，並沒有得到安居樂業，甚至也沒有能吃飽，他們只會提出更多的願望。而他們自己也陷入爭奪巨大權力和財富的修羅場，不斷鑽研權術，鬥爭，這種願望有何滿足的價值呢？這只會把人類拖進更黑暗的紀元中。

所謂統一，就是將已有權力的勝利者的權力繼續強化，因為再也沒有任何東西能牽制他們，最終的結果，就是大家連跟他們議價的能力也完全喪失，成為奴隸。

不同語言，不同生活習慣，只是置於同一個政治體制下，不能就這樣視之為民族。大英帝國統領澳洲加拿大和英國，大家都說英文，信仰相近，意識形態相似，那也不是同一民族。但中華是很草率把整個觀念套用了。

或者簡單一點，有些人本來就沒有統治這麼多的人口，這麼大的領域的度量，結果表現出來，他們自稱大國，實際上他們的能力就只具有理解和容納像韓國那種語言和民族單一的國家。就像小學生做不了試題就抱怨試題太難一樣，不是試題太難吧？

### 暴力統一

中國的統一是由暴力維持的，各民族和各團體之間並無一起相處的共識，只是被迫生活在一起而已。一旦暴力衰退，積壓已久的怨恨就會反彈，和平分離還好說一些，如果硬要統一的話，血流成河是必然的。蘇聯解體算是十分平和了，各民族大體上做到了友好相處。南斯拉夫則不然，彼此廝殺，慘烈無比。

目前的暴力可以維持統一，可暴力總有一天堅持不住，那一天來得越晚，積怨就越深，反彈就越厲害。換另一個方案，立刻給大家選票和民主，就算這樣也已經太遲了，大家早就失去了互信基礎，民不民主都一樣討厭對方。

## 中國民主化問題

中國大陸…一旦民主化，第一個面對的問題，一定是有一大群人的利益受到另一大群人的挑戰問題也很簡單，那不是「民主和專制」這麼簡單的問題，那是「對自己有利的專制」和「可能對所有人較公平但會損害自己已有利益的民主」的問題。

專制不是出路，問題早晚還是會出來，但專制是當你沒去想這些問題有多嚴重時，一個暫時把問題無視的制度。

我想至少大陸的民主人仕要認識到，十二億人規模的普選選出一名總統，這件事是沒有意義的-----而知道為何是沒意義時，這個地方(省市)的民主才算是萌芽。

中國大陸的規模遠比這巨大得多，這是一個有多個中心點，多個經濟體的帝國。你有甚麼辦法製造一場「從北京、南京、上海、廣州、重慶…」等多地一起聯合行動的「革命」？

我看是沒有吧，若沒有聯動的機制，又何來的集體行動。依賴隨機的、個人自發的、內鬨的機會比聯合的機會大得多。如果有那麼強多地域的聯動能力，那已經是一個強力的政治組織。

根本就沒有這種組織領導者，革命需要建基的是強大的組織。

…無論怎革命也好，也是一群集體利益者對抗另一群集體利益者，沒有革命會創造一個公義和平等的世界…就算真的有革命，結果只是有另一群人得到某個集體利益…

至於民主，我想在有甚麼革命之前，有多少人理解民主怎運作才是問題吧？如果大家都不了解怎運作，那最多只能產生名字叫民主的非民主政府吧。

這麼巨大的帝國是不會因為民權運動而民主化的。帝國只會瓦解、分裂，卻不會民主化，在這土地上重建那麼幅員巨大的權力，唯一快速的方法也只有把帝國結構大部份接收回來。

我認為先有民族主義產生(用大陸的說法就是分離主義)，然後才可能有民主化，所以基本上我認為大陸沒甚麼民主化的可能性...

把一個十三億人的國家弄成一個「共和國」，本身是很奇怪的想法，會最終必然會產生力量過度強大的權貴家族集合體，而摧毀一切的政治成果，並產生難以動搖的家族性經濟控制，腐爛這國家的根基。

## 獨立的或然性

我相信有一天廣東要是獨立，那並不是自身主動導致的結局，而是周遭的形勢惡化下不得不選擇的，一個處理周遭問題的方法。當世道越惡劣，你就會發覺別人會越來越無視你的權益，而保護你自己的權益的，只可能是自己時…那你就只有一個選擇了。

假設嶺南會有獨立這件事，那麼，一定是在一個痛苦而且無可奈何的情況下發生的…那不會是喜慶的事情，至少在一個短期內，建國者要承受的是極大壓力和痛苦。但如果世界真的變得惡化了，這件事只怕也是不會可以避免的…那是建立一個新世界必經之路。

## 國家、文化與國族主義

### 血統論與國族主義

人的認同本來就是建立在記憶而不是血緣，政治上的歸屬或甚麼千年歷史這些東西。

人的認同建立於他那短暫的人生。不是一些百年，千年前的事情。生命的體驗才是身份的源頭而文化和生活環境構成了體驗的大部份。

外省人和本省人，本來是不同的民族。但這兩三代共同的生活環境而變成「臺灣人」此一新民族何須用血緣來互相排斥？大家同是臺灣人不因為祖先而因為童年。

每次看到這種 DNA 理論我就火大。那是不斷力求將人類退化成無感情的動物。連牛和貓狗都不如。

牛和貓狗尚且能與人類日久互有感情。人類卻以為自己的親疏是取決於 DNA。要把人類賤賣到甚麼價錢才甘心呢？人類就是相信這種蠢觀念才有世界大戰。

站在我的立場看，“華人”是文明圈，這跟地緣或者血緣兩者是無關係的，一個能夠寫中文文章，使用中華習俗的白人，或者黑人，我會視之為“華人”，一個從少在美國長大的人就算祖先來自大陸，我也視之為“美國人”，因此是文化圈而無地緣血緣性。

廣泛一點說，漢人是一個泛用詞，不同時代的性格和文化特質都有很大的差異。

或者這樣說，自從明朝之後，漢人的思想是被權力主義所鉗制的，在清朝是更甚，「有權者就是正確的」的思想的確壓抑了很多道德觀念。

漢人是文化性的，並不是民族性的，基本上，漢人最客觀的定義應該是「接受了科舉文化的任何人」，因此，舉個例子，一群白人如果願意接受科舉文化，那麼他們也算是漢人。

漢族本來就算不上學術意義上的“民族”，只是一大群被征服者的集合體，其間語言、血統、體貌千差萬別，共同點是都被大一統政權長期有效地統治過。

基本上大陸流行的說法是：

身份基於血緣。你的祖先是誰，你就是誰。

你是漢人，所以你的祖先是漢人或者已被漢化。你沒有選擇。

而在大陸以外的說法是：

身份基於個人認同及文化。你從甚麼環境成長，使你認同甚麼文化。

你認同甚麼文化，導致你是甚麼人。即使有很重先天環境影響，但這並非天定的。

## 中華文明的真義

**中華是文明**，只要一天還是有人能在生活中使用漢字，讀懂我們過去的文化藝術，那麼，中華是不會滅亡的。就算我們不在地球，在另一個星球，我們也是中華文明的子孫。**延續這種東西才是我們作為中華文明一份子該重視的事情，而不是政治上的統治權。**

就說國家認同方面，**大陸的理論是「漢人 => 擁有漢族血統 => 漢族 => 漢族就應該被統一」**

臺灣的問題正正是接受了這種理論，很多論述都是依著這規則來說，舉一個例子，強調臺灣人有原居民的血統，去對抗漢族血統論。又接受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人的民族國家」，結果為了肯定自己的身份，不能稱對方為大陸，對方是中國是因為我們不是中國。

**這些全都是建立在對方已歪曲了的論述上，也就是走進別人的遊戲規則裡，就產生了自身的矛盾。對方的論述本來就不合邏輯，而跟隨著這種論述，結果也同樣是不合邏輯的。對方扯血統時，你又跟著扯血統，那沒有同樣血統的人不就是一開始就被論述排除了嗎？**

1. **根本不存在著「漢族血統」這回事**，漢人是外來民族對於他們不了解的一群人的集體稱呼，清朝的漢人觀念是相對滿人而出現，元朝的漢人更是單指華北的居民。因此這是文化性而不是血緣性的，所以根本不用談血緣。

...

3. 「中華」，假設你不被中國那個國字誤導的話，**中華是文明而不是民族國家。中華文明就像基督教，伊斯蘭文明一樣，是一個文明群體，華人本身地理上的等位於「歐洲人」，在文化上等位於「基督徒」**，所以根本不應該用民族國家的標準去衡量。

4. **臺灣之所以是臺灣，並不是因為多少年前誰跟誰混血，而是在某個時點開始，不同來源的人在這裡開始面對同一個命運，同一群外來壓力。他們的後代因為有著相近的集體記憶，就成為了一個群體**，形成臺灣人的並不是百年前的血緣，而是你們都經歷過相同的感情衝擊…就像你說的，看過 young gun，看過布袋戲，經歷過震災和風災。

5. **這些珍貴的感情和記憶才是臺灣人之所以為臺灣人的原因，而不是那些人發神經的政治血緣理論。甚麼自古以來巴啦巴啦，人是活在當下，不是活在古代。**

我認為**人類之所以是甚麼人，是「出生之後才得到身份認同，身份認同源自共同記憶」的。**



...當這個身份認同導致肯對這同一群人共同的未來而付出者，那就形成了臺灣人。因為有著共同的成長回憶，而對這些共同回憶者的付出意願

族群衝突本身就是跟隨了有問題的意識形態，產生的自我矛盾，再往他們原本的想法深掘下去：例如血統決定論，那麼自己人自然是吵翻天，因為這個遊戲規則怎玩都是有矛盾的。

## 身份認同的轉變

人類的身份認同本來就是不斷的改變，在一千五百年前，這世界沒有西班牙人，只有摩爾人、哥德人，「西班牙人」是他們的後代。

而在二百餘年前，這世界也沒有美國人，在新大陸居住的，是英國人、愛爾蘭人、尼德蘭人等，為何他們幾十年前是愛爾蘭人，後來卻變成美國人？(情況)也是一樣。

那也是人類適應新環境的資質，培養出適應自己所住的地方的文化、天候、地理的思想。你生在香港，在蒙古大漠住久了，你也要學會跟沙暴和草原相處。

民智未開的時候，就像歐洲一樣，大家都死守著基督徒這身份，並效忠於遠在羅馬的教廷。民智開了之後，人民開始關注的是自己的故鄉，文化，以及整個世界的發展對自己故鄉的影響，所以歐洲初期能夠發動龐大的十字軍東征，之後卻越來越弱，因為大家越來越認識到，「基督徒征服聖地」，不僅對自己根本無好處，甚至虛耗自己故鄉人力和財產。

就像今天很多人都會質疑為何要給少數民族優待一樣，以帝國的立場，優待少數民族是無可厚非的，但人民慢慢察覺自己不是帝國政策的受益者而是受害者時，就會有別的想法。

理性的興起會知道事情不只一個解決方式，過去大家都認為十字軍的勝利可以解決一切問題，這是對的，因為十字軍如果成功的話，歐洲才奪回跟印度和中國的貿易路線。但最終解決這問題的並不是十字軍的勝利，卻是航海，而航海則是建立在歐洲各國的在地主義興起之後。

民智一開，就必然會經過這階段，你可以延後他，但延後之後你還是會面對這個階段。最終還是發覺其實是無法略過的。

## 愛國是尊重

當初古希臘語的愛國，當然，指的並不是愛一個實際的「國家」，而是一種對於自身的語言、文化、傳統、法律、尊嚴，也就是說，一個人成長的環境，那種保護這環境的奉獻精神，這就是愛國主義。

在十九世紀之後，愛國主義才被不斷扭曲，變成指同意政府的一切行為，排外民族主義，對於國家政權的無條件效忠，甚至排除一切所謂國家的敵人等…權力和仇恨支配了愛國主義一詞。

但愛國精神的真正意義，是對社會的責任，那並不是由任何權力所定義的...

所以，愛國主義的原義裡，「國家」根本就不存在。國家是甚麼，是哪個，都不重要。

就是拿自己國家的國力當理由，去期望，或要求一群從未統治過的人，成長和記憶都不同的人屈服於自己體制的統治下。是否一種愛國主義？

無條件地支持自己政府的一切事情，不問正義與否，包括壓迫另外的民族，只因為那是對自己有好處，那是否一種奉獻精神？

堅持去打壓，嘲笑，貶低不願意被納入自己國家管治的人，甚至說出要把那些土生土長的人趕走，「只要土地」的人，是在對社會盡些甚麼責任？

看完上面的事情，我又問你另一些事。

在世界各地，即使自己沒有被國際勢力承認，卻努力推廣自己的文化和身份認同，不斷的推銷自己所成長的環境的外放者，不斷為自己國家交世界各地的朋友的人，他們與政府無涉，但他們是否愛國？

雖然國家不怎麼樣也被人看不起。但做好自己的表現，禮貌，品性，讓外國人認識到自己是一個值得留意和尊重的人，從而理解和尊重那個自己過去從不認識的國家。留下一個好的印象…這是否在盡一種社會的責任？

我說的事，哪些比較接近愛國？我不評論了，我已提供了定義。

我認為很多所謂的愛國者，根本就不愛國，只是狐假虎威之輩，而很多討厭被稱為愛國者的人卻是貨真價實地在做愛國的行為。

## 愛國是犧牲



事實上，我不認為鼓勵犧牲自己人和摧殘文化的叫愛國教育，愛國者，是愛自己已有從歷史流傳的文化，愛這裡的人，但是這教育卻很多時候把人(的元素)排除，去到「只要土地不要人」也說得出來...這算是愛國教育嗎？我非常的懷疑，愛國不愛人，那愛的是力量，那是霸權主義。

老實說，愛國主義原本的意義，就是為了愛自己的文化和土地，抵抗統治者的行為。而不知道甚麼時候開始，特別是去到了中國後，愛國主義變成了壓迫和統治他人的理由。

愛國主義盛行的地方，空談自然盛行，因為真正的愛國是犧牲自己，而大部份人既想愛國又不想犧牲自己。

廣義的犧牲：你要守法，你就犧牲貪污的機會。你要守法，你就犧牲了透過影響法律去達到統治的機會。你要遵守憲法，就要犧牲無可質疑的統治權力。對於華人官僚來說，要愛國是很大的犧牲。

一旦涉及愛國，事情就會變成宗教，就容易被騎劫或扭曲，而且我想，最廣義的「愛國」，愛的是「人類」本身而不是其他東西，故此，一個能合最基本的品德者，其愛國已無礙。而現在大部份所謂的愛國，都是有更深的利益和立場偏廢的。

## 大中華主義

### 大中華的地理政治結構

在大陸，各地的優先主義很任性散亂，流於偶然的激情多於系統性。要說以「本省立場」為單位去看世界，只怕做到的人很少。大陸的想法只是在一個集權的系統下，怎樣保證自己能從這系統上分得更多利益。

你問問，萬一某天中華人民共和國突然瓦解，各省真的要獨立的話，那麼，他們該怎樣處理那樣的新世界？比方說，在戰略上怎樣自保，防範他國(他省)的入侵，在經濟上怎樣維持，例如福建，江蘇與臺灣等地維持貿易，怎樣得到軍事上的支援？要不要擁有核武？附近的誰會擁有核武？獨立後的政制？是否要實行徵兵制？

應該是沒甚麼人想過吧，所以大家只有求神拜佛中華人民共和國是絕對不會亦不可能瓦解，基本上大家沒信心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瓦解後能處理到之後的情況。所以那種還未算是「優先主義」，大不了算是「省藉情結」而已。

在大部份時候大家還是只能以「中國」為一個整體的立場去看事物，一旦有一些不能排解的矛盾，就以中國為整體來自我安慰。舉個例子，A省在建國時是經濟大省，卻發展一直變得衰落，A省的人很少會想整個帝國體制下的原因，而通常歸究於「大趨勢」，「國家政策」(比方說認為自己省的經濟蕭條是因為國家偏袒其他省，只要國家政策一回來就會復興)，「少數人先富起來最後我也會富起來」，「只要是中國整體強大就沒關係」(無視了自己的省可能淪為弱小)。

當「省」的利益跟「人民共和國」不一致這種想法，應該很少人想到那地步。大部份人的思想還是「國家好->省好->城市好->鄉鎮好」，只要國家強大就能夠解決一切問題。

### 大中華的文化策略

以中國自居，對於把傳統文化納入教育，予以抵制，如果想的是將繁體字變成歷史，再收為己用這樣的行為，跟日本侵略中國，然後建立一個新王朝，再把中國過去的歷史當成自己的有何分別？為了要佔據中國正統就要消滅「上一個中國」，但我們不是古人，不是死人，我們全都是活人。一方面強調我們是同一民族，另一方面卻排斥我們的文化遍佈這國家，我們感到的不是包容，融合和統一，而是單方面的消滅。

如果將來我們的後代不懂我們的文字，和我們想的事情有一重隔膜，我們跟被消滅了有何分別？也許你說文字就是不斷改變的，但如果想到將來我們的子孫被「地球」統一了，中文也變成歷史，只會說和看英文，再也看不懂我們曾經喜歡過的書和電影，反而要靠翻譯。就算血統保持，就算他們還是被稱為 Chinese，這是我們想要的未來嗎？

要是不強調我們是同一民族，我們還可以以自己的立場去保持文化，可是大家共用 Chinese 之名，簡體的被稱為 Chinese，我們死守的文化卻被架空了。被視為一件額外的附加物，被視為不

**合時宜的歷史**嗎？也許還有很多人能接受繁體中文，但學術界和政府的固執令人失望，而你們也沒有能力去對抗你們的學術界和政府，只能接受。

就算你懂繁體，你的子孫不見得也會看盜版香港電影，玩仙劍奇俠傳，自然繁體字就會完全從他的文化中消失。將來我們港臺和中國大陸再也無法同文同種，就像日本人也是在用漢字一樣有任何積極的措施，去保存這文化嗎？這不是順其自然，而只是順**一群想要成為新中國文化建立的自私人士，把自己創造新文字的功跡長留歷史，為了他自己當新秦始皇的夢，去出賣了我們現在所認同的中華文化。**

**經常強調這國家要統一一切，統一文化，統一文字，統一語言，統一國家，中國只有一個，中文只有一種。對統一歇斯底里的重視和強調，就是意味著我們不會有生存空間，只要我們承認自己是中國人，就是等待被政府所統一和認同的東西消滅的意思。**

我們香港人，說粵語，用繁體字，愛好自由和民主，重視個人的權利，我們每一個認同都不被這國家所接受，都視為洪水猛獸，都設置障礙，不准我們散佈，教育，加以口誅筆伐。

**不殺我們，卻不准我們傳承，那只是在殺我們的下一代。**

還是非得要迫我們用 Cantonese/Taiwanese 的名義去保存它？**既然對於接受繁體字這麼多抗拒，非要把這打成「古文」不可，那我們除了創造新民族去保留它之外，還能怎樣呢？**日文和韓國的漢字不會因為簡體字而被改變和消滅，反而我們自己的漢字就會因為「簡體是不可逆的趨勢」而「終會衰落」，外族竟然更能保存自己的傳統文化，真的這麼想要別人當外族不可？

我在日本，看到多少傳統文化能保存，**在我們這裡卻被「強勢」所搗毀了，日本人有權永遠保存他們的漢字，我們卻等待著被邊緣化和消滅？**

因為有我們這些自少學繁體字的人，所以你才有盜版的香港電影，臺灣綜藝節目，仙劍奇俠傳給你玩。但，如果我們不是有幸發展出強烈的文化，而文化衰落的話，繁體就會變成一種「死」的文化。

那就不再是文化，而只是歷史，由繁體文化產生出來的種種文學，思想，文化，不論上流還是下流的，都會消失。或者變成了只有少數學術貴族的權利，繁體字是屬於我們平民的，所有人的，不是屬於少數學究的，但在大陸這將會成為少數學究的專利。

溝通和交流只是文字的其中一個用途，文化傳承和認同感的建立也是文字的重要用途。我們現在大家各自有不同的認同感是鐵一般的鮮活事實，我們為何不能互視同胞，為何覺得對方是威脅？而且，多少情況下，**來自簡體文化的學生對繁體中文極不友善，說我們寫錯字，不是正統中文，或者投訴難看，看不懂。我們中國有兩種文字，而在中國大陸做的國際文件，就從來都不理會另一種文字。**

用政治的手段迫我們當文化的二等公民。連港英政府都願意做中英文平排的雙語字幕，而中國政府卻認為只要一種中文就足夠了，還要用法律給規範起來。高低之別，強弱之別，親疏之別，露骨得令人難以置信。

這是戰爭，不是兩國之戰，而是政治和文化在交戰…

...

這個國家經常強調統一，也沒有預留空間。統一填滿了這國家的人的心，再也容不下任何事情了，他們對異文化的容納，只限於外國人，對於自己國家的人完全是殘酷無情的消滅。而且不覺得是殘酷，反而覺得那是自然，歷史所促。同化就是消滅，西藏人被漢化還有人知道這回事，我們漢人也一樣被「漢化」，這種笑話卻切實發生。

是中國人就是要必須說普通話，寫簡體字，服從專制官僚嗎？也許你不會這樣想，但有很廣大的同胞正在這樣想。也迫人要這樣想。而政府撐在他們的後面。

使用不同語言的人，對於美的觀感，每件事的態度，每種事情的處理方式，都有不同。語言，作為文化的重要部份，對於思想方式有著很深的影響。使用接近語言的人類，不同的文化將會漸漸磨平，變得同化。而使用不同語言的人類，比較能保存不同的文化。

也就是說，保存語言，是在增加文化的多元性。

## 大中華的破壞性

人類的文化本身就很像遺傳基因，當基因變得單一化，反而有害。把所有人變成同一種思想方式，可能反而是滅亡之路。

對我來說我看不到(大一統)這種意識形態的價值，為何非要為了堅守他，而癱瘓文明的發展，以及讓人類得到更多的痛苦和死亡，最終，他又為我們帶來了甚麼？

就算「愛中國」，也是愛一個可以保護我們自己的語言，文化和財產性命的中國，如果中國跑來殺自己還笑著去送死，或者將自己的東西任意相送，那不幸地不是「中國」，而只是「一個自稱中國的別的東西」吧？

中國人(大一統主義者)從來不會嘗試去瞭解，民主化必然是本土化，必然是地方第一。民主的

真諦是自己做主，誰會喜歡一個幾千里之外的統治者呢？更何況是語言習俗都不相同的統治者。

## 新的中華論

其實宗教更多是信者平等。我只是說，**宗教是一種必然存在的惡，而中華是其中一種。**

其實現在的中華論就是會導致這樣的破局，真的要解決的問題，是開發和推廣一個新的中華論**重新定義「中華」的本質，以及「華人」是甚麼，使我們能夠從憤青和義和團的詛咒中解脫出來。**

或許我們正在這時代也說不定。

假設中華思想本身就是一種宗教，那麼就是一種信奉「天下」的一神教，對照宗教改革時的天主教來說。東方的馬丁路德若然存在，他會意識到，中華思想的陳舊和矛盾，使一個能夠重新容納客觀情況的新中華論必然被研發，一個政治性更低的，文化內涵更高的中華論。

**新的中華論，應該去除所有強迫別人接受，無條件的效忠，以及霸權，統治的部份。新中華論應該更傾向「人類自身的選擇」。**

是故，不是出於中國大陸者也可謂中華，生於中國大陸者也可以不中華。

**用宗教去比喻的話，同樣是中華思想，大陸是「舊教」，認為中華思想就是朝廷神權去控制所有人，把人從政治，文化，語言，體制上一切統一。香港是「新教」，同樣是中華思想，認為中華是一群文化有共通點的多民族，求的是自願的合作而不是互相統治。**

舉一個例子，香港的語言文化完整性較強，粵語文化體系完整，在傳媒上入文也比較深入，建立的是較強的共體性。這使香港在政治觀念上較能接受「中華多元論」，而不是「中文 = 漢語 = 普通話 = 中國 = 統一帝國」的單元論。這已經是一大長處了。

## (李登輝名言)

**最理想的狀況，是中國大陸擺脫大中華主義的束縛，讓文化與發展的程度各不相同的地區享有充分的自主權。**如台灣、西藏、新疆、蒙古、東北等，大約分成七個區域，相互競爭，追求進步，亞洲或許會更安定。



## 中華權力慾

### 個人崇拜

華人從少就生活在約束和規則的壓迫下，所以他們很容易形成個人崇拜。生活在恐懼犯規中的人，他們希望接觸到規模的代表，他不是無形的法律，他是一個有形的人，他可以承諾，只要有我在，你就不會犯規。你就算犯規也會得到寬恕。所以，最後我們發覺，我們需要的永遠是現人神。

### 懦弱性格

其實害怕失敗不去嘗試任何會失敗的東西的，才是弱者。華人文化的特質是，弱者追求掩飾，及不面對自己的弱點，最終是導致整個社會的全體變弱。強者是從失敗與嘗試中誕生的，而我們卻想避免了嘗試這一段。

害怕失敗的思想深植於華人，哪怕只是幾歲的小孩子。

### 精神信仰

無論如何，精神信仰是一面，中國人的精神有黑暗的另一面…貪權、經驗主義、迷信權力、好不勞而獲、公私不分、把家族利益放在一切之上，二十世紀的國運，只是把這些不好的東西用某個方式反映出來而已。

### 對權力無限信任

中國的建構是一種對上無限信任的結構，這使既得利益非常方便地可以維持，因為它能夠控制和扭曲社會的意識形態。但是，這種無上的信任，導致的事情被發現時，通常已經向某個錯誤的方向扭曲了很久，而大部份人都不知不覺船正在撞向冰山。

其實真正導致這樣的是「讀書當官」這件事，讀書是為了當官，聽起來很理想當然，但你想想背後的意思是「追求知識的人，都是為了追求權力」，會想清楚這件事是很恐怖的。

是的，追求權力應該是讀書最沉悶的出路，而不是最主流的出路，但是「讀書當官」這個觀念卻把這點倒逆了，使讀書就是為了當官。去到今天，不論中臺，讀書就是為了當公務員者大有人在這種情況是應當改變的。

我另一個讀醫的朋友說，如果沒學會珍惜生命和對人類有感情，從事醫學不過就是高級屠夫，每天切割著沒感情的血肉賺錢。

## 科舉與權力慾

我寫文章不錯，所以我家人總是覺得，如果有科舉制度的話，我大概有能力謀得一官半職吧？家人有這意願也**不是因為公務員很有趣，或者做這個很有出息，而是整個社會制度都是為官僚和公務員度身訂造的。**

只是我在想，**人的生命何其短暫，我們擁有的是改變這文明走向的機會…如果我們死從這個制度，我們就是把這問題，再一次交給以後的世代。我們不能做更好的東西嗎？**

何謂國家？雖然在理論上大家都懂說是「天下」或「人民」，但實際上，**大家心知肚明，所謂國家就是權力的來源。而權力的來源，理論上來自人民，但國家總不喜歡人民說些甚麼，那代表了，當國家從人民的意願下成立後，國家就已經開始在捨棄人民了**

**很多人號稱社會主義者或者左派，最後卻發覺只是對權力有羨慕的傳統書生而已。一被權力收買就完全暴露出傳統的仕人思想。**

**擁有權力的人，是應該讀書的。但讀書，不是為了追求權力的。**科舉已經廢除。不過科舉主義陰魂不散。把精英廢除變成一群追逐官位的人。

在古代，我們說一個貧民致富，他的渠道是讀書，然後當官——奇怪的想法，**為何不是透過經商，當藝術家，發明新的技術去致富？從政是為了致富的嗎？**

誰都想致富，但**致富不應是所有人，以及所有職業的唯一和優先目標。**不是說當官的人要沒有七情六欲。而是他應該了解，他的這個職業不是用來給他達成致富這目標的。就像當警察不是為了發財，當醫生不是，當教師也不是，**如果全都為發財而來，整個體制就會歪曲。**

如果當官的目標就是致富，那麼「致富」這目標會一直影響著整個官場，換句話說，**貪污腐敗，根本就是我們整個對權力的錯誤觀點而引致的。**「權力=>財富」這個邏輯成立，就是在鼓勵貪污。

結果大家做的事，不是去開創新的領域，而是去接受思想控制。

**權力欲望會形成統治別人和命令別人的想法，而不是說服別人。而最終就會形成不用權力保護自己，就無法生存的權力群體。**而不幸地，當他們被打倒後，能夠取而代之的，也往往就是相同的群體，就像一對鞋子被某一個人穿慣之後，就會保留了腳形，另一個最適合穿的人，還是腳形相同者。

想想，自古以來，中華悠悠那麼多年，自然也有很多藝術家，冒險家和科學家。但他們的成就沒留下來。而這國家變得停滯在中世紀，就是這些人全部都被社會妨礙成功的結果，這也釀成知

識份子不去研究技術而去考科舉這種大錯。

漢奸是向權力屈服，想以此得到利益的人。而漢奸這詞語就是將這種趨炎附勢的行為，偷換成種族主義。

**漢人先天就是喜歡權力**，喜歡權力就會令人淪為漢奸。所以**科舉文化就是漢奸工廠**。

**當外族不能抗拒時，他們又會產生新招式，就是把外族當成自己人，當全部都當漢奸時，他們又會全部一次變身成為愛國者了。例子：滿清。**

實話說，為何中國會變成一黨專政的官僚國家？深究下，本質就是科舉制度的復活，**一個鼓勵所有人用專求和親近權力從而穩定統治的結構**。共產主義的失敗，並不是在於公有制的不可行而是慢慢滲入被官僚結構重新騎劫——將共產解釋為公產，將公產解釋為官僚可以隨時使用的財產。

**科舉制度的本質是甚麼？是，只要你接受完一套別人要你讀的意識形態，你就有權被某群已經有權的少數人，取用成為他們的幹部。從這群人則盡可能掌握社會的所有資源。不論是四書五經，還是三民主義，還是馬克思主義，模式都是沒分別。去到今天大家都想當公務員，也是如此。**

## 統治非自治的社會

(而對於戀慕權利的人來說) **統治是一種生意，從蠢人身上拿到利益，然後用這些利益去賄賂聰明人，再讓腐敗的聰明人去迷惑蠢人。但最後會變成分不清楚誰是蠢人誰是聰明人，然後一堆蠢人迷惑其他蠢人然後失敗，另一群聰明人則是在反抗。**

當我們是被「統治」時，我們就喪失了自律。

**統治是一種單向的權力關係，人民不是牧畜。不該是被「統治」的，現代國家的人民，是自治，不是被統治，是自己去選擇一個政府，讓它來代理一些雜務，而不是政府擁有人民。**

專業和協調也是代理，就像水喉匠，你我都不懂得修水喉，他是專業，他能做你不能做的事。但本質上，他都是你的僱工。

到了二十一世紀的今時今日，我們在政治上最常看到的關係，竟然還是「統治」。

當我們講論現代政治而不是中世紀政治，講的是誰統治誰也真的是奇觀...。



我見華人的政治討論很多時都不是在談自己去統治人，就是應該自己被某個聖人精英統治，要不就是「那些人應該被聖人精英統治」，就是不談人應該自己管自己。

華人的問題是思想上的懶惰，因為習慣了這種懶惰，所以上位者往往淪為粗暴的「統治」，而下位者也往往淪為盲目，依賴性的被統治，自願成為奴隸。奴隸是自願的，因為他們不願意想自己的義務問題，他們希望只要聽令行事，就能有幸福，這種懶惰造就了奴隸。

正如把政府的問題推給有人反對導致施政效果不好。這幾十年來華人學會了一種將是非黑白顛倒的美好模式：把所有錯誤推給反對自己的人。

我發覺只要有一堆人信奉這說法，當權者做甚麼，都一定是對的。(萬一出錯，也不是他錯)

論領袖與追隨者的話，我覺得大多數香港人(華人)都是期望有強者、強大集團管理自己，這正是香港人(華人)的死穴。

大家像奴才般渴求強大的主子比自己冷飯菜汁，食飽就求主子去攻打欺負過自己的人。這樣的態度，正常的領袖是不想理會你的，只有那些一心操控你、佔你便宜、利用你的獨裁者，才會走過來裝作好人。香港(華人)政府只需要正常領袖就足夠，但我們這些人要做到正常的追隨者，才會吸引正常的領袖獻身社會。奴才就是希望有強者為自己作主，追隨者就是經過思考，選擇理念相同但又比自己強的人做領袖。奴才除了一碗飯之外，是不敢對主子有要求，追隨者是會對領袖「囉囉梳梳」，不怕與其理論。奴才只會在沒有飯食時換個有米的主子，賣身給第二個，追隨者是在發現領袖與自己的理念越來越不同時才割席，與第二個價值觀較近的領袖合作。

香港人比大陸人較易擺脫奴性，希望大家努力吧。

## 權力的咒詛

民主精神的基礎在於「權力來源論」，這也是為何中華社會是停留在中世紀，因為權力來源論到今天還是含糊不清的，中世紀的思想習慣把事情理解為誰剝削和統治誰，而不是人與人之間的契約和權責。所以無法進入公民社會。

民主只是知識，而不是有沒有這個字的問題。而民主也不過是其他理念之前的門檻。在公民社會來說，那是幼稚園的部份，像福利，養老等問題，則是大學的部份。

權力的唯一存在價值就是奉獻和自我犧牲。願意自我犧牲及奉獻的人，或許可找到跟犧牲程度相約的權力，然後，不應再有更多的權力存在。

結果一堆人擁有超過他能承受的權力而腐敗，另一群人則追求他們不能承受的權力而變成奴才，人類的社會，為何要圍著權力而轉？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讀書卻是為了當官，何高之有。

本末若非倒置，這國家就不會把權術這種事情當成一種理所當然的事情了。

這是遠源自我們二千年前的一個錯誤的哲學…我們相信一個巨大的權力可以平定所有問題。一個神權，我們將這個神權放在人類的身上。結果人類根本承受不了那麼大的權力詛咒，二千年來承受權力者都被權力腐爛，醜陋和變得瘋狂，我們打從一開始就不應相信如此。

我們不需要有聖人為我們負擔大的責任，我們需要的只是每人負回自己那一小份的責任，每人做回自己那一小份的判斷。

我們的教育總是沒有鼓勵我們負起「一個人」的責任，拿起槍，保護你的家園和家人，做一個有品德的人，因為這決定了自身內心的堅定。承認善良的人，否定邪惡的人，因為這是為了自身和外在的環境。爭取你的自由，因為那是你的生命。去負擔能負擔的責任，因為那是生存的明證

## 東方的文藝復興 黑暗時期的中國

(如欲先瞭解 西方文藝復興 對國家文明的影響，請參閱 附錄 “文藝復興的概論” - p.95)

為什麼中國沒有西方的自然科學比方說，當我們在說中國不能產生自然科學的時候，我們是從結果去看的，在西方文藝復興之後的時代，在西方開始重視科學之後的時代，直至西方把科技成果直接兌現成軍事和經濟力量，顯然地擊敗東方的近代。

我們才說中國「沒有產生了些甚麼」，並認定了中國是不可能產生這些東西的。

但，這是一個基本的誤解，因為這樣說似乎等同把西方當成自古以來都一直重視科學教育的，卻忽略了文藝復興前的黑暗時代。在這個時代西方幾乎都被基督教文化所控制，這在思想和教育上都影響深遠的，我們經常會將儒家為中國帶來的各種約束和阻礙視為理由，卻常常忽視了西方也不見得沒有這樣的阻礙。

你在中國說地球是圓的，大不了被當成瘋子，但是如果你在西方說這樣的話，卻隨時會被綁去火刑。若今天發展出科技文明的不是西方而是東方，那西方人說自己不能發展出科技是因為受到基督教文化的窒息，豈不是更合情理嗎？

我的觀點可能比較異端，我會感到並非儒家文化有甚麼問題，而是中國的歷史曲線和西方很相似，不過大家所在的位置不同。西方早就過了黑暗時代，並文藝復興，將上古和中古融合成就了新的文明，至於**中國，很可能根本就還在黑暗時代剛出來，未到達文藝復興的時期。**

就西方而言，羅馬是西方古文明的顛峰時期，在後來腐敗，積弱，終至崩潰，引發了文明崩壞的黑暗時期。約一千年之後才是文藝復興，重新提倡古代的價值觀。文藝復興並非提倡甚麼新事物，相對而言，卻是古典主義的興起。

中國的話，我們也可以這樣看，唐代的中國，容納了大量異族的文化，被中亞民族稱為天可汗，我們看成是羅馬帝國的時代，之後的宋代，雖然軍力積弱，但是文化藝術經濟卻更是興盛這也很像羅馬後期，甚至是分裂時代，直接最後蒙古大舉入侵將中國滅亡，就像是羅馬帝國滅亡一樣。

之後雖然出現了明朝，但我們能說，宋朝的中國，和明朝的中國差不多嗎？也許很多外表上是類似的，但，儒家科舉，變成了八股文，很多典章制度，也只是僅留其形，沒有了過去固存的意義。

我們讀西史時，我們不把拜占庭視為羅馬，不把神聖羅馬帝國視為羅馬，他們只是擁有同樣名字的，不同的東西。但我們讀中史時，卻往往把自稱中國的都視為同樣的東西，在之前宋朝我們還可以硬說中國只是在改朝換代，但去到蒙古時，明明整個國家被滅。就不能自欺欺人說這

個國家還在延續下去。

雖然很多東西被繼承過來，但更多東西被消滅了，蠻族入侵之前的是古羅馬，蠻族入侵之前的也叫作古中國。古中國崩潰，滅亡了，**後來雖出現很多自稱中國的東西，但明朝其實是一個新的國家，他們是從所有東西崩潰之後重新建立的另一個帝國。**

自元朝開始，中國才真正進入了屬於中國的黑暗時代，也許我們會想到，元朝和明朝中國都有很多功業，但西方的黑暗時代也是有很多功業，十字軍都是在黑暗時代出征的，很多藝術和技術突破都是在黑暗時代產生的。但在這個中國的黑暗時代當中，不論是人心還是文化的開放性都不斷的萎縮，更多自古流傳下來的物事被扭曲。

儒家被扭曲成八股文，就像耶教被扭曲成中古的宗教迫害，酷刑也開始被濫用，人心變得封閉對外來文化欠缺接納。人民變得迷信愚昧，並進行鎖國，拒絕對外接觸。視外來文化如洪水猛獸

**這可不是鄭和去下西洋就可以抵消的。黑暗時代的本質是一種文化的改變，並非國力的改變，也不是政治勢力的改變，中國傳統上把眼光放在政治史上，把統一視為治，把分裂視為亂，而忽視了人心文化的改變。**

羅馬帝國崩潰產生了一千年的黑暗時代，**宋帝國崩潰後，也許也應該會有這樣一個長度的黑暗時代。這樣說的話，我們很可能是在黑暗時代的末期吧？**現在的中國，雖然引入了外國的技術和經濟，但人心真的有變得開放包容了嗎？如果還未的話，那黑暗時代則也並未結束。

**而當我們重新體現自身古典文化的價值，並散佈起來的時候，才是真正的文藝復興吧。**

**西方的科學是在文藝復興之後才被重視的，中國的儒家文化，不見得不會有一天重視科學理性儒家文化，原本就是重實務的，**但我們在這一千年的黑暗時期當中。就接觸了西方的科技文明因此我們才覺得我們沒有。文明演得停滯。

其實當我們看看西方文明興起之前停滯的一千年的話，那，我們很可能也只是在那一千年的停滯當中，作為一個中國黑暗時代的子民而生存著，萬一沒接觸到西方文明。也許到了西元2100年左右，中國不見得不能有一次自發的文藝復興。然後也發展出自身的科技文明。

這有何不可？

這並不是儒家的錯，是時間，文藝復興釀了整整一千年才得成的佳釀，我們還在釀而已。不過如果有西方現成的文明成果，包括微波爐和抽水馬桶，我們也不必等儒家也發展出自己的抽水馬桶出來。

**我們只是比別人慢一步而已，到目前為止也是，我們否定了自己的傳統文化，覺得千錯萬錯，**

是儒家的錯，是中文的錯，是孔子的錯，就是自己沒錯。我們既不能欣賞古典中國的遺產，亦不是真正的欣賞外來文明的發展，我們只是像原始人那樣崇拜別人的工業產物，並幻想著自己也擁有那樣的工業產物，便等於追上了別人。卻沒有意識到，我們的心還是落後於人。

西方的發達比較源自文藝復興伊後的宗教改革，工業革命只是將這兌現為物質力量的爆發點，論社會的發展程度來說，宗教改革之後的西方已經超越了中華很多了。

華人其中一個大錯誤就是以為西方超越東方是因為蒸氣機，而不是宗教改革。華人追求蒸氣機的結果就是制度和人文上的極端落後。

## 西方的分裂

西方之所以興盛，並不是源於一個強大統一的主導意識所帶導。相反，是機緣巧合之下他們脫離了某個強大的主導意識。

書的第一章的標題是「西方的分裂」，說的正是西方文化生活光榮期的伊始，因為印刷術產生了資訊的急速流通，而這種流通把西方的思想從一神教強力的統制底下。引致了分裂，產生了宗教革命和宗教戰爭。

從宗教的角度看，歐洲是弱化了，過去被一神教所統合的歐洲，自此不再統合。新教和舊教，教徒之間是相互戰爭的對象，結束了基督教一千年統合歐洲的歷史。

歐洲曾經有統合的語言。那就是拉丁語，羅馬帝國的擴張，從拉丁語成為了歐洲的共通語，拉丁語亦成為了後來大部份歐洲國家的官方語言。然而，在九世紀左右，隨著時間久了，拉丁語漸漸分裂成各種「方言」也就是「拉丁語系語言」。南歐的語言不少都是拉丁語系演化出來的。

即使如此，拉丁語還是保存其共通語言一段頗長的時間，而各國的方言也被視為次等的，粗俗的語言。然則，這一段統合的時間，歐洲是否一個強盛的年代？相反，這一個統合的年代，卻是歐洲所謂的黑暗時期。(先不論黑暗時期是否真的黑暗)

即使英語也很受拉丁語影響。

後來宗教戰爭導致的分裂，間接引致的是本地語言的興起，各地開始正面認同其地域性的不同而不再單以「基督徒與異教徒」的心態去區分自己，使本土語言被提升了地位，也使各地語言文學興起。

由一個傾向相同的一神教文化，去到日後多種不同文化的興起，是歐洲文化史一個重要的里



程碑，在此之後並不是沒有國際語言，之後西班牙，法語都曾經越過他們的國界，但不曾再像拉丁語那麼強勢。擁有眾多語言，分裂的歐洲，開始了他們文化史的黃金時期，歐洲沒有了強力的統合，各國的人口和東亞(即使是日本)比較都不算大國，文化，知識和技術，制度都急速的成長替換。最後進入了殖民時代和工業革命。

東方人常覺得歐洲領先的只是懂得先向外殖民或者先發展工業，可是宗教改革和文藝復興才是歐洲興起的開始，而宗教改革和文藝復興，都是對已經統合的語言文化的一種對抗。

宗教改革之前的歐洲，是能夠發動十字軍，一把遲鈍的基督教巨鎚，宗教改革之後的歐洲再也不能發動十字軍，卻變成多把靈活尖刀，向著不同的方向發展，時而衝突，然後得到更多，變得更多元化。最終證明的是，基督教不僅沒有因為這樣而變得衰弱，反而變成了世界一種強勢的宗教。

相對而言，世界其他較為統合的國家和地區，卻消卻了活力，發展和社會變革相當的緩慢，甚至越見閉塞僵化。集合起來的力量反而變得痴肥，越見衰弱。

比方說，基督教作為一神教存在，並要所有歐洲人基督教化，本來就是想要團結他們。當歐洲人都信同一宗教，是否就不會分裂，沒有宗教戰爭？

現實是，當利益衝突去到某程度時，明明大家信基督，有些人會將自己視為正統，其他打成異端予以鏟除，有些則會重新去解釋基督信仰，也有像英格蘭般，即使思想跟天主教幾乎完全相同，也建立權力來源不同的聖公會。

宗教改革的三十年戰爭，可不是對伊斯蘭的十字軍東征，而是基督教對基督教的戰爭，為了對抗歐陸上的敵人，日後法國、英格蘭也不顧宗教信仰的不同跟伊斯蘭作某程度的合作。神奇得很。

從這點看，西方基督徒配得上「內鬥內行」，「四分五裂」。但為何日後衰落的並非基督教世界，反而是中華世界和伊斯蘭世界？

歐美文明用東方的定義，根本就是亂世，分裂，多國混戰，可是這亂世卻成就了技術和人文的增長。

中華文明還是遊離於近代和中世紀…西方世界的宗教改革，以及文藝復興，真正動搖的是過去整個社會價值觀，而我們還是，沒有真正的脫離得了。即使香港和臺灣也不是真的好多少。

## 正面歷史觀對文化進展的重要性

一個歷史學發達的國家，就會不斷找出真相。

然後，人民知道這些真相，就會使更多衝突發生。比方說，本來不同的人都不知道大家是怎來的，後來我才知道，原來你爸殺了我爸，但你媽又搶了我媽的財產。結果大家就會爭執起來。

之後就導致這些隱藏了的事情被解決，不論結果是一方被強迫遷走，或者一方全部死掉，或者大家達成了某種互相補償的共識。反正就是不會容許這件事含糊掉或者當沒發生過。

事情解決了，不能相處的人不是分開了，就是變得能相處了。自然向心力就會增強。

文明就像一個人類的身體，不斷的吃東西，然後消化，最後變成埋在大腸裡的殘渣，這些大腸裡的殘渣就是歷史。歷史學就是排洩，便秘越久，排洩出來的過程就越痛苦，但克服了這種痛苦之後當然就會健康。

不認真研究歷史的社會，跟便秘的身體差不多，沒有排出來，那些髒東西並不會消失，而是在你的身體裡不斷放出毒素。

像清朝，那些研究歷史的人敢大聲說，你們滿洲人是對我們漢人的侵略者這樣？大家考來考去就是避掉真相不談的話，那樣的歷史學就不叫發達，歷史學是否發達並不是看做的數量，而是看做得有多深入凶狠。

## 中歐史分別

歐洲史和中華史的分別很簡單。

歐洲史就是英國說服了歐洲接受分裂是常態的歷史。

中華史就是日本被說服了統一是常態的歷史。

歐洲會產生民族主義是因為中了英國毒。

日本會意圖征服中華是因為中了中華毒。

## 公民義務 國家的定義

國家不過是人類與人類間的某種契約，跟所有契約一樣，當它不合時宜時，需要解除時就應該解除。國家只是人類用來幫助生存的工具，而不是一種壓抑和控制人類的魔咒。國家這種東西只有很短歷史，人類沒有國家這種東西也生存了幾百萬年，為何要那麼崇拜它呢？

這麼多年的實驗已證明了… 只要我們不擁有自己的權力，最後也是任人擺佈，為人作嫁衣裳。我們也是隨時被犧牲的棄子。我們的文化不被尊重，我們的存在也不斷被貶低。那我們能有甚麼選擇呢？擁有我們的權力，建立我們的帝國。

## 政治的定義

政治的本質是「消解衝突」，如果這世上只有一個人，不需要有政治；如果有兩個人，那麼就是信任；如果是三個人，那就是友情；去到三個人以上的事情，就是政治。因為有了三個人以上，不同人不可能事事立場一致，一定有衝突的地方。

政治不是當官開會，是人與人的相處合作。

我也常說，**製造紛爭並非政治，消除紛爭才是政治。**

理想的模型下，政治家、或者總統，他們的責任是在這些頂尖的人有衝突的時候，幫他們評理，在大家拉平均來說一人讓一步下，把那些衝突排解。也許是透過感召，也許是透過說服，也許是透過新的制度，去讓大家的爭端有一個結果。而不致於人才把自己的心力都花在鬥爭之上。

**連政治的最基本也不去了解，便去人云亦云的說政治黑暗，那只是一種政治迷信。**政治的本質是人與人之間的相處之道。說政治是黑暗的話，那麼，人與人相處都是黑暗的。事實不是如此政治亦不黑暗。要說黑暗，第一個黑暗之處便是那種人云亦云，漠不關心，不去了解事情，不去理智思考，充滿猜疑的迷信心態。

我是不明白為何「政治」不是眾人之事，排解衝突，平衡利益的事情，而變成了幾個城府很深的人互相在勾心鬥角？華人很流行說「我不談政治」，卻是因為政治被扭曲成一些很奇怪的東西？

所謂政治是甚麼... 像這樣，兩個傢夥快要打架，有兩個人各自勸架，然後勸到兩個人都甘心服氣沒在打，省掉整隻牙齒，這才是政治。**所以我認為政治不僅不髒，而且會是生活的一部份。**

我認為是**權力者用來恐嚇平民的事情，把政治這事情包裝成一種平民不能接觸，說成是平民生活不會接觸到的事情。**但我覺得地方角頭喬東西就是政治。



## 民主的作用

民主從來都不能解決任何問題，民主只是“面對”問題，把國家最醜惡的部份翻出來，至於專制的優點，則是“否定問題存在”，把國家最醜惡的部份藏起來。所謂眼不見為乾淨，大家心理比較好過一點。

民主的前題，就是公民社會，公民社會的前題，就是「身份覺醒」，必須先有了作為公民的身份，建立自尊，才產生公民社會。但建立自尊本身就會和任何未建立的人有衝突。

民主政治的特點，並不是反映民意，相反，而是當選民懶惰時，這制度會立即懲罰所有人。

民主政治的重點是分責...也就是說，因為每人都負擔上自己的責任，社會才於焉分權。

## 選舉責任

不要依賴少數人，也不要期望少數組織，將少數的責任和權力，分擔至多數甚至所有人身上。才是長久之道。

任何人都會腐敗，包括你和我，這個客觀事實是因為我們是人類。會生、老、病、死，會有動物的欲望和需求，會有情感和生存的渴求，對未來的不安。這些都是我們腐敗的原因，面對這種事實我們在政治上就不該依賴任何一個，即使看起來像聖人的人。

個人在短期裡可以有很傑出的貢獻，但是這是運氣，不是必然，不要將一些需要恆常運作的東西，例如國家，建立在個人英雄之上。

…正是因為我們每一個都是有私心，會錯的凡人，所以我們如果將權力，集中在一個人或少數人身上，那就是十分危險的事情。因為他一個人或少數人的錯誤，將會導致所有人走向錯誤的道路，我們信任了那些帶領，但很可能連同信任在內都是一個錯誤。

其實人類要自救，就是要承認，我們當中誰都是人類，誰都有缺憾，我們之間沒有救世主…就算有，也只是一個誤會自己是救世主的平凡人。而我們真的要救自己，我們要體會的是，怎樣把事情分割成一個人能負起的責任，並讓人盡可能負責。

如果大家都冷漠了選舉及民主發展。你會看到有一些人跑出來，拿著大家不要的權力，然後從所有人的身上吸血。

## 政治冷漠的災難

我們經常說，網絡上都是偏激的聲音，大部份人都不關心這樣的事情，也不會那麼激烈。那些人似乎不知道，**歷史上任何一場戰爭和慘劇之前，製造慘劇的通常就是那一大群看起來漠不關心的人**。他們一直沒留意任何事，一直都不知道，所以當他們想要知道和留意時，永遠採取最愚蠢的做法。

**正是那些對政治歷史思想漠不關心的人，才會成為各種政治人禍的助力，而不是因為大家太熱衷政治**，而使這些事情出現的。如果你站在那一方，說，其實大部份人都不怎樣思想，沒事的那是最大的錯誤，**漠不關心和不思考的人民，一旦受到刺激，更容易陷入不理性和狂熱主義**。

...

(以下是網友 “hermis” 在 看板討論區 發佈)

**只要能製造越多對政治不了解或漠不關心的人，政客就越能主宰這個國家。而阻止他們的方法只有站出來，關心自己身邊的人事物，對不公不義的事情發出抗議。**

**人類總是容易走向逃避、墮落、懶惰、不負責任，所以民主是無法千秋萬載的。一個世代的人願意負起自己的責任，會有短期的民主；可是當世代過去，大家變得懶惰，不願負責的時候，專制又會跑回來。**專制不是源自甚麼野心家，專制會出現，是源自人民自己的劣根性和懶性。

**民主並不是選最好或最差的，民主只是…你選擇，你接受，你情我願。就算事情是最差的，但人民還是得自己負責去收拾，不能抵賴給統治者，這樣人民才會反省和改過，也沒甚麼好抱怨。在專制中，人民可以把所有責任推卸，所以永遠不會反省自己的問題。**

理性的選舉原則 (負理性的責任)

**選票發揮作用的過程是「察覺問題」、「分析問題」、「將問題的源頭提出再說服更多人」、「提出改良方案」、「以選票實行」。**

知道社會不公，是「察覺問題」，但是怎樣引致社會不公，就是分析問題。在這裡發言，就是將問題說服更多人。

可是，去到後面兩部份，大家的能力去到這兩部份了嗎？就是說不出這問題是該怎解決的，是因為智慧不足，也就是說，國民如果認為現在的社會不公，那怎樣才能夠公義？大家需要知道和理解的是實際的方法，而不是說「選另一個政治家就行啦」。

...

**根據心情去投票，是因為你沒有認真想過這是甚麼問題和該怎樣去解決，那當然是不會解決。**當初你投票是為甚麼而投的？你怎投就有怎樣的結果，如果你投的原因是「看不爽」，那麼投完的結果會令你「看爽了」。

...

但不會解決社會不公，因為社會不公不是你投的原因。**如果社會不公是你投的原因，你就會尋**

找一些可能現在不起眼，但在這方面有想法的政治人，幫他宣傳，擴張他的影響，使他慢慢的可以挑戰現有的明星們。

...

如果你沒有去發現這些，那你也有責任，你用最懶的方式，只投最亮眼的政治明星，你用最懶的方式，沒有想清楚社會未來該怎樣，只希望投票之後給那位選上的人兄一腳踢，你就閉著眼睛等收成，那怎可能社會有甚麼改變？

選上一個人之後，你就是要不斷的觀察，提點，甚至批評他，並不是你選上他他就會依你的想法做事，他是代表，但是他不可能擁有你們的眼睛。

民主政治的國民的責任可不是只有投票那刻才存在，投票之前，之後，平時發言，都有責任在。不認真去做就會自食其果。

在民主當中，選到一個人，我們就要同時為選票負責任，他做的一切，投票者也該分擔。即使不選他的人，也要服從民主制度，應該說服其他人支持自己的想法，以及更重要的：接受很可能自己的想法並不正確的可能性。

所以重點並不是政治情況像怎樣，而是每一個人自己，是抱甚麼態度去看政治。民主政治提供給大家最大的恩惠，就只是一樣，那便是最差的情況都可以解決的，即使微小的力量，我們也有自己的一票，我們可以說服其他人我們的想法。

有錯誤的決定，和錯誤的領導者，都不是問題，因為那些都是可以改變的，而且是每一個人都有能力和權力去參與這改變。

而且，即使我們投票選一個人，是否意味著我們要無盡的支持他？相反，我們選擇了一個領袖後，我們就更應該注意其做錯的事情批評，而不是死忠於一個陣營不放，把陣營所說的一切都等同自己的價值觀。銀英傳很簡單的否定了死忠，否定了愛國，否定了一切不把決定建基在道德和邏輯外的理由，我們不是因為我們喜歡一個人而投票，也不是因為他愛一個國家而投票，也不是因為我們本來就是他陣營而投票。

我們投票是因為我們相信我們的力量微小而重要...

## 民主社會的本質

民主社會的本質就是「誰都有可能被反對」的社會。

意思就是說，在這個社會中，沒有一個人被絕對保護，沒有一個人絕對正確，沒有一個人會被絕對支持，民主社會的基本價值，是人類的謙卑。人類理解宇宙太少，理解社會太少，理解其他人都太少，再賢慧聰明博學的人，對於萬物的認識也僅是皮毛。

基於這個原因，沒有人能夠做到絕對正確的判斷，任何人都會出包。不論是判斷上，還是情緒上的。所以我們不會有任何人，有絕對無上，不被質疑的權力。

個人可以很聰明，很有能，很有影響力，在一個民主社會中，有些人的影響力不見得比專制的帝王大官少。但他只有一對眼睛，公眾有千萬對眼睛，他們就像感官一樣，將感受到不妥的地方如實的報告回去，那就是質疑。

當大家都不認同一件事，在民主社會中，就會確認那是錯誤的，哪怕執行的那個人，在以前有多好的經驗，多大的威望，他也必須去想，他是否錯了？

這種精神就是民主社會的精神，這並不單純用在檢討權力者的身上的，也用在我們每一個人的相處上，當我們活在民主社會中，當我們發覺旁邊的人對我們所做的事情，都感到疑惑時，我們總是應該靜下來，脫離感性和偏執的控制，想想，是否自己做了些不該做的事情呢？

既然誰都不會絕對正確，那我們又何妨多一點對於批評，即使是不合理的，也予以多些禮忍的雅量。不是因為要接受批評，也不是因為批評是對的。

單純是人類本身很渺小，我們很渺小，我們的爭吵和固執，是那麼小的事情，不值得那樣。我們有更重要的事情要辦。

所以…民主制度其實就不過是給凡人們相處的制度，既然每個人都有缺憾的，我們就接受這個現實，而不再幻想有一個神奇的領袖可以解決所有問題... 那我們唯有接受這種吵吵鬧鬧但總是能克服困難的凡人方案。

站在旁人的角度，要讓民主社會理想地運作，就要把自己看到的東西，坦白地描述出來，給予別人最真誠的感覺。當一個人理解到自己做的事情有問題，下一次有所改進時，人的品質，社會的品質，就於焉提升。

## 政治發展要素 – 人格培養與地方衝突的處理

大家所相信的「經濟發展會導致政治發展」這個想法是錯的...

…推動政治發展的反而是因為經濟出了問題。人們才有改革的想法，因為這時候大家才會察覺到，第一，過去一直相信能導致美好生活的體制原來是有毛病的，第二，那個體制也不是導致美好生活的原因…

收入減少了的人追求改革，收入沒減少的人則認為現狀沒問題，他們的衝突，如果是階級性的就會導致民主化。地區性的就是分裂或者強化分權，比方說一個國家有兩個區域，A區和B區。A區和B區在政治上的處境不同。A區經濟高度繁榮但政治影響力弱，B區則相反，那麼一旦經濟不景，A區只有損失（他們經濟會損失但政治影響力不會提升），而B區則沒甚麼影響，甚至相對增長，因為他們的經濟本來就依賴政治力（即公用事業投資）維持的。

這樣A區如果有一群智力充足的人仕，他們自然會理解並追求資源自用，沒理由在經濟不景時還交大筆稅款去供養B區。這代表A區會爭取政治權力，而結果會是怎樣？這是歷史上如荷蘭，美國，加拿大等地都面臨過的情況。

最理想的情況是A B兩者達成共識，達成公制的放權，例如變成像加拿大與大英帝國關係的自治領，或者邦聯，聯邦，或者像魁北克那種情況。即集權化的結束和基本外交上的聯合。比較不理想的情況則是B區對此無動於衷，A區爭取下形成的高度排外強行自治，即如同清末的東亞互保。較差的情況是B區使用政治力（即軍事，官僚體制）干涉，形成激烈甚至武裝衝突，即分離主義。而真的有可能武裝鎮壓的話，就是分裂和內戰了。而成功的話就是獨立，失敗的話就是A B區的政治經濟重創，使經濟力回到原初，因為發展全部失去而回到當初的穩定。

如果經濟發展不導致智力的充足發展，則會以為後面的方法，也就是堅持已有權力，予以鎮壓是成功和有效的做法。而導致後面的結果-----打回原形換回絕對集權的繼續。那才是大家最害怕的事情，如果智力充足的發展，則前面的方法會可行：可是只怕今天的人還沒清楚的意識

文明是常變的，每個社會發展就會面臨臨界點，就像每個學年的考試一樣。

每次動亂之後就是一個時代的開始…

中華社會長期就是在同一個時代打轉，所謂治亂，其實是每次去到臨界點的結果都打回原形，一個中古帝國的顛峰，在社會臨界點時，即像李自成起亂等時候。沒辦法兌變成進化了了的社會結果又回到起點-----重新建立另一個中古時代的科舉帝國，繁榮，又到臨界點。

而能否突破這個臨界點，視乎的是多少新思想的產生，社會整體力量的強化抵受能力如何。如果公民都畏懼新的思想，那每次到達臨界點的結果則多數是回到起點…而不是去到下一個層



次，因為你對問題沒有新的解決方法。那自然只有讓問題肆虐，破壞你的一切，使你又回到起點就像留級一樣。老一歲，不過，重新開始同一學年。

而將社會整體的質素提高，加強責任感和正義感，以及知識，和對不同思想的開明包容程度，才是突破這點的關鍵。因為這會產生的是…比方說，因為被啟蒙，而能夠忍住不實施軍事獨裁的軍人。知道不能隨便使用武力的政客，對存亡課題上，具有高度合作性而不必指揮或者統治就能運作的政治群體。不同個體和群體比較願意用包容而不是威壓的方式去處理問題等…這都是面對臨界點時所需要的力量。

千年的實驗告訴我們，避免臨界點出現根本不切實際，…而中華的錯誤是一直想要避免「亂」，卻不想到應該去「面對和克服」…有些人最多想到要革命，卻不知道重心是，所謂革命只是「推倒」，推倒再弄出同樣有問題的架構就像寫出另一個不良的軟件。重建的人才在哪？

不著力去培養就沒有，過度依賴已有的權力…人人避免去發展自己成為獨立的意見者，依賴已有的權力，最終的結果一旦生亂就是蜀中無人。變成「亂最好不發生」，那消極得來又毫無意義。那些敢於對抗和質疑權力的人是種子，但你不給土壤他們成長就永遠只是種子，而我認為重點是給他們土壤給他們成熟，在需要的時候，這個社會就是靠這些人去面對動亂，引導一個較好的結果的。至於那些一味只會追崇權力的傻瓜，真的遇到問題時，一點用也沒有吧？他們一旦沒有了可追隨的權力，就甚麼都不是，只懂不斷發洩再發洩，沉醉於他們過往的帝國美夢中。

所以重心是怎樣提供品格的提升和試煉，而不是別的東西。早在一百多年前日本的福澤諭吉都意識到這點了吧？

做得不好也不僅是該國家的問題…比方說，日本二十年代的政治去到大正民主的臨界點失敗，反而從高峰跌落，踢回去軍國主義了這軍國主義受害的便是中華大地。也不是「我不是日本人日本政治再爛也影響不到我」，實際上你不是\_\_國人也影響到你的。所以實話說，我對中華的看法是…就算我是越南人，我也很希望中華能以較好的方式渡過社會的進化，不然越南也會遭殃吧！

## 政治發展要素 – 政治人才的基本條件

衡量人類的應該是他那一生人所建立的一切，而不是他家族或長輩，帶給他的一切。

我們想要國民有正面的思考，那我們社會的領導者，本身也要有正面的思考才行…他們該想的是怎樣令人類變得更幸福，更溫暖。如果領導者們本身想的也只是怎樣擴張自己的權力和財力，怎樣統治他人，那他們本身的思考已甚負面，又怎可能要求國民有甚麼正面的思考？

安貧樂道這回事，官自己不做。他們想要的是社會不要有任何變化，使那社會任何時候，都在其掌握範圍裡。

一個社會要進步，權力必然地不斷的換手，比方說從貴族走向官僚，官僚走向中產階級，中產階級走向資本家，資本家走向知識份子，知識份子再走向平民…如果有些人的權力得到永遠的保障，那社會必然會停滯。

## 領袖模式 (Political Leadership)

### 領袖需求的起因

人類之所以需要領袖，就是因為人類不能全然理性，領袖是用感性去將不理性的部份互相填補的，用一些過度刺激的信心，去彌補一些過度恐慌。

### 領袖的可耗性

領袖的本質是消耗，他是消耗自己的誠信和信任，去騙人，捨棄人，賺取別人的同情，賺取別人的虛假希望，就是為了達成一個目標。在成功的時候他總是喪失了很多珍貴的戰友和朋友，親情和信任。就像一名將領一樣，他的勝利總是建立在自己人的流血之上。

每一個執政者都是消耗品。四至十年就會被消耗掉所有的名譽而必須退休。有些比較傻的執政者，他們不能接受這個現實，人從當領袖的第一天開始就是一種消耗誠信和信任的狀態。

## 權力運作

我們會認為，一個平民就沒有權力，當你當了經理就有權力，當了董事長就更有權力。在網絡上當了版主就有權力。在政府上，當了官就有權力。在政治上，當了總統和議員就有權力。**我們把「權力」和「職務」劃上等號。所以我們經常會陷入混亂，因為這根本沒理解到權力的本質。**

**權力是放在其他人身上的力量。那是和環境與人相關的力量**，哪怕你是美國總統，如果有一天你去到一個荒島，遇到一群不知美國的土著，而你又聯絡不到美國，你就甚麼權力都沒有。

最基礎的權力就是暴力，奴隸制，你幫我倒茶不然我就殺了你。

如果這世界上只剩下兩個人，一個是美國總統，另一個是摔角手。

不幸地，這情況下，摔角手應該會比美國總統更有權力。

可是，如果一個人不怕死，寧可被你殺也不幫你倒茶，你就算有暴力也沒有權力。

只有對方認同了幫你倒茶這件事，你才有權力。

官僚的權力是怎來的？是體制，法律，以及執行法律的「吏」，也就是警察或者檢察。

因為你不服從他們的命令，他們就有辦法，間接通過警察的暴力，直接處理你的財產和自由。

你不交稅，他就可以查封你的資產，所以你不能不交稅。

你犯法，警察來關你，所以你會服從。

可是，如果一個人沒有資產在銀行，警察也抓不到他，官僚對他的權力也是零。

法律並不因為存在就會被遵守。

...

最後，民主權力是怎來的？

這個就留給大家自己想了。

所以，**權力都是源自別人的認同**，所有服從權力的人，都源自「相信一件事會發生」。**假設一個權力貌似存在，但沒得到過別人的認同。那個權力就不存在**，因為沒有人會服從，甚至沒有人會理會。甚至大家根本不知曉那「權力」存在。

權力並非本在永在，或者經由某些儀式或制度就能存在，相反，那些制度和儀式，只是一個說服大家接受那權力的過程。若那制度和儀式被大眾質疑，不被信任，那麼這些制度和儀式也不能形成任何權力。

**權力是他人的力量，若他人不為你所用，你就是無兵司令了。**

**如果一個權力是源自人民的一票支持，他就會向人民屈服；如果一個權力是源自外國，他就會向外國屈服；如果一個權力是源自軍隊，就會向軍隊屈服**



## 政黨運作 (政黨輪替)

民主化成功的標準，並不是單純的投過一次票就可以了，而是要讓國民對這個體制有信任感，認為這個制度能夠長久地處理未來的衝突。

...

國民需要的是「自己想要的領導者」不等於「國民想要的是民主」，民主的基礎，不是怎樣選一個你喜歡的人，而是怎樣面對投票出現了自己不想要的結果。

如果一個國家的國民，對於領導者的信賴，多於他對民主制度的認識和信賴的話，那他就很有可能在自己所信賴的領導者不被選上時，連帶否定了民主制度。

用政黨輪替作為判斷標準，是因為兩次政黨輪替後，這國家的所有人都曾面對過一次「自己支持的領袖選輸」的事情。如果他們大抵能夠接受那個制度令他們所支持的人選輸，而不致於演變成暴力或者反民主思想的話，民主就會穩固。

這不必「所有人」如此，只要兩次政黨輪替都不致發生軍事政變或者大規模死傷的暴力衝突，這民主就會開始踏上軌道。我預期有人會回應說，有很多人不服輸在網上打嘴炮，那我先答了這題：在任何民主體制中打嘴炮是應該發生的事，所有民主國家都一樣，他不是用狼牙棒直接把你的腦漿打出來就沒問題。

就算嘴炮打再多也好，實際上不會有軍事政變，大家還是認為重點在於怎樣贏得下一次選舉，那就已經是遵守遊戲規則，那樣的話，民主已穩固。

民主制度並不是極權放權產生的，而是由民眾開始意識到自己需要負擔對國家的責任才產生的，民主不是權利而是責任。

自有了民主之後，國家所發生的一切事情，民眾都難辭其責任。

## 民主運作

民主政治當中，政治的構成是蜘蛛網狀的，根據每一個不同的課題，依相近的原則，組成一個個的政治單位。(即指 = 政黨附屬團體 參與小區事務)

每個單位與單位之間的關係是一種契約，個人與單位的關係也是契約。

所以最基本的判斷方式，就是「該政策的直接承受者有權參與決定該政策的政治架構」。你會發覺，這是不可能強制參與的，參與者或多或少都一定是先承認和自願加入這制度，這制度才成立。

因此，只要一個範圍裡的主要成員都同意自己擁有決定該事的權力，並同意及參與此制度時，投票才有意義。

民主是建基於「承認結果上」，並不是屈服，而是投到自己比較不想要的結果，也能接受這點最重要。如果說 52% 和 48% 的人，不是單純支持和反對的問題，這其實毫無意義，真正重要的是，是雙方對民主制度的承認程度。

民主精神的制度，遇到這種情況，並不會將重點放在「52% 我就是大多數，你要聽我話」這點上，而更重視的是「48% 的人不同意」這點，**因為民主制度的重心並不是怎樣去給予權力，而是尊重反對聲音。當反對者接近一半的時候，這意味著這結果即使是「理論上的大多數」，也有近半的反對者，是不穩固的多數。弱勢多數。**

因此，遇到這種情況，往往會傾向將議題再議，給予公眾多點時間去討論，在尋求更明確方向後下次投票。「大多數」並不是指多過一半，而是指「社會採取這決定也不會產生嚴重分裂」才叫大多數的情況。所以民主並不單靠投票就可以完成的，而是一整套對待不同意見的原則。

52% > 48% 迷思在於專制主義的思想，專制主義強調「我是較強/較正確/較多人」，因此另一方應該聽從命令。**民主主義卻是在於盡量取得同意者的支持，以及盡量得到不同意者的諒解。支持者會負責進行政策，反對者也接受結果，但同時監察支持者的失誤。事實上支持者和反對者都是在合作，而不是敵對。**

民主制度一旦出現有兩方都有足夠的力量，互相都不能承認輸給對方，杯葛選擇或者否認結果民主制度即時崩潰。民主只能建立在互相承認之上，一旦互相不承認，則根本就不會有民主制度，而是分裂成兩個制度，兩個政權，兩個國家。

看到這一點你就會理解到，**獨立運動或分裂成兩個國家，正是源自「這同一群人的衝突大到無法處於同一體制裡」**，這才是重心，如果你和我和某人，三人互相見面就斬，就算你叫我們投票解決問題都是多餘的，因為我們即使只有三人也無法相容於同一體制裡。如果我不服從你們兩人的投票結果，我也不可能成為這制度的成員。

因此民主會產生分裂，這裡其實省略了一件更重要的事，就是「雙方的立場和利益有強烈的衝突」，在專制之下並非沒出現這件事，而是強勢方會使用武力鎮壓弱勢方。嚴格來說，是將弱勢方消滅。專制有能力治標，但治本則和專制與民主無關，而是怎樣調解這種衝突。

民主制度其實就像婚姻，結了婚之後你不懂和人相處，就會產生離婚危機，所以民主只提供框架，容人之度是民主的精神所在。一旦沒有容人之度，整個社會瀰漫著太過自私橫蠻的風氣話民主則自然就會消失而退化成專制。

腐敗的民主最終會退化回專制，民主並不是永生不死的。

## 議會運作

美國立國了一百年還是有一堆人帶著左輪手槍進議會，只是這種歷史比較少人理解，不是沒有。

當初英國議會之所以分兩翼辯論，本來就是為了將議員分隔在「拔劍不能斬中對方的攻擊範圍」才這樣分，本來大家代表的人不同，吵得想要斬掉對方的事情很常見。但這樣的議會才有意義，那就是給不同立場的人來喬事情的，不是給同立場的人來家家酒的。

事實上現在臺灣的議會沒甚麼混亂…不過就算混亂也是好事，而且是合理的，所有民主國家都偶然如此。因為議員的責任本來就是代替人民去爭取權益，他們在議會裡的爭端劇烈，卻可以避免這些事情變成街頭武裝暴力或者更府要用軍隊對付人民。

政黨會怎樣做，是因為人民自己想要看到甚麼。制度和政黨不過就是反映人民的鏡子。說政黨差勁之下，底下那些平民們，想去解決問題的人多還是推卸責任的人多呢？這就是答案。

我們要有一個觀念，我們要的是社會民間的太平，而不是皇城議會裡的太平。議會天天打架外面也很舒適。皇城天天和平外面卻風起雲湧，兩者相比，當然是選擇前者了。

所謂政黨惡鬥，不過就是不同想法和意識形態形成壓力的一種消磨方式。當有政黨的時候，那些不同的意見，就會由一群民眾的代表出來互鬥，如果沒有不同政黨的話，那就變成了民眾和政府，或者民眾和民眾之間的鬥爭。

## 官僚制度

官僚，就是將人變成機器地盡責任，而這種責任，就是使他們做埋沒人性的事情的原因，因為他們本身承受的責任，是非人的。因此，不能給官僚太多的責任，和太多的權力，將整個國家官僚化的結果，就是將整個國家非人性。

當一個社會的人都渴望當官時，那意味著，該社會將義務都放在沒權的人身上，將權利都放在有權的人身上。越有義務，越沒權利，越有權利，越沒義務，這樣就一定是一個不正義的社會。

官僚制度主導的社會，會創造一群「不是被官僚統治，就是想去當官僚」的人民，我說的就是這樣的人民。他們欠缺獨立自主的精神，只是想統治人或者被統治。

笨政策多數是在集體決定下，互相不想負太大責任，互相推卸，又有太多人不能得罪的情況下產生的集體愚蠢。呆伯特有一句說得很清楚，就是當房間裡得出一個結論，是幾乎房間裡所有人都不同意時，就證明你是處於官僚制度當中了。

官僚之所以會有笨政策，不花錢，並不是因為他們不聰明，而是他們做一些錯誤的決定，在集體分散責任之下所要負擔的風險跟平常一個人花自己的錢去做同樣錯誤的決定低太多。

集體愚蠢是因為集體不想負責任，一件事往往向著「最保險」的方向進行，而那個最保險的方向僅僅是對每一個參與決策的個人，都最不需要負上責任，至於事情本身變壞或者做得不好，是沒有人需要負責的。當事情是這樣時，集體愚蠢就會掩蓋每一個個體的才智。

我覺得這是必要之惡，所以最好的結果是，沒必要的情況下都不要擴張官僚機構的數量和權力

我覺得華人最莫名其妙的理論是，讀好書的才能當官，所以官僚是精英(道德和能力上)，所以精英一定能把社會管治得最好這個邏輯。說得露骨一點，華人社會對官僚的迷信就是貪污和利益輸送的溫床。社會這麼白癡不騙你騙誰啊。

官僚不是開拓者而是守成者，他們需要依賴既成的制度，無法創立制度，也無法找出制度的毛病，而政治家的責任則是不斷從民眾的不滿和聲音中找出和反映制度問題，不斷完善。政治家是 Debug 型的工程師，而官僚是計劃型的工程師。

## 人才與官僚

最優秀的人才，本來就應該在民間企業中，成為企業的骨幹或者領導者，在自由的環境下發揮他們的主動性和創意，實驗新的技術，方法，管理，使他變成利潤去推動社會發展。而不應該陷入政府的層層制肘和官僚架構之內，壓抑他的主動性。

如果一個國家把所有最優秀的人才都納入公務體制，結果就是所有的創意和行動力，都會扼殺在那個低流動性，少做少錯，**官僚主義的體制裡，人才會變成庸才，不變成庸才也有志難伸。**打從一開始，公務員架構需要的就是一些安份守己，可靠地盡了自己範圍裡的義務的人，所以「很會考試」的人是很合理的選擇。

最優秀的人才，未必很會考試，很多有能力的企業家讀書都不怎麼樣，他們有決策力有膽識有魄力，不太愛遵守既有的規則。而官僚系統需要的是會遵守規則的人，也就是乖乖牌，他們不需要有很厲害的決策，只要不要想太多做了不該做的事情，或者太貪心拿工資以外的錢。作為回報政府也保障他們的退休：因為他們不應該有多少額外的收入。

企業是為了增長和牟利。

政府是為了保險和永續。

企業要的是創見，政府要的是安全。

這兩者是不能搞錯的。

公務系統必然是高成本，低效益，而且保守的，那意味著他對社會來說不產生利潤，而是負擔。公務員的數量之所以有限，正是因為如果人人都是公務員，整個經濟就會崩潰。

所以，用考試的方式把愛讀書的乖乖牌弄成公務員，這方向沒錯的。有問題的是為何年輕人不當公務員，就沒有希望。有志向的年輕人無法實現自己的志向，很早就委身給沒甚麼自由和個人發展的官僚體制中。這是很病態的發展。

**社會沒進步不是因為優秀的人才沒進去當公務員。**

**而是因為優秀的人才在民間沒有發展空間。**



## 改革與官僚

在近代，這個官僚體制出現過崩潰，其他思想的人才重新有機會發出聲音，那些掌握政治力的人，用自己的思想，代表了中華思想，然後就怪責大家有問題。其實有問題的就是那些自以為考到科舉就是精英的人。他們掌握了發言權，把自己的想法跟中華文化劃上等號。去到今天還是這樣，很多人以為改革社會，最好的方法就是自己去當官，「融入體制之中」，「先在體制勝利了的人才會有權說改革體制」。

結果體制能改革才有鬼，給你在官僚體制登上頂峰之日，你已經變成了百份之一百的官僚了。

會感受到社會和制度問題的人，任何時候都會存在。但只要不讓他們有聚集起來的機會，他們在感到孤立之下，心理上就會漸漸覺得自己是異端，並變得沉默，本來會發言說的話，也不會說出來。

然後，再運用他們想要改變社會這種潛藏心底的想法，很容易就能夠把他們吸收到權力架構當中，給他們一些不重要的權力，讓他們的生命最終流落在一些實現地方性的，微小的理想上對於大是大非的問題死心。終生投入於一些營營役役，對制度毫無威脅的事務上。

也就是中層公務員，讓他們抱著能夠在系統中某一天改革系統的希望，消磨他們剩下的人生。然後在退休的一天，發覺當初進入公務員系統那種理想完全沒有實現，剩下的是一筆令人捨不得消失的退休金，最後成為體制永遠的支持者。

參與體制去改革體制，這種想法自古以來都有。也因為同樣原因，成功的人幾乎沒有。

西方是大家在大家實力差不多的情況下，不同的思想有機會走不同的路，然後優勝劣敗。至於中華則是一方實力獨大，即使那個思想有再多的問題和錯誤，也可以憑藉背後的政治力導致「劣勝優敗」，不是大家只有一種思想，而是一種思想在迫大家都走他所認可的那條路，把所有其他思想都邊緣化而已。

民主和改革會帶來利益，但那是長遠的，想要破壞民主和改革很簡單，只要刻意製造一些和民主與改革無關但有害的東西出來，民眾就會遷怒於改革之上，然後把一切毀滅。



## 華人經濟觀的思維改革 (避免經濟單一化)

### 經驗主義主導的經濟觀

任何理念、系統或者經濟都不可能永久持續，總是有故障的時候，這點是很多人不理解的。受限於經驗主義，很多人以為自己過去信奉而成功的是鐵則，而如果有人不成功的話，他們會相信是這些人無法執行他過往成功的原則而導致的。同樣地，也不一定要自己成功，有些人看到別人成功，自己不成功，也會把別人的規則抄下來覺得是鐵則。

最好的例子是讀書，會有很多人生不順的人有一種幻覺，就是當年如果努力讀書，今天就不會這樣。而對子女的讀書要求非常刻求。自然地，最後大部份都會證明，讀書也不會解決問題。

至於沒搞懂這點的人，會說是新一代不爭氣，草莓族，一蟹不如一蟹，或者他們沒出息。不論哪種說法都好，假設都是用回過去的經驗，就能解決現在的問題。

他們是錯的。

現實就是環境和世界變了，過去行得通的，現在不可行，過去的成功變成了今天的詛咒，因為過去成功的方法今天過時了，保持著這些方法就是跑輸的原因。滿清征服南明的理由，就是後來敗給西方的理由。你今天贏的原因，就是未來輸的原因。

當大部份人不理解這點時，就不會有任何改變，面對失敗，只會用過去的經驗去把失敗擴大，舉一個例子，現在的經濟不好，大家都去考國考，但他們考進了，卻不會改善任何環境。反而令一些本來應該改變環境的人，在環境中找到一個安身之位後，就放棄改造了。

談到研發的事情，第一件事想到的是「別人去做」而不是「自己去做」，這才是問題的遠因。

這麼多人寧可背不起也要買房，背房貸，也很少人會去把同樣的錢去投資科技，實話說對於有形資產的信仰是深深植於我們社會的。

### 錯誤經濟觀衍生下一代的就業問題

…傳統意義上，所謂「勤力工作」，指的是就是增加工作量，也就是「增加生產力」，每天工作八小時變十二小時，這就叫勤力。而這樣的結果就是增加生產力。生產量超過了消費量，然後再增加生產力，那就是把情況惡化。換句話說，勤力不僅不會解決問題，還會把問題變嚴重。

所以所謂的努力，都是在於「想新方法，實驗新方法，擴大可行新的產業」之上，而不是在於「更投入去重覆已有的工作上」。

因此如果要說懶惰，則任何沒有想要想新方法，只是想不斷重覆自己過去的收入方式，就能夠使經濟變好的人，都是懶惰的。他們懶惰的並不是手的懶惰，而是腦的懶惰

至於自私，**任何人只想自己的謀生方式可行，就不管整個社會別人該怎樣謀生，也無法把社會及經濟當成一個整體去經營，那就是自私。**比方說，自己有一盤收入不錯的生意，看到有人建立新的事業，不僅沒有認為這是在為社會謀轉機，反而嘲笑那些自己不理的新事業不踏實，不能賺錢，也不願意在自己賺到的錢上對新事業進行投資。

這種自己有了謀生的手段，就對於社會的整體發展，不聞不問，關我屁事的態度，不去理解新的產業，不去解決世界市場的變化，不願意進行任何投資，扼殺創新，嘲笑不理解的新興產業…就是在扼殺社會的發展，就是自私。

至於下一代的懶惰和自私，我沒認為這不對，可是並不是單單下一代自己的錯，**上一代到底在為下一代灌輸些甚麼？上一代有為下一代灌輸社會和經濟是整體，共存共榮的概念嗎？不是，上一代只是不斷的強調個人要在體制上爬的「唯有讀書高」觀念。**

那是懶惰的，因為根本沒認真去想產業，把未來推給一個含糊的方向，「讀書」，為甚麼而讀？讀些甚麼？讀來有甚麼用？一概不管，就只是說「讀書」。這種不去想像未來產業的變化，死守過去做法的思想，難道不是懶惰？

而且這樣**把人硬要教成國考機器，使年輕人追求的，並不是發揮想像力，創造能夠振興經濟的新產業，而是擠進公務機構裡分享稅金。或者在大公司工作，活在一些大機構的保護傘下安然活著，因為大家都想自私地不冒風險-----新產業別人來做。這又不是自私嗎？**

**結果下一代懶惰和自私，是上一代的懶惰和自私教成的。**有些人可能真的是無可救藥的。每一代都有，但更多人是被環境和教育變成這樣的。

但**被錯誤的方向教導了，導致向著錯誤方向努力的人，他們很努力，卻練就了一堆錯誤的技能和價值觀。那他們卻是受害者。**

換句話說，**一切不開明，拒絕改革的人，就是懶惰和自私的人。賺再多的錢也彌補不了這罪孽。**

把問題單純歸究在「消費」、「不勤力」的人，正是此類。**他們必須理解，他們應和年輕人是一起解決問題，而不是置身事外。**

## 傳承創新觀念

人去到每個年紀有不同的責任和處境。

去到五六十歲的責任，自然不是創新，不過不等於他們就是只要繼續他們之前做事的方式就好。如果你去到五六十歲，作為一個成功人仕，那麼責任就是扶助新一代的成長。

西方在技術上勝於東方，是因為創業投資的風氣較盛，前所未有的技術，前所未有的營運模式較容易得到支持而成長。所以他們能有較多的新科技和新的商業模式。

我們常說「創業投資」的風氣，歐美很盛而臺灣很弱，而創業投資當中有所謂的「天使投資者」，天使投資者本身會是在創業很初期，風險很大，差不多不斷在賠本的時候，就予以頗為優厚條件的投資。而機構或者基金投資者則會在能營運起來才介入。

這些天使投資者投資失敗的機率非常的高，成功率低於 5%，當然成功的話可以是一本萬利，可是這也不會是普通的投資。一個大計劃的初期，也很難形成甚麼短期可見的盈利模式，之前我跟一些外國人討論，到底這些天使投資者想的是甚麼？

**外國人說的是：「常見就是一些有錢的老人，看著年輕人活躍地為理想去搞些甚麼，覺得不論成敗，都是值得支持的事情，反正錢留著沒用，賠給年輕人的理想不是壞事。」**

換句話說，不一定是那件事很可能會成功，不是因為前瞻到像臉書那樣的東西會大紅，而是年輕人有個新的想法、新的理想、新的技術想要實現，雖然未必知道他會否賺錢，但讓他試試又何妨？

**這種便是他們體會到，在那個年紀，事業成功之後，會負的社會責任，他們自己不能創新，但他們能提供創新所需要的資金。同時作為投資者，提供他的人脈和經驗，讓有志氣的年輕人繼承這些人很常就是把大部份的遺產死後捐給慈善或者社會。**

**至於華人，去到這年紀，更注重的是怎樣讓自己的後代繼承家業，或者留下更多的資產(主要是房地產)給自己的子孫吧？**

所以我們看到的是，像香港新一代的藝人… 他們之所以當藝人的原因，是因為他們父母是演員，至於他們自己是否志趣在此，很可能並不重要，大陸的高官，不少父母就深有背景。這種背景的傳承在華人很明顯。

他們的父母把自己的事業投射在後代身上。又或者，一個企業王國由同一個姓的人傳幾代，即使那後代並不是真正適合的統御者。

若將同樣有志向的年輕人，視為繼承者，五六十歲成功時要做的是，就是支援有志氣的年輕人。而我們習慣把有血緣關係的人視為繼承者，包括要求後代繼承自己的志氣，結果五六十歲會處理的就是怎樣訓練後代傳承家業的問題了。

革新需要成本，不論技術，新的商業模式或者任何新東西也是，先透過工資去累積資本，然後革新，等到工資可以累積出資本時，只怕已過了十年二十年，那件事已一點也不革新了。

## 華人的養老觀念

大部份人需要的是安全感。生育是為了安全感。在每家自掃門前雪的社會，除了至親之外，有甚麼可以保證在你需要別人幫忙時，你能夠找到幫忙的人。這問題不解決的話，大家都會選擇多生育。

不是認同感，是安全感。說得簡單一點，等你年老的時候，誰來照顧你的問題。有子女的話他們未必孝順，不過沒有的話，那麼孤獨終老的機會就會很高。

美國的養老院怎樣我不清楚，華人的養老院的生活水準很一般。況且，養老院的背後需要有完善的社會福利制度，我們這邊沒有。

比起人口的多寡，社會政治的結構才是影響這件事能否存在的因素。養老是公民社會發展得很完善才能成就的發展，而比較接近中世紀社會的我們，幾乎只能依賴後代。並不是人口少了就會較好，中世紀的社會少一半人口也不會好到哪裡。

基本上華人的思維還是離不開「秩序與穩定」，所以這個循環是不可能脫離的，也很遺憾的是，今天不努力生育的人，未來將會被社會背叛和報應。因為社會對於減少生育帶來的衝擊，準備非常的不足。

自己處理自己的話，那他們就是選擇生育，理性地，一點也不瘋狂。這就是自己處理自己之下的答案。自己處理自己就是為自己的未來做準備。

## 老人化問題

一個社會老年化，維持公民生活的比重，會有更多放在資產(利息)，文化(知識制度價值)及社會保障(再分配)三方面。所以現在的社會，實話說是絕不能和諧的，因為不滿是源自這些壓力的副作用，一旦和諧就只是將這些壓力推到更後…推到一個更難處理的時空。

所謂社會壓力的副作用。其實就是社會老年化的必然…比方說，「以資產養老」就是導致房地產價格上升，「以文化養老」會產生母語和本土文化運動，「以社福養老」則刺激政治改革和所謂的維權。今天中國談論的問題，其實全都是大家預知社會老年化的先聲。

所以如果人類的社會不是向上推進，就是到了極限而崩潰。貧富問題，土地改革都只是一個循環…

因為我們的收入沒有收到保障，所以我們需要儲蓄。當我們手上有多餘的儲蓄，我們害怕的就是他會蒸發。因為害怕他會蒸發，所以必須保值，為了保值，就會購買房地產，因為再也沒有任何別的東西能夠保值，是為了解除對未來經濟的不安而使很多人極力的累積房產——包括政府，沒有人會對我們的生存作保證。

置入大量房產的利益輸送，的確可以穩固自己大家族的權益，可是**人類是應該由社會和國家去保護，而不是家族去保護的。一個人在背後靠山大就可以得到保護，沒有靠山就要被國家欺負，這樣國家的作用是折了一半。**

## 專制政府的老人政策

…**對於(專制)政府而言，(老人政策)是完全不需要解決的。**因為，當你已經老了，兒女又少，開始出現老有所養的問題時，你既沒錢也沒體力亦沒青春，就算你對政府背叛你這件事再有不滿你又能對政府做甚麼呢？

**一群老人能對政府做甚麼？暴力抗爭？罷工？老人就是甚麼都不能做。**倒過來說，**萬一走向了民主制度，則會出現另一個問題：國家的政策一定會向老人傾斜(他們的票數多)**，經濟會被醫療這項最重要的老人福利所壓死。這只能說是大自然的必然。

**(專制)政府真的要做的事情只有一個，在問題來到之前，你盡量不想起老有所養這個問題。那麼，就沒有問題。**

所以對我來說，**(專制)政府給的一切退休承諾，都是騙局。**

這是很實際，可預期的未來問題。

皇帝有需要退休金嗎？

這跟民主制度無關。你想想**專制國家為何都會走向老人政治？**理由也是完全一樣的，**老人要保障自己，就要抓著權力。**

**民主國家是保障了所有老人。而專制國家就是保障少部份老人，以及他們的兒孫——分別就是這樣。換句話說，專制國家的老人更貪心。**

## 社會養老的條件

**西方目前走進的觀念是：社會養老。**



也就是說，**照顧老人是社會的共同責任**，因為有很多不可抗力的因素，使個人性質的養老很容易出意外。舉一個例子，你養了兩個兒子，你教他們很聰明，很會讀書工作，教養也很好，但是，他們在一次車禍一起死了。那麼，投資上去的經濟價值也會一起蒸發，養老立即變得不可行。

投資在資產之上，也是一樣，如果你沒有房貸，你能夠買到物業？但是一旦涉及房貸，受到經濟和金融波動時，你的工作蒸發，房貸也會因為價值重估而出現問題，很可能完全血本無歸。那麼那個靠物業養老的計劃，也會完全破產，這不會因為你努力認真工作，就會解決的問題。而且，資產養老產生的高租金，高房價，是會摧毀產業的。

**所以目前最新的思潮，傾向的是：把社會當成一個公有資本去培養，然後再由社會去老有所養也就是說，把社會的技術，道德，制度等好好培養的話，它應該是有足夠的能力支撐老人的晚年的。**

## 華人的教育觀念

### 不重邏輯

我一直很奇怪**為何華人學文科的人可以完全不學邏輯學...**

**文理分科分到完全抹殺掉對方的存在好神奇...文科不讀邏輯，理性不讀歷史，結果就是高技術工人，卻不是知識份子。**

**華人的弱點是，只要大量引經據典，不合邏輯的言論還是大有市場。反正面對權威，不論是真是偽，大家都會立即腿軟。**

不合邏輯的言論之所以有市場，是因為華人文科教育當中非常怪異地完全把邏輯排斥出去。一大堆談歷史和社會的人，一輩子都沒受過邏輯教育。卻隨便使用邏輯一詞，把自己覺得對的就說成「合邏輯」，建立現在這種教育形態必須大幅檢討。

結果產生一堆又臭又長的文章，去不斷的循環論證。所以變成長文世界。

我們常說大部份人愚蠢所以他們需要統治者，但我們的教育本身卻從不注意怎樣將愚蠢變聰明。

**一般的邏輯並不複雜，只有幾條重要的律。華人有那麼多時間去教授一堆忠黨愛國的東西，卻沒有時間去教導那幾條律。**

之所以我們說政客無恥，為何不想想，問題是在於不無恥(有恥)的政客無法說服我們？

有恥的政客總是會告訴你一些不中聽的東西，無恥的政客會告訴你，社會必然會越來安定繁榮



未來經濟一片大好。

某程度上，之所以政客無恥，是因為人民本身也喜歡無恥的政客。

既得利益者不少也是邏輯薄弱，他們並非故意對付你，而是他們也不知道怎樣教自己的子女。他們是連自己也迷失其中。

(這樣的教育制度下，) 統治者自己也會越變越蠢。

我們不習慣邏輯思考，事實上，教科書在小學竟然沒教邏輯。

邏輯應該是德育的一部份。

我認為這應該在較少的時候教育，而且視為最基礎的教育，因為他是讓人辨別是非和真偽的基本知識，這和語文、認字，是同等重要的。

### 不重賞賜

社會經濟的改變，和上進機會的停滯，是問題的遠因。一個人認真努力的練好品性和讀好書，等著他的卻不是機會，而是更多的貶低和無奈。這社會懲罰和妨礙努力上進的人，獎勵耍賴和自私的人，結果也反映在學生的心理上。品性良好努力的人，只會被覺得是辛苦命，學生只會覺得他們的生命根本不值得羨慕。

### 否定一個人的價值

我們的文化並不鼓勵我們盡量欣賞每一個人，也就是說，掃街的掃得認真，不欣賞，學問做得好不欣賞，程式寫得好，不欣賞。一切有成就的人或者努力的人，盡可能挑出一些東西去鄙視。假設甚麼都挑不出來，他就一定是偽君子。

看著別人有成就，我們社會傾向找出「他沒甚麼了不起」的理由。

看著別人失敗，我們更是額手稱慶，你要冒高險你失敗你該死。

最終我們不欣賞人的一切理想，唯有會畏懼，渴望擁有，崇拜的就只剩下純粹而不可能否定的力量：不論是暴力，權力或者錢。否定了這三者以外的一切價值。

### 鼓吹集體主義思想

對於歸屬感的培養和重視，華人可謂是十分低落的，或者說，根本一整個政策就相當的無視歸屬感。在政策上也很欠缺寬容，甚至我覺得教育政策上有意無意地，根本就很壓抑歸屬感的培養。

比方說校際比賽的時候，往往不鼓勵學生自發去支持，要不就是完全無視，要不就是強迫性(即是學校強行組織學生應援)，這些都無視培養歸屬感的。

另外，欠缺母語教育(這點似乎中港臺都一樣，或者香港好一點)，使學生在產生對自己所屬地區語族的並沒有被正式認同，也引致了很多人都會把通用外語(例如國語，英語)當成高級語言，而把自己的母語視為二流的語言，或者方言。也培養了一種崇外的價值觀。

不肯定母語的價值，甚至視為溝通的阻礙，這引伸到更多的價值觀衝突。這會妨礙歸屬感的培養，因為歸屬感是排他的，如果你要強化某種歸屬感，就難免弱化另一種歸屬感。讓每人能擁有自己有而別人沒有的東西，並肯定其價值，是培養歸屬感的重要元素，但華人教育界或者整個社會，在這點上根本就是抗拒。

明顯地，我們的教育傾向似乎是不尊重個體差異的，我們總希望歸一化，讓孩子變得「和其他孩子一樣」，不贊成標奇立異或者太有個性，同樣也不希望自己的孩子的文化和語言和其他人有甚麼分別。而這樣的教育哲學，就產生了一群歸屬感薄弱的人，簡單一點，就算孩子自少慣用左手，我們還是硬要改成右手。

這樣歸屬感當然薄弱，因為「自我」其實大部份被消除了，人不過是「群體」的一員，但這並不等於大家都為群體而團結，相反，只是培養了一種狐假虎威的個性，期望群體的成就能夠為個人帶來利益。

(如欲瞭解 教育如何改變社會的階級流動，請參閱 附錄 “教育與社會的流動性” – p.112)

## 社會運動 – 英雄主義的禍害

談到六四…我說**憤青和民運人仕，其實是同一個來源。都是指向一件事，在今天的網絡語言中「不惜一切也要統一」，或者「革命不是請客吃飯」，可以發覺到其實都是同一個心態，就是大家對於流血這件事，在發生之前，是有相當的熱衷的。對於任何不指向以武力的行為，你會很常發現大家其實心理上還是鄙視或者看不起，多數會出言嘲諷。**

在心理上，**大家期望出現，及欣賞的，還是武力的革命這件事。而不流血革命這種事情，則傾向認為是可笑，不可能，不切實際的。**

**先是相信武力萬能，非武力無能，然後又體現到武力不可能屬於自己，最終形成的就是大家覺得反而墮落了的犬儒心理。因為這樣的想法，只會產生一個結論：除了依附既成權力之外，沒有任何政治理念是合理的**

**一切事情的原因，是在於中國大陸，是一個「英雄教育」的架構。**

這是學生的反應源頭，源自對英雄的景仰，對於非英雄的鄙視。使事情多數會走向激化  
學生所做的就是這樣的事情，使用強硬的態度

從一開始的策劃當中就沒有想退路的問題，只要這正確能去到最後，自身就是正確，而且是英雄，這個的吸引力對參與者非常大。這也是為何會產生興奮狀態的原因，**因為大家根本一開始想的事情，就不是怎樣去 bargain，相反只是借 bargain 為形式，去取得一個最終的全盤勝利，可是那個勝利是甚麼，當事人也說不出來。**

要說他們是謀求私利，那應該是錯的，事實上大家在鄙視謀自己利益這件事時，卻不意識到**「追求固定目標，謀求自己利益」是一種理性的行為。因為這樣的人才知道甚麼時候見好就收，容易達成共識。**

而民運人仕求的不是可見的「利益」，而是不可見，不明確的「勝利」，民運人仕是「求勝」而不是求利。這使問題變得很難解決，**因為你不知道他們要求的到底是甚麼，他們也沒想過他們要求的是甚麼，只是想要事情發展到他們覺得自己贏了，但事情該怎發展才是自己贏了？這是英雄教育會帶來的事情。**

**今天說「統一了臺灣中國自然會變得更強」，其實和當時「民主了中國會變得更好」是同一件事的變種，有前者思想的人，對於臺灣的作用以及怎樣去運用臺灣沒甚麼想法，想的是「要了再算」。**

而民運人仕想的也是那樣，到底民主怎樣反腐敗？誰提出過？對於民主的想法也是「要了再算」，甚至是怎樣實行，也沒有提出，而打算把這件事交給別人——也就是共產黨去想去處理。

重點並不是要達成甚麼，而是要感到勝利。所以這是大家變得那麼興奮以及到處爭取話語權

的原因，說的話也很大，因為想的事情太大。

如果說，解放臺灣，要犧牲十萬人，會有多少人說好？我想說好的人應該不會太少。可是如果說到解放臺灣「你和你的家人朋友要拿槍當前鋒部隊登陸」這麼切實的時候，大家是否真的又會這樣不惜犧牲？民運人仕面對的就是同樣的心理問題，革命是要流血的，但他們很遲才意識到革命要流的是誰的血的問題。雖然很荒謬卻是常見的參與者心理。

所以我不認為是領袖不爭氣，因為不是領導的人的問題，而是被領導的人的問題，換一個用利益去想事情的人去當領袖，就可以有更好的效果，可是，這樣的人當領袖，大家在那心理下，會讓他當領袖嗎？

所以最終多少會選出一個像柴玲的人當領袖的…

去到今天事情有改善嗎？其實我不認為去到今天，再來一次六四，學生的反應會有甚麼不同，不過我想中央政府的反應就應該會有分別…

## 革命與憤青 – 暴力的破壞性

### 革命的暴力性

別說戰爭時期，就算是盛平時期的今天，有多少人對於自己看不過眼的問題，都是採取「如果那些人死光或者用槍迫他們做就沒問題了」的態度？這種壞人都死光，天下就太平的想法，是人類最基礎的想法。當很多事情想來想去都想不到解決方法的時候，暴力就會被相信為解決方法。

同理，戰爭也一樣，看看前南斯拉夫的戰爭就懂了，很多時戰爭就是把社會發展出現的問題，去到完全沒辦法解釋怎解決時，就直接歸究在「壞人」身上，然後就要去打倒「壞人」。猶太人是不是德國的問題，這不重要，重要的是希特勒讓德國人在生活諸事不順的時候，將這先遷怒猶太人，再把這歸究於外國。

### 製造憤青的有利條件

環境導致憤青，憤青不太製造環境。

畢竟回頭看的話，你會發覺，像日本和德國的憤青抬頭，前提就是經濟上他們陷入一些不可解救的困境。人類這種生物，一旦生活安穩經濟上也沒甚麼好憂慮的，也不容易走向極端。

但是長期處於沉重生存壓力底下的人，他們走向憤青是因為他們走向其他方向，都不是出路。

所謂的有志難伸，是形成憤青最大的要素。

前題還是經濟，經濟走向不健康的道路是遠因，但這也是最難解決的問題，在大景氣蕭條，大家生活困苦中，完全無動於衷的富人，不管他是地主，資本家還是官僚。這些會是憤青的溫床，但你說要打倒他們的話-----那你就已經走向憤青那一邊了。

如果經濟的問題沒有一個可行的出路，社會就只會遊離在無能衰敗，或者憤青治國兩個極端之一。

### 憤青的政治押注心態

其實去到今時今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背後，還是一直被憤青用力地捅。

甚麼人都可以得罪，就是不敢得罪憤青，因為第一，憤青是會傳染的，不論是用文學的方式，討論的方式，教育的方式，電視的方式都會傳染。不要以為任何的思想控制或者傳媒控制能控下來，你或者可以防止民主自由的思想散佈，但絕不可能阻止憤青思想的散佈。

因為憤青的基本就是將自己遇到的一切不快都歸究於「外敵」，至於原因是不是外敵，都是死無對證，所以成為憤青是容易的，脫離(仇恨)是難的。因為你得要證明給自己看，問題不源自那所謂的外敵…國家強弱是沒關係的。

憤青的願望就是等待國家強大，然後強大得讓他們足夠去犯一次夠大的過錯。而當然一個國家有機會強大才會有憤青，而這些憤青期待的是累積多些資本，以便一次燒掉，打個比方就是說，去麥當奴打工十年，把儲起來的錢拿去賭場豪賭。

如果贏了，他們會賭得更大，直至賭輸為止。這是孫子兵法說過的，百戰百勝者，國家必亡。因為越贏的國家國民越有信心去打仗(日本已表演一次給大家看)，他們認為自己過去贏了，現在在贏，將來更會贏，當然，孫子是對的，這樣玩的人有多少本錢還是會完蛋。

只有輸一次大的，讓大家長期心灰意冷，把憤青的一切希望都在長遠而沒有機會達成的等待中粉碎。充份理解到自己不只是弱，而且可見將來都不會強。絕對崛起不起。

(二戰時很熱血的日本兵，天皇跑出來玉音時都心碎了)

當憤青的理想全部滅，覺得國家不再能崛起後。通常反而那些國家就開始有救，這樣的事情真的是屢見不鮮。

我倒覺得很簡單，一個國家只要少了一堆覺得自己永遠是對的憂國騎士團壓住其他人說話，就會變得理智一點。

### 革命的成因及參與性

一大群渴望利益和安定的小民，小部份致富的權貴，他們對於革命沒興趣而且麻木。他們希望在體制裡得到權力並安穩過下去。但最後的結果，反而是他們這種心態和行為，導致了革命的爆發。

因此，革命，並不需要很多人的支持。也不會，及不需要很有秩序，甚至根本沒有收拾殘局的能力。他並不如那些影視書本一樣，是一種全民參加的激情運動。大量麻木而沒有想法的民眾，當他們突然利益受到大規模的影響時，他們就會突然稱自己為革命，即使他們完全不懂革命是甚麼。

### 憤青是不可信，政治不應帶暴力性

其實我從憤青眼中看不到人類未來的幸福，他們說自己愛國，希望中國強大，版圖去到哪裡，打敗誰，屈服誰。萬國來朝。可是他們對於怎樣令人類幸福，給予全體人類一種怎樣的思想，怎樣的體制，怎樣的道德。以怎樣的技術，解決人類和自然面對的甚麼問題，都完全不關心。

他們並不真的愛國，他們只是要求別人向國家犧牲和屈服，而不是自己默默地為國家犧牲，他們只是霸權主義，只是在這國家搞不清楚霸權主義和愛國的分別。

充滿仇恨與破壞的政治觀只會造就一個黑暗的未來，他們成功也只會建立一個黑暗的國家，政治是應該建立在對萬物、自然、人類、文明、自由與生命的熱愛上...

(如欲瞭解 日本戰前憤青對社會的影響，請參閱 附錄 “日本憤青與侵華戰” - p.97)



## 香港的政黨起源

在 1960-1970 年的香港，政治條件頗為惡劣。

當年國民黨和共產黨在香港爭鬥甚烈，而文革使六七暴動產生。既然你知道有付費暴徒這回事就知道這背後涉及的是中國大陸的政治變動，一整個六七十年代，香港都有隨時被軍事攻擊的危險。而英國也有用原子彈反擊的計劃，所以當年的香港人，一直都覺得有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危機。

現在香港的泛民主派，或者本土勢力，基本上在幼年期都是中共扶植的，可以參考一下香港的舊雜誌如「七十年代」，當年還被臺灣視為匪刊，所以本土派在當時基本上不存在。只有親英，親臺(國民黨)，親共三大派別。本土意識的大幅增加是七十年代之後的事情，真正意義上的「香港人」是那時候才產生的。

## 香港民主派的發展概論

香港的民主派本來就跟老左同源，只是六四事件使他們大分裂而已。

有些意識形態問題沒有辦法擺脫，很多事情都無法從香港的利益立場出發。這是我說，香港早晚會形成法西斯的原因。那其實就是彌補了現時泛民主派在「香港立場」上的無能為力。

六四的時候左派分裂產生了泛民主派。港英時期這幫人是左派，也就是共產黨。很多現在的政治人物都是左派工運出身的。

## 香港左派的發展概論

本地左派就像現在的泛民主派一樣，太多不同想法的人聚在一起，有不滿的工人，有愛國主義者，有匪徒，有投機者，也有本土民族主義者，有二世祖。

極左是無法打壓的，有窮人就有極左。窮人占了多數的社會，極左的生存空間就占了這麼大。

香港有極左人仕，他們沒有勢力。因為他們還未學懂組織勢力。

那是因為香港的左派長久都太依賴中國共產黨，灌輸他們意識形態和一切的協助，變得欠缺獨立生存的能力。不能斷奶的話，又談何成功呢？

香港早晚會產生新的左派，真正的左派是從貧窮中產生的，而香港再富有，還是不斷補充新的窮人。至於之前的那些，只是偽左。

馬克思其實說對了很多事情，他有很多觀察是很正確的，他的問題是對事情的發展的預估錯誤而已。

## 香港今昔民主運動的死症

(以下三段是“明日過後”網友的見解)

民主派親中是死症，由來已久，難以擺脫。只要親中，香港的利益被犧牲是不可避免的。民主派很多人都在道德上無可厚非，然而，在政治上，不從自己選民利益出發的團體有何存在的必要呢？民主派根在香港，而不是中國，香港人才是民主派的立足之地，美麗中國只是他們童年開始被灌輸的理智牢籠。

這就是香港民主運動先天不足之處，一開始就與“愛國”混在一起，主要參與力量是愛國左派很多領導者深受共產黨的影響。他們沒有“香港人”的主體認同，而是站在“中國人”的立場上反對港英殖民政府，屬於中國民族主義者反殖民鬥爭的延續，意識形態上依靠的是愛國心和左派的福利主義。這些中國民族主義者雖然在某事件後與北京分道揚鑣，但無法擺脫大中國意識形態，對“香港人”身份一直沒有清晰的定位，無法與“其他中國人”做出區隔。他們對某黨有戒心，但一直以來對“中國”沒有抵抗力，民族大義一壓下來，民主理念就四肢癱瘓。

香港的民主派由於擁抱大中國一統論，他們被逼被中共及中共殖民主義挾持，在香港本土利益受損的時候，民主派（特別是民主黨）是不會出聲抗議的。香港人從來沒學習過如何為自己做主，香港滿足於經濟城市的角色，以遠離政治為榮。同時，香港人的大中華意識出奇地濃厚，本地媒體和中文學校幾十年來一直灌輸廉價而歪曲的民族感情，致使民眾在爭取民主時被民族主義綁架。把自己看作一個獨立自主有獨特文化傳統地方，這是爭取民主權利的邏輯起點，你與別人不同，所以你想為自己做主。這種不同，不僅是經濟水平的不同，更為重要的是群體認同。

中國是難以改變的，沒有幾十年上百年的折騰不可能成功，想要改變中國的結果都是被中國改變。保存自己，然後靜觀其變才是正路，而不是毫無保留地投懷送抱。

## 香港人概念的歷史發展

### 香港早期的英治概況

...英國管治香港的方式是華洋分隔，洋人的部份，就像一般英國殖民地般建設，有他們要的設施和建築物。並聚居於半山之上，但他們的邊界是開放的，華人當初和中國大陸是自由出入的而他們就居住在山下的華人村落。基本上英國人不會理華人的事情，大清律例照樣生效。

當初英國對華人的管治只有香港警隊，那是一個很小型的殖民地警察團體，從治安到消防一手包辦。總之，英國的態度就對其他殖民地一樣：沒必要不干涉原居民的生活。

當初接受香港時，英國便發出告示，香港的管治方針是：

1. 香港是不抽稅，自由讓各國貿易的港口

2. 尊重當地華人的生活習慣

直至太平天國起事，很多南方的商人為逃避戰禍，逃難到香港，而他們又聘用廣東和福建的華工，落地歸根，導致香港的人口開始激增。當時香港就自然發展為轉口港 (因此，有幾種常見誤解，特別是中國大陸經常認為香港是靠轉口貿易富裕起來的)，人口開始達十萬人以上。香港是自由港，也就是大家都可以不分華洋隨便做生意，加上初期香港殖民地是沒有收稅的，因此商業是在放任的環境下發達起來。

然則，**華人社區是無規劃的，隨華人自己任意發展的，所以出現了嚴重的衛生問題。**導致了傳染病，傳染病不僅只影響華人，也影響英國人，因為這原因，英國政府才開始介入華人社區的管治。

其中重要的改變，包括 1865 年修訂的訓令，使香港法律對人人平等。原本香港法律針對華人的條文全部不得批准施行，這是日後香港法治的基石。

第二是市政局，其職能類似議會，主要是針對香港市的諸種公共衛生等實務問題而產生選舉議會。

以及發展各項基本的公共事務，例如煤氣，電力，淡水供應等，**對於英國人而言，保持華人社區衛生是最重要的。**這是典型的殖民地政策，**不過正是因為這是非常實務性**，而不是基於任何意識形態的，**因此構成了香港政府的務實作風。**

**總括來說，英國的做法，就是能不管的東西就不管**，因為滿清管不了，英國不想管。所以不論是知識或者商業，都在香港自由的傳播。也是日後變成了世界最自由經濟體的原因，**與其說香港人被英國人管得高興，不如說，對於華人而言，這是歷史上極少數可以視統治者於無物的狀態**

## 香港難民身份

**香港很久不在中國統治下，也就是一百五十年歷史，其實比起地球上任何華人政權都要古老。**問題是，大部份香港人，都不是一直陪伴著這歷史成長的，培養其身份認同沒有一百五十年，往往只有幾十年，甚至十幾年。

因香港是個難民社會，從中國大陸，印度，越南，各地的難民佔了香港絕大部份的人口 (香港的人口在二戰後擴張了幾倍)，很多落地生根都只有兩三代，所以他們本來帶有的想法也被同時

帶來香港，這往往是有一定的政治背景的。

另一方面，就是源自香港的教育，香港的教育沒有由官方統一的觀念和意識形態，因為香港的辦學政策是官民各半，辦學團體有權在他們的教育中，滲入其觀念。而香港的辦學團體，有宗教團體，工業聯會，宗親會，學術團體，政治團體（如左派學校）等，從佛教到天主教到伊斯蘭教都有，自然不同的中學生所受的想法影響也十分的不同。

這產生了香港非常多樣化的想法和立場，而且走得非常極端。很少有人能夠找到跟自己想法完全相同的人，每人都或多或少有些衝突，而且身份認同也處於相當混亂的時期，「中國人」和「香港人」的身份慢慢的對立了起來，特別是這個中國，不論在文化，思想，理念上，和香港有很大的出入時，這個對立就更明顯。

香港人這意識才剛剛形成，但沒有代表的人物，也沒有代表的團體，變得似有若無地存在。

但也許，將來漸漸會覺醒吧，我不清楚，但我相信是會的，有些東西真的割裂了，就很難破鏡重圓。

## 廣府話的發展

其實在五十年代的香港，語言並不像今天一般統一，當時香港的人口以倍數增長，來源南北都有。所以語言也是南北皆有，客家話，上海話，潮汕話都有一定的地位，況且也有來自天津，北平一帶的人，那時香港是多語言的。

在地理上新界原本是客家人的區域，不過也不是只住了客家人，因為當地也有蜆家人，我之前考察過的例如荃灣的海壩村，三棟屋，西貢的鹽田仔，都是有名的客家村。而且在建築上和梅縣的客家人十分的相似。

廣府語的興起是義務教育推行之後導致的，香港政府雖然並沒有所謂的「國語」政策，但香港政府的作風一向都是「做而不說」，六十年代開始的義務教育，香港政府的內定國語就是「廣府語」。

這個政策的原因是六七暴動，因為暴動的發生，使英國調整了對香港的政策，原本英國人把香港視為自由港，對於移民來者不拒之餘，同時也認為那些難民只是暫住者，應該會在情況安定之下，回去他們的故鄉。所以對於這城市沒有長遠的規劃，特別是文化上採取的不干涉的放任主義。幾無文化政策。

這當然也源自中共征服香港這個可能性。經營的看法也只是見一步走一步。

直至文化大革命使這情況產生本質上的變化，首先文化大革命的出現使很多人由原本打算短期居留變成不能或不想再回去，第二是文化大革命又促使了新一波的難民潮。文化大革命伴隨的六七暴動，使香港這個毫無團結性甚至互相各自為政的難民產生警號。

周恩來方面發言要暴動結束而結束，同時也有了香港在短期裡不會被解放的默契，而變成了不願接受文革的人的避難所，明顯地，情況導致了落到香港的人已經不能算是過客，而是定居者。這樣就不再能把香港當成一個「大難民營」去管理，而要當成一個要長遠發展的社會去管理。

香港政府從那個時候開始，政策有大幅度的改變，大規模的建設公共房屋，長久將居民安置下來。推行普及教育，不僅是提升人口質素，更重要的是進行「身份建構」的工作，也就是產生一種「新的人種」，具有比以前強大的向心力，統一的自我認同，歸屬感，相同的文化和思想特質。並在當時大力推展工業化，強化和東南亞與日本的貿易網，建設海水化淡廠，減少對於中國大陸經濟和轉口的依賴，這些全都是把香港從自由港轉成一個長遠經營的地方。

廣府話就是被選中成為其實際的國語，也是在當時開始，把廣府話稱為「廣東話」，自然廣東不只有廣府話，把廣府話稱為廣東話就有著安定廣府人作為香港社會文化上的中堅力量的作用，簡單來說，就是把廣府人當成香港的主流民族，並將所有難民的後代都同化，作為協助英國統治的力量。

在當時還有在香港的電影中，規定加入中英文字幕的政策，還有把中文定為官方語言（但這個叫「中文」的官方語言，實際上就是粵語，而不是普通話或中華民國的國語），這些都是塑造廣府話成為香港的正式國語的措施。提供一個良好的文化環境，也是香港粵語片當時興起的原因。

至於客家話的沒落，也有政策的背景原因，那就是英國人給予香港的原居民優厚的條件讓他們離開香港，移民英國，在當時當香港的原居民移民英國是很容易的事情，這些對英國的移民有時可以是一整條村大部份人都離開，當然他們還保留在香港的物業和土地，但文化影響就離開了。這巧妙地掃除了英國人在香港建立一個廣府文化的障礙。

當然並不是所有人都走了，所以香港的廣東話，其實是以廣府話為骨幹，混合潮汕，客家，以及各外省的話混合而成的其中一種廣府方言，其中受各種語言的影響都有，例如我之前用「伯娘」的稱呼便是影響之一。

而在這世代成長之後，所有外省語言和客家話，都因此而沒落，新世代的香港人都使用粵語，然而，香港的粵語文化建立其實也是另一種文化殖民，而不是一種文化保護。在殖民地政策來說，這是十分罕見的，因為英國根本就是用民族主義和民族建構的方式，去建立「說粵語的香港人」。

這種提倡本土意識的做法在殖民統治中其實是有利的，因為這很可能會引致最終的殖民地獨



**立運動**，但香港的情況很特殊，因為香港長期面臨的壓力都是受大陸吞併。而香港的人口組成都是難人居多，結果為了自保，**這運動反而沒有形成香港對英國的離心力，而變成香港社會安定下來和經濟發展的基石。將一群無根的難民改造成根植香港的「市民」。**

但為何不把客家話當成國語？而使用廣府話？這是因為能夠做到這點，本身就 and 之前廣東的本土力量強大有關係，早在清末開始，廣東的本土文化的力量就不斷的增強，直至民初時期產生了粵系軍閥為一個頂峰。在當時的粵語文章寫作已很繁榮，而且現在你們看到的粵語字也是在當時開發並大量使用，也就是說，**其實香港政府是借用了過往廣東文化已積存的資本而已英國相中的是廣府語的海外勢力、經濟力量、文化力量。**

在之前聽教授說過曾到過臺灣參加臺語文字的會議，被問及為何粵語的粵語文字這麼發達，臺語文字的推行卻不容易萌芽這點時，其原因就是這歷史和人才的積累差別。

另一方面，廣府雖說佔領了香港，但潮汕人在新加坡，泰國等地也有一片天下。況且閩南語和潮汕語有近親的關係，閩南語的生存也能同時強化潮汕語的力量。

**廣東話的強勢背後是有香港政府在背書，才超越了華南地區的其他語言-----香港是以政府資源去推廣粵語，更建立了粵語字庫等，都是借用粵語文化的軀殼作為資源，而客家文化則沒有粵語文化這麼幸運，能擁有一個屬於自己的政府甚至國家。**

沒有傳媒，教育上的全面支援，客家文化的發展只能靠民間資源，這是一種非戰之罪。客家文化不存，則客家人其實也會被同化，自然地**血統是保留不了文化的。**

所以其實「廣東話」是指這個混合了多種外語的粵語，反而正宗廣州的是「廣府話」，而雖然廣東話的名聲較大，事實倒是廣東話乃廣府話的方言。

## 英國殖民時期的統治模式

以香港為例，**香港人支持英國統治，對於中國大陸有很大的恐懼，這點可說頗為聞名。**但是，不能忘了的是，在香港六十年代曾經有過一次暴動，雖然被稱為「左派暴動」，左派是利用這次暴動沒錯，但香港一樣有對英國人的怨言。

當年的香港和你們所知今天的香港並不一樣，今天的香港是亞洲最廉潔的城市之一，當年的香港卻完全是第三世界國家形式的賄賂腐敗橫行。



而英國派來的官僚質素就比較好嗎？不，英國人來到香港，自然地也入鄉隨俗，與民同樂地加入這個腐敗貪污網中，獲取暴利。其中最出名的就是葛柏，他是一個前英國警員，來香港成為指揮官之後，財產因此暴漲。八卦是，這位葛柏當年被稱為「香港鰲拜」。

今天的香港生活環境已經不怎樣好，當年的香港生活環境更差，十餘平方的套房擠上六七個人一張兩層床住了一家人，這種事情很常見。家裡的空間根本完全擠到不能動，而外面的工作，辛苦又低薪，一天要兼兩三份職，我小時候就見識過這種極其惡劣的生活環境。

當年政府建造的華富新村，其招徠的宣傳語是：「有獨立廁所」，可見香港人是活在甚麼環境下。

會形成這樣的香港，是因為對於英國人來說，香港是殖民地，而英國人經營殖民地的態度是殖民地是用來牟利的。香港人對於英國人的關係，不過就是僱工和僱主的關係，你可以想像這能有多友好。

英國人對香港人的態度更像是「莫不關心」，那會是一群很方便隨時可供投資和動用的勞工，但他們的事情英國人不想管。所以國共雙方在香港都樹立了很多勢力，而這些勢力的對抗更激化了香港社會的對立。

這就是今天不少香港人很懷念的前殖民統治，比起壓迫和屠殺，殖民宗主國與殖民地的關係，更貼切的說法是「建立在利益之上的無情關係」，壓迫和屠殺，不過就是這種利益政治的延伸。

問題是暴動引致了甚麼後續，英國作為老牌的殖民帝國，他們的經驗在於處理這些問題。暴動引致的是英國政府把很多本土的經驗，搬來香港，在暴動之後，香港加強了免費教育，公共房屋建設，公共醫療和廉政公署。

為了對抗國共雙方意識形態的衝擊，英國決定引入了國族主義，但那不是忠於英皇，或者忠於中國。而是建立起另一個身份，那叫作「香港人」，今天香港人強烈的自體意識，是源自從當時起的塑造。香港人意識就是強調，香港人，活得比起香港四週的人都更好，更自由。

這種意識形態的建立，使英國找到了一個新的身份，英國由殖民宗主國這個令人厭惡的身份，轉為「自由香港的保護者」。在同時期的中國大陸和臺灣，一面正在文化大革命，另一面正在長期戒嚴，香港人如果要跟英國人比較，可說英國人一直在壓榨香港人，可是當回望四週的近鄰是怎樣活的時候，又慶幸自己的景況。

感念宗主國，並不是因為宗主國對自己真的很好，如果香港人要將自己和英國人去比，一定覺得英國人對殖民有差別待遇。

但當香港人比較的對象並不是英國本土的人，而是比自己的景況更惡劣的人民時，那香港人就會感謝自己活在英國人的統治之下。所以，那是比較對象的問題。

並不是因為殖民政府有甚麼好，殖民政府無情，冷漠，自私，陰險。  
但非殖民政府也是殘酷，暴戾。

當兩害取其輕時，自然民怨就會較少了，不是殖民政府做得好，而是殖民地外的世界更可怕。

(若要更多了解英國殖民地的運作，請參閱附錄 “英國全球的殖民統治” – p.102)

## 大香港主義發展 香港的國族主義

香港的國族建構是很後期的事情，在七十年代才開始。

在此之前，不論是政府或者是人民，都只是把這當成借來的地方，香港政府對於大陸不時的政治風波，都有做好隨時可能要放棄的準備。而香港的人民，只是想在這裡快速賺足夠的錢，移去一個安全的國家，去避免身陷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前線。

但這樣的社會自然地是走向壓迫，不通人性，因為大家只在想錢。最後引發的是六七年的香港暴動，除卻文革的影響外，暴動的成因莫過於大家不認為香港是家。這個年代之後，香港才正式的國族建構，因為英國政府了解到，香港已經發展成不可能再當成「自由港」去管理的地方。

香港人如果不愛香港，香港就不可能再維持下去。

香港人要視香港為自己的東西，香港才有未來。如果香港人視香港為一個暫居地，就只會破壞毀滅，榨乾這裡，引發更多的暴亂…

英國在香港的國族化是只做不說的，英國人從沒有說過香港是一個國家，也沒有教育過香港人香港是一個國家，但是，你可以察覺到香港人的行為和思想，是無異於自成一國的。

## 香港人的定義及條件

…香港人大部份都是來自大陸，身份是難民，會成為難民，本來就是為了逃避霸權政治而來的。這跟源頭沒關係，香港人的源頭，從中國的南北，從日本，從印度、越南，從西方各國都有，形成這民族的並不是單純的血緣，而是某種共同的心理。

一些香港人有共鳴的歌曲，例如「香港。香港」，「獅子山下」，都反映了這種心理。香港的精神用四個字來形容，便是「同舟共濟」，大家都是拋離了故鄉，夢想找尋一處自由的樂土，而香港恰好的滿足了這條件。

拋棄了過往的身份，決定在此建立新的故鄉，落葉歸根，大家雖然有矛盾，雖然貧窮，但至少能各自做自己喜歡的事，能得到安全，而希望這安全和自由能夠永久下去的意識。就組成了香港人，因此，對文化和宗教上有很大的包容，容許大部份語言和信仰的存在，也很少人去干涉別人的語言和信仰，這是因為大家愛惜的便是這自由。

任何認同這個理想的人，只要來到香港，都會被視為香港人。

殖民產生社會變化，因為那不可能再用以前的方式生活，很多人來香港之前能靠農村生活，但來到香港就不可能了。被迫改變了思想和生活方式，因此殖民往往產生新的觀念和想法，而且追求自由。

這樣就產生了殖民地和祖國思想上的分歧。

會支持香港獨立的人，就是那些沒有別的國籍的人，因為香港是他們僅有的土地。

懷念英國的人，多數是曾經歷過那種安全感，而現在卻不擁有外國護照的人。「英國」只是圖騰而已，大家不想這麼多費舌唇的，解釋自己需要的是甚麼，便拿英國當成那一切的代表。

擁有外國護照的人，他們已有安全感，這個城市的未來已和他們脫勾，自然也選擇簡單，他們可以選擇無條件的支持中央政府，因為就算中央政府犧牲香港多少，他們也可以一走了之。

但有得選擇的人，就不會熱衷於獨立吧？

## 香港昔日的大中華主義

(明日之後的文章)

未被中國重新佔領之前，港人也是看不起大陸人，畢竟各方面都優於大陸，看不起歸看不起，多數港人還是將自己看作中國人的一員，對大陸發生的事情還有感同身受的同理心，很多時候出錢出力幫助大陸人。水災、地震、那年的政變，香港都沒有處身其外。他們當時相信，深圳河的北面才是自己的根。

一方面，大量第一代移民在大陸還有父老鄉親，鄉土情未斷；另一方面，南下知識分子控制了香港中文教育界和中文傳媒，成功“教育”香港華人社會認同中國人身份；再有，英國人從未想過將香港人同化成英國人，這個“殖民地”只是英國商貿中轉站。港英政府任由中國南下知識分子和國共兩方勢力在香港角逐人心，你可以在中文教科書裏寫

“國父孫中山”，可以公開慶祝毛主席或蔣公誕辰，可以拿北京或臺北的錢組織各種聯合會，不管你們，別太亂（如六七暴動）就行了。

普通香港人沒有選擇，因為你不會真的成為英國人，你又未產生香港文化身份認同，生活壓力

使得你不會去考慮那些抽象的問題，有餘暇去想的受教育階層又被南下文人統治了大腦，這大腦裏的統戰已經進行幾十年了。

真是世事如棋，當初香港人和大陸人一起聲討台獨，一起唾罵民進黨，現在，年輕一代香港人卻開始理解民進黨了。國民黨當初與我黨(=共產黨)惡鬥幾十年，現在竟然聯合制台，民進黨反而成了最支持海內外民主派人士的政團。

## 大中華主義與大香港主義的迷思

香港開始正視「香港並非只有華人」的問題，就使事情變得更顯然。其中最近談大中華主義的國民教育時，TVB 的主播員叫作利君雅，原名名稱 Nabela Qoser，是巴基斯坦血緣的香港人，能夠說流利的粵語，她成為主播，以及像喬寶寶這種非華人但說粵語的演員崛起等，都在香港展現出一個問題：「不是華人的香港身份認同。」

即使膚色不同，懂說粵語的他們對於香港人來說，較為可親。難以否認其香港人的身份。

南亞人口的數量不斷增加。他們很會生，我家附近的公共屋村，在街上看到南亞人的比率差不多去到四份一以上，兒童為甚，我在教師時已經教過「整班都是印巴人的班級」(七年前=2005)。所以我當時已預期到，南亞人口在香港的影響力會不斷提升。現在去到我樓下的衣服店，店主都是南亞人還提供「南亞美術教育服務」。我住的是葵青區，根據統計就是香港南亞人口比率最高的地區。

南亞人口的增加，以及他們在香港同化速度很快。引致了以血緣和膚色區別身份的理论被產生懷疑，六年前(=2006)的統計，南亞人在香港所佔人口已超越三十萬，去到今天已不知增加多少。就連漫畫古惑仔裡的新黑社會都引入了南亞人為角色。這也是「文化論」抬頭的背後原因之一，過去的血緣論他們先天就站在沒可能接受的立場。

當然不可能所有香港人都抱同一立場，我也敢說，所有香港人所受的初期教育，都是大中華主義教育。我小學時，就已經教我，「梅花是我國的國心，我們像冬梅一樣的堅忍」，但是隨著成長，教科書的八股和現實情況是有明顯的出入的，教科書不會告訴你為何你鄰居是巴基斯坦人，當了教師當你面對一群看起來怎看都像印度人的學生時，你又怎樣去坦然地跟他們說，「你們是炎黃子孫」？當年，他們說粵語很難學，但他們在努力在學，我也要對他們的努力給予鼓勵。

我當年跟我那些南亞學生說，「你們喜歡成為甚麼人，肯為這個身份而付出，你們就是甚麼人。」，也許當年的學生今天就選擇了香港人這身份也說不定，我不知道。可想而知，並不是每一個香港人都會面對這種環境，天天拿自己是中國人罵其他人數典忘祖的也大有人在，但他們沒教過南亞學生，沒幾個南亞的朋友，我有這些學生，我有這些朋友。所以我的想法無法跟他們一樣。



## 移民的決擇

其實我一直不明白，為何要移民，而不是把那些人踢回福洲賣鴨蛋。

其實就像美國人一樣，美國在獨立前後，移民都占很大的比例，真正的問題在於，移民是為了建立新的根，新的身份，還是只是保留舊有身份找一個暫住所？我想人早晚也要想找一個地方落葉歸根的。即使是猶太人也會這樣想。

是的，這也是每一個上一代的香港人，變成香港人的最後一步，就是知道了，也沒有別的地方可以回去了。上海人來到香港，回到上海，上海已不是自己所知的上海，就只有香港了。這是我們的土地，我們的文化，我們的社會，我們的根。不屬於任何其他人的。

這麼困難才在種下一株自由，法治和安康的幼苗，好好培育的話，將會成為一根新的大樹。還是愚蠢地當芽菜拔下來給豬吃掉呢？

為了子女選擇的是移民而不是讓社會變得更好，我真的很懷疑到底這世界為何還需要有政府和政治？拿來幹什麼的？

基本上我最不接受的是，在教育政策呼風喚雨的官僚，自己把子女弄了去外國讀書，那不就是你自己都信不過自己的教育政策嗎？做軟件有所謂 eat your own dogfood，也就是你自己造的東西你自己也不用，你還巴望別人會認同？

你想想香港的政府是什麼？是做教育的官僚，自己把兒女送去外國讀書。你很難要求連心都不在這裏的為這裏做些什麼東西。

二三十年後，香港要成為和平公義自由的地方，前題就是這裏的人，特別是控制權力和財力的人，是打算跟這裏共存亡的。

今天情況之所以這麼壞，本來就是人在心不在的人，偏偏掌控了最多的影響力和資源，去力求得到更多的自利，最後捨棄這城市。。

無論香港變成多惡劣的地方，有些人只管把子女送到外國，在那邊置業，經營事業，最後一有問題就移民的話，那麼這些人只會關心香港有沒有方便他去賺錢的方式而已，一切人文社會問題，都是妨礙。

其實亞洲國家對於處理「下一代未來幸福的問題」，就是不解決問題，然後賺一大筆錢，留給子弟去移民外國。國家太大，公民太小，結果沒有人認為自己有義務和有可能改變國家。

## 移民篇 - 脫離下流社會

甚麼叫下流社會呢？那就是說，我們不能或不願視自己的國家和社會為最好的，最適合自己的地方，而只是視為一個踏腳石、上臺階。用一個比喻的話，就像銃夢裡的廢鐵鎮，在鎮裡大家的想法就只是賺了足夠的錢，移民去更好的地方薩雷姆。

人賺錢，是為了得到更好的社會地位，更好的生活。而事實上，更好的生活環境就是建立在進步的社會上。

給你成為清朝最有錢的人，你可能有很多房地產，很多奴婢，八面威風，四夷來服，可是你傷風的時候不會有阿士匹靈，夏天的時候不會有冷氣機和冰箱，平時想娛樂的時候不可能上網看 youtube，身邊的人可能隨便染個病就死掉了，你染了病也只能用很可能根本無效的醫生和藥，政治落後，皇帝隨時可以抄你家，你甚至根本保障不了你自己。

再有錢的人都是依賴著社會生活的。健康的社會，才能夠產生更多更好的東西給有錢人享用。因此，改善社會的體質，不僅是一種責任，也是一種利益的所在。

只是華人世界在過去長期停滯，大家根本就不考慮社會有突破的可能性，認為人世就只是不斷的治亂循環。而後來接觸西方了，不認同西方的人抗拒，認同西方的人，追求的就是賺到了很多錢之後，索性去那邊植根或移民過去，就像今天大陸多少高幹子弟是在歐美那般。

那就是「下流社會」，下流指的是，我們眼中把自己的社會視為下流的，而我們光明的未來，就是自己賺到錢，脫離這個下流的社會，走進上流的社會，也就是外國去。不論那是美國，歐洲還是日本，都是同一種態度。人類賺錢就是為了改善處境，去到終極一定會觸及一個問題，「我們的錢已差不多不愁目前社會一切能得到的服務和消費品後，怎樣再進一步？」

1. 把社會的邊界拓展下去，創造更好的產業和商品，那就是阿當斯密所說的「有益的奢侈」。
2. 離開這社會，加入另一個更完整的社會。

然後我們這邊選擇二的人一點也不少。在一個社會中成為有錢人，以及有錢人自身，他們賺錢的目的就是離開這社會…若所謂成功者，抱持的是這樣的態度，社會自然會陷入瓶頸。

## 移民 – 效忠移民國

回望 1997 年的臺灣…當年是亞洲金融危機時，那時發生甚麼事？

南韓，泰國，這些臺灣今天視為新興的競爭對手的地方，就是在當年受創最深的時候。相對而言香港，臺灣這些，則被視為護盤成功戰勝了危機的勝利者。這就是十五年前(=1997)，那個起點跟今天的情況是剛好相反的，那時三星還未是世界手機霸主，臺灣的電腦遊戲比南韓更繁榮，如果你是當年的南韓人，你又如何會預期到南韓在未來的發展呢？不會也有覺得沒希望的想法？

正是當年的挫敗，使南韓痛定思痛，大力的發展新產業，例如手機，資訊文娛。使今天有了成敗也是當天的「成功」，使臺灣，香港的金融和房地產卻在生存下來後蠶蝕其他產業，使實業變得難以生存和挖空，變成今天的局面。



十五年後怎樣是看我們現在正打算做些甚麼，支持些甚麼人和行為，而這在十五年後就有結果。假設我們全部人都抱著不去革新，只是想自己家的人拿去外面躲過就好，十五年後，只怕我們也是一無所得的。**試問抱著逃避社會責任的想法去外國，又怎能得到外國人的尊重？**

**他們的社會能比我們好是一堆人能信守社會責任的結果，而我們去了也只是逃避者，只是想享受別人的成果，那說得難聽一點，我們和過境農田的蝗蟲根本沒有分別。我們不去種植社會卻只想享受社會的成果。**

**在危難的時候，率先逃避，單純把問題全部推卸在自己敵對的政治力量之上，把時間花在互相嘲笑、冷笑、指責上，是的，我說的便是華人們，華人的特色是不去解決問題，遇到自己不認同的東西就給予「我笑了」、「令人發笑」、「可笑」這些評語，而不做任何事，甚至嘲笑打算做任何事的人。**

政府只是配合他們這種態度去做事，韓國人憑藉的是社會的力量(在九七金融危機時革新掘起)，在外人眼中，他們排外，偏執，自大，不擇手段，可是他們不擇手段是捍衛自己人。

**(移民)逃難不是旅遊，逃離就只有效忠新的國家。盡當該國國民的義務，包括兵役，政治和戰爭。**

搞清楚，難民的目的為了尋找新的家鄉。那麼去到的國家會留下你的錢，至於人，沒必要存在了。**別的國家也不想收容一群有福同享，有禍就跑的蝗蟲。**

離開是為了效忠新的國家，而沒有單純的離開。不欣賞那些政客亂政，自己卻又做同樣的事情**別人有好的社會，是人家先烈血汗爭取的成果。**

你想要去像日本這樣的國家，日本好不好，各人是主觀的，但還是一樣。如果你有一天真的去到日本，愛的本質還是不會變，**你說你愛日本，就是說你願意為了維護日本而付出，犧牲。假設你能夠證明你是如此，你說你愛日本不愛臺灣，我也不會有任何意見。人有權選擇他效忠的對象。**

**但如果你只是想去人家的國家生活，有福同享時，卻不願意為日本付出和犧牲，也不願意同時去接納日本的缺點時。那麼，很遺憾地，你不愛日本，日本也不會愛你，日本人也不會接受一個只想來享福卻不願意共患難的人。那不是日本或臺灣值不值得愛的問題，那是你沒有去愛，而只是想被愛。**

日本會變成好的國家，是很多日本人之前愛它的成果，這些人為日本付出了人生，血汗甚至生命，才有今天的種種。如果你只是想享受那最後的成果，那你沒繼承這些人的遺志，自然地，這

些付出過的靈魂並不會認同你，繼承這些遺志的人也不會認同你。

如果你一點也沒想過付出，哪裡都不會是你的地方。

## 移民 – 身份認同的轉變

隨著地理和居住地方，文化現實等，人的身份認同會改變。舊有的身份認同會因為不合時宜而淡化，然後一群本來不同民族的人，因為有了新的身份認同，而產生了新的文化，形成新的民族。不同的民族會聚合成新的民族，一個民族也會分成多個民族。

比方說，維京人並沒有滅亡，而是各自因為不同的定居地。在丹麥定居下來的在當地建立王國成為丹麥人，侵攻英國的最後也變成了英國人，至於在法國北部的變成了諾曼第人，留在斯堪的維挪亞半島的也變成了各個北歐國家的國民。舊的文化認同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新的文化和新的認同，即使是很強大的民族，長期定居在和以前不同的環境，也會被環境所同化，在性格和文化上也會改變。血緣反而沒有重要性。

至於猶太人的認同卻是貨真價實地從公元前帶到今天

這意味著甚麼？其中我看到說，猶太人不願意融入當地的文化，先不論說這句是影射甚麼，正是因為猶太人固執地不願意融入當地文化，才使猶太人這個認同得以保存下來。如果猶太人願意接受當地的文化，猶太人一早就和其他民族一樣消失了，移民美國的變成美國人，移民德國的變成德國人，移民俄羅斯的變成俄羅斯人。

今天之所以有猶太人，正是因為他們不願意融入當地文化，如果他們願意，他們就會滅亡。如果不願意融入當地文化會被憎厭，則任何「少數民族」的生存本身即是被憎厭的理由。

換句話說，若必須融入當地文化，則等同認為少數民族沒有生存的價值。

歷史上存在了那麼多民族，是否沒有被憎厭過？羅馬人會被憎厭過，漢人也被憎厭（看看越南和朝鮮人寫的歷史就懂），蒙古人也曾被描寫成沒血沒淚的野蠻民族…

不過，有些民族是融解消失了，所以憎恨也同時消失，像維京人，因為他們已經融解成各民族，沒有人因為維京人做過的事情就跑去憎恨挪威人。

但猶太人以前在，今天還在，因此所有不良的紀錄和偏見，也跟他們的民族一起生存至今。

那你可以理解，猶太人為何會特別被排斥，原因無他。就是因為他們的足跡遍及全世界幾乎所有國家和所有地方，從歐洲到中東，從中東到中國，由北美到南美，都有猶太人，而且這並非近代的事情，而是中世紀開始，猶太人便定居所有地方。

一個跟全世界都有交往的民族，結果就是全世界都有瓜葛。

**猶太人會被排斥，是因為他們存在時間長，分佈得廣。而沒有消滅。**

吉卜賽人被排斥的原因也類似，猶太人，就被人說是放高利貸，視錢如命，操控政治經濟。吉卜賽人窮，不放高利貸，不視錢如命，不操控政治經濟，則被說是乞丐，小偷，拐子佬。猶太人最後建國，被視為製造戰爭和麻煩，吉卜賽人則不建國，就被視為別人國家的寄生蟲。

**可見，這是憎人富貴嫌人貧，有錢是錯，窮也是錯，干政是錯，不干政也是錯。唯一不被討厭的方法，就是消滅你自己。**

# 香港人本土意識的發展

## 一國兩制的噩夢

香港人首要理解的是，自己是「香港人」，也只會是「香港人」，也只有「香港人」，不會亦不可能有別的身份。

一國兩制是廢話。一國兩制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制度，今天兩個資本主義制度何來的兩制？只有極度愚蠢的白痴才會相信一國兩制這件事。

一個殖民地要從殖民地的身份脫離出來，自身的覺醒是必經的階段，香港是英國的殖民地，是否被「回歸」兩字蒙上了眼，以為這世界會有仁慈的阿爺幫你處理一切政治問題？阿爺的仁慈是對他的子孫的，搞清楚你自己的身份是甚麼，你絕非阿爺的子孫。

他們的人民，那廣大的十三億人民，從來也不是他們的子孫，他們的子孫，是真的他們生下來的權貴後代。

## 保護身份認同

消滅這件事最可怕的地方應該是，去到新一代，就不再對上一代的母語有歸屬感，然而割離。

最能夠消滅一種語言的是教育和傳媒。當地的母語無法因此經濟發展而取得傳媒權和教育權的話，則會響起喪鐘。這件事在歐洲發生過不少次，例如愛爾蘭語，諾曼第語都是因為教育而消失的例子。

這種現象也使很多人掉以輕心，他們會認為過去自己的語言未曾消滅，則未來也會生存，這當然是錯的。

基本上要先保護了身份認同，才能夠保護語言，可是身份認同又是一種越大的國家越想要含糊化的東西，所以很多語言就這樣不知不覺的消失了。

## 香港人英殖時的幸運

香港人不需要仇視任何人，香港人只需要理解，除了把命運掌握在自己手上之外，沒有任何保障自己的方法。香港人最愚蠢的是，把過去將自己命運放在英國人手上這件事，得到的成功經驗，當成一種正確的經驗----那僅是幸運。

自然地，香港有其命運在，香港的覺醒與否，就是關係到整個東亞未來的事情。若果覺醒的話，我們中華才真正的從黑暗時代走出來，不然又是回到過去那停滯王朝的循環中而已。

香港最大的福氣，就是在英國已經夠老練的時候，社會才成形，不用承受英國因為不成熟而導

致的各種惡政，反而是在大英帝國腐朽的時候，變成最大的得益者之一。

身為香港人，既分享香港人的榮光，也要負擔香港人的責任。可能大家目前還沒有這意識，但那不是大問題，我們早晚要培養這種意識。如果我們沒有共同的責任感，我們就無法把這裡導向光明的未來。因為我們總是不願意處理不是自己製造的問題。

## 外國民主奮鬥的概況

臺灣在各方面比較完整。那是因為有很多臺灣的前輩們付出的結果，而香港的中上層，想的是移民。

我們羨慕歐美日的時候，不如想想，美國在打獨立戰爭的時候，我們在做甚麼？(如欲瞭解美國發展史，請參閱 附錄 “美國的歷史概論” 及 “美國的獨立” - p.105, 106) 歐洲在法國大革命的時候，我們在做甚麼？日本在全共鬥的時候，我們在做甚麼？我們嘲笑別人的社會亂，我們害怕亂，結果就是看著在這些「亂」後浴火而生的強大只懂流口水。

泡菜國掟汽油彈時代，我們嘲笑他們當年的學生亂，今天那些學生卻成就了韓國的諸種霸權，他們表現的是鬥心，而香港一味想移民，得回的就是一群一旦受壓就會想逃的人。

別人的家不是一片沃土，不是流著石油，現代世界中那些先進的國家，不見得不是源自弱小，貧窮，地處貧荒，前殖民地。想想大英帝國本來不就是西北歐一個人口有限，邊緣的島？為何我們不相信，四兩可以撥千斤？

梁國雄的最大限制，是他是左派，他不可能背棄左派的基礎立場…社會均富、公義，以及超地域的世界主義，後者就是他挺雙非內地婦的原因。梁國雄一旦背棄這點，他就喪失了所有做人的立場。所以梁國雄已做得很好了，香港需要一個補足他不足的右翼領導者。

使意識形態再堅實的，推廣下去，這樣香港只會變得更強大。最怕的並不是甚麼事情發生，而是香港人在近利和恐懼之下，再一次軟化，或者自暴自棄，一味打算離開、移民、不管，放棄掉自己應該做的事情。

香港需要的是兩種東西，第一，一個強大的右翼意識形態政黨，包括其領導者。第二，願意為這個政黨的活動提供資金的源頭。前者我認為是在網絡上的各位應該成就之事情，後者的話，很可能 CY 當選能夠使這件事變得可行吧。

我尊敬長毛，不過香港需要的不僅是長毛，而是長毛的宿敵。一個右翼的、狂熱的、排外的，事事以香港為中心，願意為了香港人的利益，果斷的右派英雄。



民主是要爭取的

其實只求別人付出的話，不可能有民主的，民主不會是被賜予的，舉一個例子說，我當了你們的獨裁者，賜人們民主的選舉。但人們很快就會因為懶惰和麻木，認識不到選票的價值，兩下就會為了便宜的收買賣了出去，不久就會被甜言蜜語重新收進新的專制統治裡。

懶惰的香港人逃避公民權利最終害死香港係必然事實。一句「唔想煩」，把人類文明最重要的部份給斷送。

回歸後香港的左派與右派 (向左走向右走?)

長毛對香港歷史來說是很重要的人，但他只是幫後繼者鋪路，他不會成為主角，算是辛苦命。這點我倒認為他應該堅持，這才是真正社會主義者應做的事情，如果他中途放棄了，他就甚麼都不是。但他做到了，歷史就應記下他的名字。

像他這樣真正的社會主義者，很難再出現。接來他的棒是下一個世代的人：法西斯主義者。

弱小的人面對大時代時，極右是一種常見的變化，在歷史中經常發生這樣的事，想想法西斯主義是在哪些國家盛行的，而這些國家在法西斯盛行之前，又經歷過怎樣的處境。

九七移民潮將大群中產階級從香港削走的結果，就是令香港變得更純粹，更會向著極右的方向前進。這個發展是因為剩下來的人需要保護自己時，必然的變化。

小國的法西斯主義或然是有益的，因為小國的法西斯主義不可能產生太大的壓迫性，只是大國的法西斯主義，引爆的效果就太大了。受控的核分裂是核能，不受控的核分裂，就是核彈了。

並不是香港人先天市儈，而是不斷在這個經濟上壓迫的環境生存，會把人導向市儈，只是會諒解這一點的人不多。

香港是一個城邦。這不是政治問題。而是結構的問題，單純(其他國家)的城市，是有後退的腹地，在經濟不景，找不到工作時，可以回鄉紓緩壓力。至於香港人，當香港不行時(因為一國兩制的原故)，那，香港人還能退去哪裡呢？城邦，在於這種跟香港共存亡的特質。

所以這個城市早晚也會走進極右，因為左翼的意識形態，即使是這城市需要的，卻不會解決任何問題，左翼提倡的天下為公的觀念。不過香港的經濟環境和國際處境，這樣幾乎無法生存，結果，香港只能選擇另一條進化之路，由一種個體的自私，進化成集體的自私：那就是極右。

## 香港的法西斯 與 公民意識掘起

殖民地的相對就是獨立國家，所以建制派的敵人是國族主義者，而國族主義者最有效率的必然是法西斯，故此，**我相信最後泛民會被法西斯主義收納，而建制派則會被摧毀。**

另外，他們不是右翼，他們比較像是法國 1830 革命時的保皇黨。或者美國獨立時的保皇黨。他們對於政治並沒有清楚的概念，但是認為任何形式的改變都只會令事情變得更差。

因此，**我不認為法西斯主義及排外主義是可以避免的，我認為這是必經之路，只能想怎樣盡快的離開這階段。畢竟華人留在中世紀太久，這是中世紀遺害之一：否定身份認同。**

**香港最終一定是法西斯主義，對中產最有效的是法西斯主義，排外主義，因為所有中產都很害怕自己被外來的挑戰奪去了中產的地位。如果民主黨理解這一點，就要把自己黨內的左派全部踢走。**

早晚左派都會消失及應該消失。中產又跟左派何涉？

**所以最後需要一個法西斯政黨去收容他們**

**基本上，未經歷過法西斯之害的人，都會傾向支持法西斯。因為法西斯主義代表「將大家憂患的事情提供一個簡單快捷的解決方法」，也就是很多人所追求的「政府效率」。**

全世界皆如此，所以資本主義到底還是有極限的。

**經濟不景，左派會崛起，但左派無法解決經濟問題，為了保護各自的經濟，經濟體就會走向保護自己的排外主義，所以左派崛起只是一個前因，後果是為了讓法西斯主義出生。**

香港離民主比較遠，離極右比較近。

我認為是必經之路，**香港人在走向民主之前，先要經歷的是「本位思想」，也就是先要學會團結對外這個基本原則。**要達成這原則，就是要除去一切不將香港利益放在核心的思想影響，

**其實本土派有很多發揮的空間，因為他們除了本土這個立場——其實是一個很虛無的立場外，其他的意識形態一切可變，他們可為專制可為民主，可為左翼可為右翼，可以親中可以親英可以親美甚至親臺，這種彈性是他們最大的優勢。**

香港的泛民主派早晚要分成敵對的左右翼，然後右翼，將會跟李嘉誠或他身後遺下的財團合作

(李家誠的小兒子已開始了)只是他們的瓶頸是沒有真正建立右翼的意識形態，他們只知道新自由主義，卻不知道新自由主義背後必須結合的是本土沙文主義或者排外心理。所以他們到現在就算有錢，也是黏不合的。

(判斷這政黨是否屬於真正港人的政黨)，給一個客觀定義去檢定即可，「北京和香港的利益有衝突時，犧牲北京」。

我可以很清楚地說，香港將來能興起的政黨，至低限度也會是大香港主義，進而大廣東主義的經濟不景是這種政黨的良好土壤。

為市民為香港人人都會說，真正決定一個人是否為香港的，是一件事，香港的利益跟某個大團體(比方說，美國)有衝突時，他會站在強勢的一方還是弱勢的香港這方？在這種大是大非的場合會站在香港一方的人才資格說自己是為香港。

香港未來五年很簡單，就是要完成香港自身的國族主義。這點是無法迴避的，這點是就算香港最近有排外，我也認為這是無法避免的原因，從被殖民主義演化為排外主義，從排外主義演化成國族主義，從國族主義演化成公民社會，從公民社會演化為民主社會。

### 國族的重要性

人類的經濟越崩潰，家族這種傳統體制就越可靠，但是，對於沒有家族的人，他們只丈有一個選擇：國族。

## 香港的民主策略

### 公民意識及保護主義

民主本來就是建立在「公民社會」之上。「公民」本來就和中國傳統的民是不同的觀念。

所謂民主社會，必然是公民國家，民主精華在於權力合理性的邏輯。在一個君主社會中，權力源自血緣，也就是國家應當是某聖君的財產，而能夠被聖君認可的人皆有權力。所謂國家，是一群統治者，統治一群「平民」或「奴隸」的勢力範圍。

而在民主社會中，公民本身不受任何人統治，公民和公民之間互相契約出義務，在所有人付出一點義務，形成巨大的保護傘，包辦了福利，治安，保護等機能，形成「權利」，最終因為少量的付出而得到更大的安全和自由，這就是「民主國家」。

所以民主本身就是建立在義務之上的，群體們面對越大的壓力，就要付出越大的義務，為的是保護全體都能夠維持目前的權益和自由。這就是公民的意識，有這種意識的人才配稱之為「公民」，國家和公民本身是一種唇亡齒寒的關係。

不論工作，學習，守法，兵役，都是依同樣的原則運行的。會有兵役的需要，是因為國家需要武力。

而這個武力並不是為了「逢戰必勝」，那根本不可能。武力是用來增加其他武力威脅你的成本，減少他們用武力得到的利益。大部份情況下，別人用武力威脅你，拼盡全力的話，他當然會贏，不然他就當不成侵略者了，可是若一件事不關係到自身存亡，拼盡全力是不可能的事情。

舉個最簡單的例子，搶劫，如果你甚麼都沒有，你就註定被搶。如果你有打火機，可以威脅燒掉鈔票，如果你用刀子，對方就必須提防，當然你未必會打贏，可是如果一個人有刀子，另一個人沒有，那對方就寧可搶沒有的人。同樣是打不贏，你手上有多少東西，對方就有多少顧忌。

越沒有抵抗能力的人失去得越多，我認為這是任何一個真的在社會打滾過的人都知道的道理。所以像以色列，芬蘭這些面對十倍以上強敵的小國，反而更注重軍事發展，因為他們知道的是你投資在軍事那些東西還是你的，你沒有軍事，你就連生存權都不會有。所有東西都是別人的東西。

一顆釘子不能殺人，但絕對能夠阻嚇別人一腳踩下去。我想任何一個有在商業世界生存的人都會理解這點。

這些應該是常識，(可是)我對臺灣的認識(的是)...

(他們)完全不覺得社會是由別人和自己的付出加起來建立的，而直接地覺得社會給自己的是應份的，自己給社會則是被迫的，一切東西都是先天註定的幸運與不幸，自己所擁有的一切不是因為前人負責任而建立的，而是運氣，運氣更好的話可以有一個富爸爸。

當社會出現危難或者崩潰時，只求逃離，沒有想過要保護它。

這哪裡是太民主呢？這完全是奴隸的行動方式，至於給奴隸選票，他們只會理解成「喔，給我們選哪個主人比較好，我繼續當奴隸」，讓主人負所有的責任，取得所有的利益，而不是自己當主人去維持自己的生存，並幫助其他公民。

這沒有太民主，只是一堆人在進入民主社會後心理還是無法變成一個公民吧？如果一個社會沒有人想要保護它，那大家最終的結局就是喪失這一切，然後被別的國家吞食。民主只是給我們一個保護自己的機會，不保證甚麼事，但捨棄了這機會只會換來更差的東西。

被統治，直接變成別人的財產，然後盡失土地，財富和性命，真的這會比較好嗎？

(所以說) 沒有公民意識之前，是不可能有民主…不是執政者想不想的問題，而是社會根本就欠缺這能力，如果一個地方要推行民主，是一定要有歸屬感。臺灣能走向民主的基本原因，是徵兵制瓦解了國民黨軍事鎮壓的力量，以及臺灣幾十年獨立歷史建立的歸屬感，當臺灣人意識到他們的命運已不能脫離臺灣時，民主就可能。

如果去除或淡化這種歸屬身份，民主就沒可能也沒意義。

### 保衛家園的決心

香港成為一個城邦不是問題，但甚麼的思想才可以保護這個城邦和保障這城邦未來？能夠再存活一百年而不被吞併？當這個城邦裡有很多人打算為了自己而出賣香港時，這裡的政治該如何自處？這裡的答案都會走向更強硬的手段。

### 政治同行者的取選方針

…對於不能合作者(特別是非理性極右份子)，我會選擇保持距離，讓他們去抵消外在的壓力。保護更強力的意識形態成長。而不需要視之為敵人。

玩火自焚這件事我比較中立。我認為，玩火自焚就像是已經解除保險的手榴彈，它一定會爆，你是阻止不了的，你要想的不是怎樣令他不爆，而是在他爆之前丟到敵陣。所以還是那句，盡早騎劫這種思潮，而不是避免它。

就算他們不嘗試帶領更多人，還是會有更多人加入的，這是不可避免的，大香港主義，換句話說香港中心的國族主義，是一定會不斷成長。如果大家不嘗試去騎劫它，那結果就會變成暴力極右。

力量存在，就像資源一樣，你不去騎劫他，就自然有別人去用他。就是這麼簡單。也就是說，與其去抗拒這種東西，不如先吃先贏。



那是無可避免的，別忘了，你的敵人也是用同樣的炸彈在炸你。你沒有武器炸傷對方的話你還是會被五毛炸死的。

## 香港社運弱點

香港的社運最大的弱點是分散兵力，**應該集中力量，傷其十指，不如折其一指**。就算是再強壯的巨人，被折斷手指還是會痛的，**可惜香港人普遍不明白，弄得對方夠痛，比傷害對方夠重重要**

## 自由比民主更重要，先爭取個人自由比較可取

我也相信大陸至少要經過一段自由專制時期才會覺醒，(意指)也就是在專制下，有完全的資訊和言論自由。所以**我爭取的從不是民主，而是資訊自由和教育自由**。

**開放了這種自由，二三十年左右，民主才真的會萌芽。若資訊自由也沒有，談民主基本上是想太多了。人有了自由，才能知道尊重人和被尊重都不是免費的。知道人必須守信義而不是被約束，民主才有出現的可能性**。所以我也不鼓勵你們爭取民主，我想你們先想清楚自由。

另一點是教育自由，有這兩者，民主是在你們下一代產生。有自由的話，沒有民主已經能令大部份人活得很愉快。(到時大家才)爭取民主…一個社會走向「公民向社會負責」的理念(亦會)出現。

**看歐洲的民主史，也是先有言論自由，而不是先有民主**。言論自由，宗教自由，旅行自由，這是歐洲民主的基石。**沒有自由的民主，最終都會變回專制，例如德國就是好例子**…我們這個世代應做的是從教育中產生民主主義者才對。

**真的要建立民主時，不必打倒任何人，而應該是諒解**。若還是覺得非要打倒誰，那麼，打倒之後只是另一個災難。我認為六四的是憤青，五四的也是。我相信民主，所以我不認為需要英雄。英雄也不過是一種「菁英」而已，也一樣是民主的敵人。民主的前提就是承認人類都是下流平凡的動物。沒有任何一個人例外，政治上也不會有甚麼英雄存在。

## 香港的國際戰略位置

香港並不小，客觀來說，香港的地位和處境都十分微妙，只是沒有很多人理解它對整個東亞形勢的用處。包括香港人。

### 中國經濟崩潰，中南海局勢將會惡劣

若果中國大陸還能發展二十年，這二十年大家都會不會太差。中國大陸的經濟還能發展下去，政治爭端就只是嘴炮、不會動刀槍，而大家也有生產力輸出的地方、有投資的市場、社會的問題會慢慢的修整。但是，如果中國大陸的成長期在某天結束，香港、臺灣，和中國大陸的所有結構問題都會同時浮現，帶同我們所有人的利益衝突。

(如欲瞭解中國經濟，可參閱 附錄 “中國與美國的經濟分別” - p.107)

…中國大陸週邊各國的經濟陷於停滯，還可以以中國大陸作為希望，即使這是只惠及具資本的投資者而不是平民。但是，如果中國大陸本身也走進了停滯，那麼，大家的出路在哪裡？不可能是印度。

東亞的經濟發展時期。若連中國大陸也開始發展停滯，整個東亞潛藏的所有問題就會浮現，不要忘了，經濟發展時期是一個掩蓋一切問題的時期。

不，是因為這個時代要結束了。

我指的不僅是香港而已。

如果我接下來所想的還是沒有錯的話，下一個十年應該是悲劇。

我會認為是盡早大聲的指出那會倒，使人們在它倒下之前，提早的離開，並趁早籌劃和建立新的居所。畢竟，大廈可能早晚會倒。但倒了後人還是要有地方避風避雨，與其否認大廈會倒的現實，不如先建立新的大廈去代替之。

經濟的發展促進了交流，而交流就會令人理解到大家的利益和文化是有衝突的，然則，在經濟發展時，大家皆蒙其利，則這些衝突都變成次要。可是共同利益一旦不再存在了，或只有一方蒙利，一方不再有利益，那些次要的衝突就會浮上面來。

變強的一方會驕傲，變弱的一方會謙卑，變強的一方會把過去的朋友慢慢排斥掉，變弱的一方會結交新的朋友。被控制的一方會試圖反抗，控制人的一方會內部爭權奪利而弱化。成功往往就是崩潰的開始，失敗則帶來新生，人性的本質不變，人類的行為也類似。

東亞基礎的問題在於思想落後。我們擁有現代的技術，現代的資訊，甚至現代的文娛，生活方式

服務業，但是背後的思想卻很多還停留在中世紀。西方在近代史中經歷多番痛苦才解決了的問題，我們只是長久地避開了，例如，像日本的世襲議員這種事情。

## 香港與美國的關係

香港更像是會隨國際強權擺佈的棋子，誰擁有地球的海權，誰就可以決定香港的地位，而香港的政府怎樣治理香港，其實大家都不怎樣在意。

美國想要的只是一個良好的投資地點，良好的市場，一個供資本家發財的樂園而已。不要期待他們能為我們做什麼，他們能做的就是把我們變成一個更容易賺錢的市場。不會有更多的了。

### (明日過後的文章)

美國沒有義務為你付出什麼，美國也不會那樣去做。

拋棄幻想，自己去爭取應得的權利，到你成功之日，自然會有無數錦上添花之人。

美國有自己的國家利益，維持中國目前的局面對美國是有利的，作出任何大的變動都可能帶來不可控制的後果，有正常智商的美國政客都不會想改變中國什麼。利用道義上的理由，不斷壓榨出更多經濟利益才是美國一直在做的事。三十年來，正是美國在養著某黨，只要美國真心反對，投入與反對蘇共相當的資源，事情不可能像今天那樣。但美國為什麼要那樣去做？美國是商人的國度，知道怎麼去投資會獲益。

渴望民主的人不反求諸己，反而幻想有個大公無私的救星來改變局面，肯定會失望的。美國從來都會兩面押寶，但只有在某一國內部的走勢趨向明顯，有一定把握的時候，美國才會入市…另一種情況是美國扶植的勢力失去控制，威脅到美國自身，美國也只好出手制止。這從拉登、薩達姆和南美洲的一些獨裁者的遭遇可以見證。

自己沒有勇氣去爭取，沒有人會給你的。

你的價值對美國而言，就是那個數字，而你是別人全球戰略下的一個棋子，你有價值，但當出現比你的價值更大的東西時，自然你是可以捨棄的。

自然地，對中華人民共和國也一樣，某一天中華人民共和國需要犧牲香港時，他們也會毫不猶疑地犧牲香港。就像當初割讓香港的清朝一樣，聯合國並不可靠，面對力量也是會屈服的。

滿清帝國衰落了，香港就被割讓給英國，大英帝國衰落了，香港又被割讓回給中華人民共和國將來有一天中華人民共和國衰落了，香港還是會易手。

也許到時香港又哭著不想脫離中華人民共和國，但到時也同樣輪不到你來選擇。因為你之前沒想清楚。

香港人一直依賴英國人，就有這結果。別人幫你打仗，保護你的自由與和平，而你就只專心謀自己生活，驕傲於自己是經濟動物，政治冷感，哪有這麼便宜的事情？

香港已便宜了幾十年，也仁至義盡了。

### 糾正香港人依賴強權的心態

香港人自己對於戰略沒概念，有這結果是自討的事情。受過這教訓，新生代、讀過大學的香港青年，現在比較會留意南中國海戰略情勢的事情，知道這裡的局勢總歸會影響我們的利益。跟臺灣，廣東，東南亞國家互相有唇齒相依的關係，也是漸漸多人開始留意到的。

同樣，既然大英帝國也會衰落，我們也不可能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能夠永遠的繁榮，有一天我們還是得再面對同一個問題，我們總不能再教我們的子孫，「只要依賴一個大國罩，就能夠和平與自由」，依賴的對象自己也老化倒下時，又怎辦？

也醒覺到只把眼光窩在香港，最終也不可能有永久的繁榮自由，要保障自己，就得看長遠一點

香港人借來了五十年的自由，今天的選擇只有兩個，一個就是跟著那一群人回到一個權貴和奴隸的中世紀帝國裡，被融化消失。另一個就是確立自己的新視野和身份，將中華文明從人吃人的鎖鏈中解放出來，創造一個能延續千年，屬於中華文明的自由時代的燈塔。香港人要選哪個？

香港人不能太短視，香港不把自己當成戰略點去看問題的話，只會被人從戰略和環境剝奪你的生存權。然後你要怎樣？移民？不，只有香港才是適合香港人的地方。

## 香港的獨立形勢

### 港獨的取向

…獨立本身並不代表對經濟一定有好處或者壞處，而是看獨立之後所建立的地區形勢，該獨立國家能站甚麼位置，選擇了站甚麼位置，最後得到甚麼利益。

有時機，有好的位置可選，並選對位置，就是贏家。舉個例子，

臺灣和香港，發展契機是越戰，而他們發展的原因，是因為他們站在美國的陣營。而是戰場附近美國的盟友，休息整補的地方，在這場戰爭當中便是因地緣之便而受惠，得到美國的市場開放，和消費資金的流入。

有同樣的地緣，站在越南一方，就不會受惠。同樣站在美國，但處於不相關地點的國家，也不會受惠。前面是選錯了位置，後面是沒好位可選。

至於「獨立」本身的影響，是增加了陣營的分割，香港沒獨立也好，重點在於香港能夠有和中國大陸不同的外交取向。如果香港當時要跟中國大陸一致地向美國宣戰，那就不能選擇站在美國的一方。那當然也無法受惠於美國了。

但如果整個中國大陸都站在美國一方，越南有別人支持，那香港就算同樣站在美國一方，也會受惠，但無異會被中國大陸分薄。臺灣也一樣。

時機不可求。判斷怎樣去站對邊，是最重要的，小國本身的劣勢在於，他不是老大，一場戰爭發不發生輪不到小國決定，好處是在於，小國在選擇立場時沒有太多國內的矛盾和利益衝突在牽制，可以很容易的找到會贏的那一方然後靠過去等收益。

但你會看到，重點始終還是判斷誰在對你有利，怎樣對你有利，而幫助那一方，對方是否會照顧你，還是下一個就對付你。

如果沒有這種判斷的腦袋，站錯邊，導致最後連主權都被贏家踐踏而消滅掉的小國也比比皆是。不然就是因為找錯了朋友，朋友自身難保，自己也只好後悔。北韓就是後者。

北韓既是小國，也獨立了，兩旁的國家發展得不太差，自己也幾十年沒戰爭，為何還會搞成這樣？那就是對時勢的判斷太過遲鈍的結果。所以不能一廂情願地認為事情是源自獨不獨立，更重要的是清楚的判斷力。

政治有地緣性，香港和臺灣都關係到中、美、日三方的利益。我們作為這地區的人民，卻不去想他們各自的利害關係，搖著耳朵不聽，一味散佈末日理論的話，那我們就只是害自己任由擺佈而已。

運用他們的利害關係去達致我們的生存和利益，而不是把自己當成亞洲孤兒，自怨自艾。  
香港在國際舞台上的優勢



而我看得很清楚的是，香港最大的優勢，是在於香港的文化和根結，是遍佈於世界，而不僅僅在於香港一城。要是把香港視為一城，那就是一個封閉的環境，但是若能結合整個大香港的力量，那又是另一回事了。

人最危險的是被孤立，做任何事之前，必須結交同伴。

這世界要不就是你擁有很多部下，要不就是你擁有很多盟友，至於沒盟友也沒部下的孤立者，做甚麼都一定是諸事不順。

我在想了很久，人類與其學會變得像神，不如接受自己像個人，然後接受其他人也是人，所以大家在充滿缺點之下解決問題，而不是期望人變成超人去解決問題。

### 港獨與臺獨

我是香港人，香港人多數親藍，因為我們也需要盟友。我的意向清楚，我希望香港和臺灣是盟友因此太綠的主張就難說了。

但一般的泛綠，例如臺獨我都覺得是很合理的。

太綠，指的是比方說把香港人當成中共的一方的那些人，或者說繁體字臺灣有就好，香港轉去用簡體的那些「全面拋棄論」者。我覺得那太自私了，臺獨跟拋棄其他華人是兩件事吧？

獨立後的臺灣也需要朋友的。就算獨立了，地緣的制衡失控，臺灣也不可能長治久安的。加強地區的制衡，才是臺灣的生存之道吧。「制衡」=「國家/區域安全不能建立在單一國家/區域之上」。那其實這樣的想法就與綠黨也很接近

是的，所以我從來都沒反對臺獨，也支持臺灣以臺灣名義加入聯合國。對我來說，重要的僅是唇亡齒寒的關係。臺灣獨立總比被統一要好很多倍。

對我來說，臺港唇齒相依，臺灣被統一，香港的價值也會大降。

感覺上有點界在「統獨」之間：台灣香港同盟，獨立於中國/中共之外。沒辦法，這是市場。

應該說，統獨都不重要，臺灣死了香港就危險了。只要臺灣存活，香港安全。兔死則狗烹，我們要生存，也要有被利用價值才行。

而且我覺得臺灣獨立，不見得不是一個中國，中國是文化不是國家。至少臺灣有繁體字，中國沒有。

如果中國統一了，繁體字卻變成文物，我覺得這統一根本就很荒謬。若不分裂這國家，中國文

化卻反而會被統一的國家機器輾碎。

那不如分裂還比較能保存中華民族吧？

## 香港的軍事考慮 培養港人的軍事防衛意識

「主張放棄抵抗」並非「主張和平」。  
「主張放棄抵抗」是「被動製造戰爭」。

戰爭是不需要雙方面同意的，  
其中一方願意打，另一方不需要願意。

主張放棄抵抗，就是擺出一副別人打你，或者威脅要打你，你立即會答應他所有要求的態度。

擁有這種態度，那別人就會打你，因為打你是在你身上取得利益的最快和最簡單辦法。

極度愚蠢是說這一種，想要和平，想引來戰爭的心態。  
愚蠢是指，投降主義不是和平的朋友，投降主義是和平的敵人。

徵兵制對於民主而言是很重要的，因為徵兵制的實行，使政府以武力控制國家的可行性大幅削減，平民對於軍事多了了解，而且士兵本來就平民，就不會輕易就範。

在二次世界大戰時，瑞士根本打不贏納粹德國。

納粹德國橫掃歐洲，卻沒有攻擊瑞士，是因為瑞士全民武裝起來，並威脅說你要攻擊我們，我們就炸毀通道，納粹德國衡量過攻擊他們雖然能贏，但是得不償失，反而保障了瑞士能夠避免被攻擊。不想受戰爭傷害，反而更要武裝起來。

## 香港軍事的防衛策略

香港在九七前是有軍隊的，而且是香港人也能夠參軍的，叫作皇家香港軍團.....  
香港軍隊最後一群新兵於九三年結訓後，就不再招募新兵。並於一九九五年正式解散。皇家香港軍團的訓練是達到英軍的標準的。

真的需要軍力的話，其實這區到處都是可用的軍隊，遠一點還有美軍，所以這並不是軍事力量的問題。問題是，不能本末倒置，就算港澳擁有足以獨立的軍事力量，勉強養起一支軍隊的結果是甚麼？

假設這軍隊是存在的。而假如，那個地方的生存全靠一支軍隊，那這個國家就是建基於軍隊之上的，軍隊作為建國的首功者，難以避免倒過來控制這國家的一切。

這是很多獨立國家的共同特徵，為了獨立，或者反對殖民的宗主國，建立了軍隊，把橫暴的殖民主義者趕走了。但自己的軍隊卻反而變成了新的專政者，最終形成了為數眾多的軍事政權。別以為人民可以指揮或者踢走軍隊，軍隊為了獨立戰爭流血流汗，如果人民對於這些為自己付出的軍隊不予以補償，軍人們絕對不服氣，免死狗烹的話，國家打從一開始就建立在不義之上。

也就是說，踢開了中共，卻自己樹立另一個軍事專制政權，那又有甚麼意義？這樣的話，比起來，中共尚且有一個行之有年的官僚體制。風險遠遠較一個新的軍事政權來得低。

而且，國防預算所佔的開支比例太高，相當的欠缺效益。

事實上軍隊也沒有軍事意義，包括現在的駐港部隊，從歷史中已經可以看出，香港的地理位置一旦發生戰爭。永遠是必須撤退的，當時邱吉爾宣稱香港是一座堅固的要塞，日軍還是輕取。

香港地理上只有一條補給線，就是深圳，而且那是一條極容易被切斷的補給線，相比之下，對於進攻方，香港有極長的海岸線，而且幾乎從哪一個方向進攻都可以輕易穩固灘頭。防守這個地方基本上是頭痛而且不可能的事情。

進行三點以上的登陸戰的話，香港的守軍幾乎保證補給切斷，以及被包圍殲滅。

萬一有一天打仗，而香港被證實有戰略意義，一支外國軍隊要登陸香港的話，解放軍合理的戰略只會是在開戰之前就撤退。事實上不論戰爭最後是成敗，香港都難免被佔領。

解放軍是保衛不了香港的，對於香港人而言，駐港的軍隊其實只是旅行團。英國也經常派部隊守香港，但其實是為了讓一些偏遠殖民地的鄉下軍隊出來學習城市生活的。

所以保護香港靠軍事手段是無用的，任何軍隊都保護不了香港，香港只能靠外交手段去保護。這意味著，對於香港重要的問題並非是否獨立，就算獨立了，在任何方面都不得到任何保障和保證的。對於香港和澳門而言，必然地要處於某種具有軍事力的組織當中，爭取自己的外交主動。

香港生存所依靠的是「中立」，透過區域的力量制衡，香港作為對每一個勢力都有用的中立區，而換取了生存。如果這地區有過強而不可牽制的力量存在，香港就算不經過戰爭也會自然摧毀因為失去了被重視的價值。

不論那力量是中國還是日本都一樣，日本就已經證實過了，日軍佔領香港，香港失去最大的並非人命，而是價值。在日軍佔領下的香港其實並不重要。

比起軍隊，香港需要的並非一支綜合的海陸空軍，相反，香港需要的是訓練一支常駐海外的特務部隊，用途並不是作戰，而是跟蹤敵對國家的留學生，特別是高層官員和政治人物的子弟。

假設中華民國是香港的敵國，那麼就是在美的臺灣留學生。

一旦開戰，則用綁架的手段，迅速脅持人質，作為談判的籌碼。香港立即棄守，政府要員要一早準備好一個海外的指揮部。但脅持本身並不以達成交易作為目的，而應該以向鄰近國家交換權益，去換取軍事介入。

這本身就是**參考以色列的生存戰略**。

最有可能的國家是越南，美國，日本或中國，或者如果沒有一個統一的中國政權存在，則是一個南方的軍事力量。排除中華民國的原因，是因為這個案例當中，中華民國是假想敵。不過如果假想敵是另一個國家，則中華民國也是被列入的交換對象。

這是對香港而言最有效和可行的方法，至少比起維持一支陸軍或者買一艘有對地核彈的潛艇來得實際，二次世界大戰也證明，就算擁有一支陸軍，荷蘭也是被德軍迅速的攻破。

但，可見，要這樣大費周章的去保障生存，**不如在區域間建立有效公正的國家組織**，來保障香港的生存比較有意義。因為，香港需要的其實只是「中立權」而已，**只要香港能在區域紛爭中不會被迫放棄中立，香港就能夠受惠**。

事實上，真正能了解香港價值的話，就應該知道香港的最大資產在於中立，毛澤東反對攻陷香港，其中一個原因，就是要利用香港作為鎖國時物資的出入口。

因此**香港需要的不是獨立，而是曖昧的國家定位**。

## 香港的軍事是政治手段

現實有很多政治和外交的顧忌和手段，軍事是政治的延伸，也是政治的籌碼，但軍事的用途可不是就那樣打過去那邊軍力比你弱，問題就解決了。

走向香港來說，軍事佔領下的香港，經濟價值會完全摧毀，引連的自然包括所有鄰近的地區。現在的中國大陸不再是過去文革時期的那一個，那個中國大陸在深度自殘下自然不畏戰，但今天可是另一樣。**今天大陸已變成市場經濟，戰爭會怎樣將所有成果毀滅，大陸自己心知肚明**。

這這段話，是對這裡的臺灣人說的，這是我看了推文之後作的回應，在八卦版我看過**很多次有些人表達臺灣認為解放軍來，臺灣就該束手就擒的失敗主義言論，這又引至這一篇文章裡，用同樣的眼睛去看香港**。甚至有人在推文指責臺灣人太低估戰爭。

在我眼中看，以為只要動武臺港就只能乖乖聽話的人，何嘗不是太低估戰爭？他們也太低估



戰爭對中國的代價了。輕率地以為軍事手段是這麼容易使用的人，也真的是戰爭的源頭。

簡單來說，這些人的言論，就是想表達「中國對臺灣動武，臺灣的投降無可避免，不如不抵抗，完全屈服，可保自安」，在這串推文中不過是借香港當例子去影射臺灣的情況而已。

不過很抱歉，我必須指出，不論我當學生，或者當教師，也**從沒有看過屈服可求自存這種道理**。**你越對武力表現出軟弱，那會導致別人看在你投降份上，對你溫柔一點嗎？**

**極之愚蠢。你越軟弱，就越鼓勵別人用武力對付你，因為別人知道只要一用武力威脅你，你就投降，屈服，腿軟，然後就會對你予取予求，當對方對你的苛索去到你不能接受終於要反抗的地方時，他們就會真的動武，因為別人只會收到一個訊息「武力威脅和動武可以實現他的一切願望」。**

在學校裡被欺負的是哪些人？同樣是弱者，有些人會反擊，有些人則不斷想用屈服求存，我所觀察到的是，後者會變成更常見的施暴對象。**國家也是一樣，你越想和平地生存，你就越需要表達你反擊的能力和決心。**

二次世界大戰時，姑息納粹的張伯倫，認為戰爭可免則免。不斷讓利，結果反而使納粹更有決心去進行軍事行動，反而使戰爭變得更恐怖，邱吉爾表達的立場時，就算整個英國淪陷，他也會去加拿大繼續對抗納粹，反攻過去。**真正分辨強弱，帶來和平的並不是軍事力，而是決心和膽識。**

**保持和平的方法是讓使用軍事行動的人，承受更大的風險和代價**，這點是我必須在這裡說的，搞清楚，**香港不獨立也許就真的沒有軍事行動，但臺灣如果失去一切的盟友，自己又表現出軍事上的軟弱的话，那就會變成軍事行動的餌食。**

很現實的，這有感性以外的理由，那就是**臺灣遭逢軍事行動的結果，就是整個華南沿海的經濟完全摧毀。甚至將這三十餘年中華大地的經濟萌芽被蒸發**，日本，韓國，越南不是白痴，如果你身為這些國家的領袖，**看到臺灣被征服，那麼你最理想的答案只有一個：盡快擁有核武。**

**真的香港要獨立，絕對是可行的，只是身在香港，我暫時沒看到有誰有那個遠見和決心，去實現這件事。所以我看不出香港獨立的可能性。**

唇亡齒寒，我們**香港人因為都是難民，所以多數不會想到整個局勢的問題，只會想自己盡快移民離開，避免風險**，所以香港人會主張港獨的人不可能多，移民是更簡單更不需要腦袋的想法。

**沒膽識，沒遠景，思想閉塞，才是香港欠缺獨立能力的原因，而最近的事件，倒令這一世代的香港人開始思考了，可能當中包括了哪個未來的英雄豪傑也說不定**，但我不希望事情需要去到這地步。如果這國家的人能夠更自由，更懂得用別的手段而不是武力，變換一種新的意識形態有很多更好的結果。例如澳洲，澳洲人被稱為「比英國更自認為英國人」，但今天的澳洲還是獨

立國家。

若這國家最終變得必須使用武力去解決他的問題，那我們該想的，就是怎樣適應這個武力邏輯**當別人威脅要殺死你的時候，你屈服，被殺死了，你就一無所有了**。西柏林的情況，是一個圓滿的解決方式，那就是美國用空運的處理好問題，蘇聯也願意收手。但是，如果這件事情沒這樣解決，不見得結果，就不是有誰被丟核彈。

這意味著，武力可不就只是軍隊對軍隊的事情。武力的背後就是不擇手段。

這意味甚麼？我不想說太多，但是，一百個步兵師有用，還是一艘擁有對陸地發射核武能力的潛艇有用？用軍隊脅持一群恐懼的平民有用，還是用綁架脅持某些人在外國讀書的兒子有用？派軍隊殺害大量平民容易，還是在這些平民必須使用的主要淡水源中動手容易？

要動搖一個政權，用宣傳或者遊擊隊可行，還是使用各種化學或生物的方式，破壞他們的農業生產力，讓龐大的人口陷入飢餓可行？

...

很遺憾的是，以上這些比起使用傳統武力對抗更有殺傷力。

**恐怖主義的興起，是因為科技的進步提供了更多不對稱戰爭的玩法，少數人只要擁有一枚核武就可以殺死幾百萬人，這種事情在二十世紀之前是前所未見的。**

真正的戰爭，可不只是戰場上的對壘，更有很多白刃刺刀以外的方法，所以美國才不會向北韓動手。當對方要向你的平民動手時，我想除非真的是白痴，否則誰也會想到，也應該向對方的平民對手的。**你動武的話，就會在你動手底下的人中，迫出這一種天才(敵方恐怖份子)出來。**

賓拉登做的還未去到上述的地步，單是撞毀了一座大樓，就已經這樣震撼美國了。奧姆真理教也不過是派出幾個人，在地鐵裡散發毒氣，也是同樣地震撼日本。人類的科技進步，知識普及，也就是說，殺害大量人類的能力正在慢慢普及。

不斷推崇使用傳統武力去實現政治願望，就是慢慢打開潘朵拉的盒子，把很多人迫至使用更恐怖的戰爭形態。可能看到這裡，還是有人會扯臺灣人怕死，沒種，被征服也不會這樣做。是嗎？

**有那種想法的人別忘了，在以色列建國前，猶太人也一樣被視為貪財，怕死，沒種的民族，可是經歷了眾多試煉之後。以色列的情報部門就變得以手段凶狠見稱，國家也變成一個剷悍的國家**

既然大家看到姦殺案也會想要判那個姦殺的人渣死刑，那麼，對於支持征服你的國家的平民，難道不會想要判他們死刑嗎？如果有一場臺海戰爭，有誰在裡面喪失了誰的家人，那麼，我不懷疑這滿腔的仇恨不會產生最殘忍，最恐怖的手段。

**所以我也不像香港某些傻瓜一樣，以為統一臺灣是甚麼好事，他們那個容量有限的腦子裡只**

會想著把大陸加臺灣中國就會強強強強強，卻不知道用武力會導致甚麼後遺症，這絕對不會使中華文明變強，他們的愚蠢只會將這個文明的人拖入另一個黑暗時代。

我不喜歡罵人，但這種思想真的是目光如豆。

如果我們不想走這條路，就必須從道德和思想上，削弱東亞那種霸權傾向，軍事征服的思想，保持這裡的平衡，讓我們在這幾個世代裡，即使發生了甚麼政治上的爭議，也不會去使用武力去處理。不然，我們就是為了莫名其妙的中世紀思想，把這個東亞拖進恐怖的紀元裡。

蔣經國，他就看得很清楚，所以他研發核武，他並沒有傻到以為事情可以單靠美國就解決…

## 個人應做的事

### 堅守良知

曾經我在香港也是只有一個人(談論中港政治十多年的大趨勢)，那是十多年前(應該 2002 左右)，那是被中華人民共和國吞併，經濟還不錯的時代，我只有一個人，我被罵，被抹黑，被攻擊，甚至被聲言控告，但我沒有畏懼，也沒有退縮。今天，這個城市到處都是我的盟友，這十年間，我的敵人接連被摧毀。

我在說我的故事，要走這路不是一天的事，是十年的事。你們要走的路會更長更難走，但是，我會告訴你們是可行的。

**苦難是過去的懶惰和埋沒良知而做成的孽，不花努力去償還，不可能一天就解決所有問題。如果我們去造新的孽，去埋沒更多的良知，未來我們的子孫只會更艱辛地去面對這筆債，萬丈高樓平地起，我們在做的事情，其實就是愚公移山。**

**重點是堅守良知，這點是最簡單，也是最難動搖的，良知不好過，你堅守良知時，你既得不到利益，也會受到很多人排擠和攻擊，你會感到很孤獨，你會懷疑自己是否錯了，是否愚蠢。**但是，如果你有一天有這想法時，那就跟我說。

誘惑和威脅，現實社會到處都是。但是，我知道一件事，能夠過了十年的洗禮還是保持赤子之心的大陸朋友，我認識很多。所以，這不是做不到的，那些屈服的人，只是意志不堅而已。

### 改變人心

**歷史是一種集體的因果，一個人的價值觀在裡面不會有決定性的力量，但每一個人的價值觀都會對結果有很細微的影響，加總起來就會產生大歷史。**

**重心是改變很多人的思想，很多很多人的思想，時代才會改變。消滅一個人或者瓦解一群人都不能。**

解釋，耐心的解釋，是提升公民質素最好的方法。

耐心解釋的效果是可以令人吃驚的，因為他真的明白時，他又會幫你去為另一人耐心解釋。

## 香港本土化戰場 (資訊戰)

### 網絡上重建身份認同

在這資訊的時代，用資訊的力量，把一切擴大萬倍。我們是鬥獸棋裡的老鼠，我們是撥千斤的四兩，失去了土地，失去了主權，但我們有的是這感情。**在這資訊時代，運用資訊去做到所有事，是上天給予香港人在這廿一世紀的宿命和使命。**

網絡是我的大海，我是這大海上的海盜，有很多人看不起這網絡，但是我這些年來我都很寄望這裡…我為一個荷蘭的香港人後代，翻譯了「同舟共濟」，我向越南人解釋了香港和越南的歷史情誼，我向孟加拉人說過我們的榮光…我知道我在做的是甚麼事情。

這是我一直期望的事情…**把香港從在九七移民潮中被擊碎的社群，重新透過網絡匯集起來，形成一個能越過海洋的感情力量和共同的身份認同。**我們的家鄉是我們的，那力量定要超越這個城市，展開至世界的範圍，**才能保存我們的記憶和文化。**

### 網絡上的鄰舍關係

**對於香港而言，網絡是將城市裡被重建和密閉等方式破壞的鄰舍關係復活。**

(對於長者，鄰舍關係) 被破壞了就是被破壞了，香港的長者一向都是用茶樓當成社交場所，結果有些地方是連茶樓都沒有。**九七年之後的重建和社群鏟除是很激烈的。**



## 民主化及獨立後概況

### 隨時應變

經濟崩潰之後的世界，經濟還是在運作的。**經濟崩潰大不了是變動時代的開始。準備好怎樣在裡面攻城略地才是正事。**

所以現在要研究的是怎樣在動亂的時候，迅速重建起新秩序的方案，基本上，我不期待體制崩潰，但也覺得，崩潰也是無所避免的，任何體制都有壽命。每一個錯誤都會累積壓力，而壓力就會導致崩潰。這不受人主觀的左右，我們該做的是當事情變壞時懂應變。

### (其他網友見解)

#### 港獨的兩個結局

獨立有兩種：1.) 自己民族自決，2.) 被人逐出國家，現在情況香港應該是第二種，由中共地下黨安排在適當的時候獨立，最好時機就是一班貪官轉移了財產到香港。中國爆大鏢的前夕，貪官們已擁有香港居留權，香港獨立，跟著中國變天，貪官們到香港避難及繼續操控香港，到時香港應沒有與新中國政府有任何引渡協議，亦不會幫助新中國政府清算這群貪官，這應該是中共班貪官其中一個劇本。

天真的香港人始終要有心理準備。

**獨立國家只是一種名目**，很多人把重點放在這裡，但這根本不重要。**真正的問題在於這些國家地區的經濟結構對外的關係。**

**當這些地區的經濟對外界的依賴增加，不論是進口還是出口，這些地方和他們的進出口渠道和市場的關係，總會是沒完沒了的。**其中一個好的例子就是英國和美國，美國獨立之後，即使很想抗拒英國，但最後他們的共同利益使兩國變成了戰略連體嬰。

蘇聯也是一樣，跟蘇聯真正利益一致的地區，到蘇聯瓦解之後獨立，政策還是走向親俄。

至於東歐的華沙公約諸國，先不論那是否蘇聯的一部份(當然這無疑是蘇聯陣營的一部份)，則蘇聯時代也時有衝突。

真正的重心應該在於，現實中這些無法擁有海港的地區，經濟架構到底是怎樣的。(不是說錢，錢是最無關的那一種)他們有沒有甚麼重要資源必需入口，從哪裡入口？他們有沒有出口市場主要在哪？

這會決定未來這些地區會怎樣發展。

## 獨立的本義

我是覺得很多人把一些事情當成終點後，就不想「終點」後的事情，比方說民主化後要做甚麼又或者，泡沫爆破，經濟崩潰後要做甚麼？社會臨界點後要做甚麼？我們大概可以預期那些事情會發生，但發生就是為了處理它，而不是看著他發生，就雙目一蓋。

我認為人類會為自由，為利益、為生存、為尊嚴而獨立。但獨立是手段而不是目標。最終還是要回到本質，就是怎樣處理自由、利益、生存、尊嚴四個大問題。

民主化初期的混亂，一定會令人懷念共產黨，而使前共產黨改名或改組地參選的。

這在東歐國家已經出現多次了吧…甚麼史觀是多餘的，人民追求的是安定的生活，當然人民也需要希望，但如果沒有安定的生活，人民必然地會懷念從前。

## 文藝復興概論

如果就我最近讀中世紀史的看法。與其說是教會刻意製造一個文化斷層。

不如說，在羅馬的制度崩潰後，保護這些文化所依賴的社會消失掉。因為羅馬帝國的崩潰，就是底下所有城市散落，大規模的城市生活根本不能維持，以城市生活為根底的文化也是無所依據。

...

當年教會也只是部份地把這些知識保存，他們能保存的東西有限，所以也只會選擇性地保存他們認同的東西。所以與其說他們製造了斷層，不如說他們從毀滅當中，拯救了他們想要的部份，而其他的就隨他們埋沒。後來，當所謂的蠻族的權力安頓下來，又重新開始需要經營社會的知識時，他們發現自己甚麼知識都沒有，而變成了依賴保存了知識的教士去幫他們教育下一代，就形成了基督教稱霸的中世紀。

而中世紀的人們，靠著修士們保存的這些典章制度等，一直經營社會，發覺都是有效的，漸漸習以為常而認為是必然，唯一正確的方法，而不認為有其他選擇和可能性。所以「黑暗時期」比起文化斷層，更大的特徵應該是對於制度和社會發展的惰性。

社會總體的人，認為人類就只要安於自己的階級，信靠主，就可以永遠安穩的生活至審判日為止，千年不變。這種對於改變的完全否定，宿命論，才是「黑暗時代」可以稱得上是黑暗的地方。羅馬的崩潰是在於羅馬本身制度和思想的限制和缺憾，那可以說是不能避免的，但是黑暗時代是社會的惰性。

文藝復興就是在君士坦丁堡崩潰，接觸新大陸不同的民族，等等多重的思想衝擊之後，使歐洲人體會到「社會根本就不會不變」。巴森的「從黎明到衰頹」就有寫到，歐洲人從基督徒這個身份中覺醒出「自己的身份」，是因為那時代很多事情令他們想到，此基督徒與彼基督徒並不一樣而在此之前，基督徒是認為所有基督徒都是差不多的。

假設羅馬從不滅亡，但世界還是永遠依羅馬那一套運作千年，那也只是另一個黑暗時代。因為如果社會一直都是羅馬那模樣，也是另一種僵化，另一種惰性。黑暗時代並不黑暗，但是「黑暗時代」一詞是一種決心捨棄重覆過去的標誌，後來我們不再用黑暗時代一詞去形容那時代，是因為我們已經體會了文藝復興的精神，不再僵化和被習慣拘束，貶低那時代就不再有價值。

事實上，如果不是君士坦丁堡被攻陷，如果不是東方的香料貿易被奧圖曼佔奪，如果不是奧圖曼是不好說話的異教徒，西方根本也喪失了對外發展和向上發展的動力。他們也很樂意在歐洲再過一千年騎士教士和農奴天天在農家樂的生活，羅馬帝國在滅亡之前，早就不再擴張，而安於已有的一切而懶惰。

也就是說，就算羅馬沒崩潰，也不過是停留在某一點而已。就像中華的王朝帝國，即使他們不再羅馬一樣滅亡後陷入長久的分裂，而再統一天下，社會又有何躍進呢？如果沒有黑暗時代，

可能歐洲就是在羅馬帝國分裂成，戰亂百餘年又出另一個羅馬帝國，之後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但每一個新的帝國比起上一個都進步不大。

那看來沒有哪裡比黑暗時代好，甚至可以說，就是因為歐洲的國家不及東方的大帝國強大，他們才需要發展航海，貿易等方式，去得到他們想要的東西。觸發了文藝復興，如果歐洲一直都有強大的羅馬帝國，在領域上能有他們想要的香料時，那又有甚麼誘因讓他們作出大航海呢？

**歐洲的文藝復興，是在環境和利潤下偶然激發出人類對抗惰性，最後產生社會大規模變革的效果。而導致人類衰落的，也不是甚麼黑暗時代，而是人類對既成制度的習慣和依賴。**

# 日本憤青與侵華戰

## 日本的憤青

在大學讀歷史時我有讀過日本近代史，主要是由明治維新到昭和初年的歷史，所以，**在任何時候，我都覺得這段歷史是目前中國的一個映射。**

明治維新是進步但裡面暗藏著日本墮落跡像的時期，**財閥興起，底層階級的生活變艱苦，暴烈的思想慢慢散佈**，日比谷公園的暴動，日俄戰爭勝利後的興奮。

中世紀的思想配上了現代的經濟和科技下，既有新的希望，也有不切實際的期望，而後者往往是種下了危險的種子。

明治維新之後的日本是在鋼線上走的，幸運走過了幾個危機，結果卻引致了輕率和自憐心態的混合。

畢竟繼承了前人的努力和幸運之後，那些人就開始過度高估了「必勝的神國日本」

當年的日本...**安全感低落，對其他政權或者自己的國民都沒信心。禁制言論自由 (但同時也有像南方都市報那類專打擦邊球的報紙)**，在教育中強調國權，人民對政治漠不關心，城鄉發展差距的拉近似有若無，官僚則輕蔑人民的判斷力，經濟變得繁榮，消費主義興起，誤解和扭曲民主與民權。(日本百貨業大概是 1910-1920 年左右興起)

當時日本興起所謂的 moga、mobo，跟今天的傳媒常說的「八十後」差不多。而右翼則不斷抗議政府軟弱，發動示威等事情，政府對他們的態度模稜兩可，但對左翼則重重打擊。到處抓人回去談話。

而在日本五一五事變中，憤青軍人刺殺了溫和派的首相，要判刑時，不僅得到全國的大聲援，還有一堆年輕人自己切自己的手指，寄給法庭，聲言要代替這些愛國軍人接受死刑。最終的結果就是礙於眾怒而輕判。今天中國的憤青還不有種到要切手指，但如果有了你覺得會怎樣？

日本當時的社會是這樣組成的，**憤青 = 愛國者，不斷將國家推向戰爭，大部份不想理政治的麻木平民**，以及被政府壓迫而邊緣化的社會主義者和自由主義者。

**日本的問題是，清醒的人送上去了，會被憤青殺掉，殺到沒有一個人敢違抗憤青。**

去到最後，敢說話的人全部都是憤青，剩下的人，不是不理會，就是不敢說話。在日本侵華時可以說 **90% 的日本人民都不知道發生甚麼事，只知道帝國形勢一片大好**，無敵皇軍天天報捷，在鬼畜美英的手下解放了多少亞洲人民。



結果只能說，**日本人最大的罪就是麻木，大部份日本人並不殘忍**，他們甚至不知道發生甚麼事他們就只是麻木，以為只要安份守己，事情就不會變壞。而最後，事情就在他們一直都覺得事不關己的情況下惡化到核心。

(美軍對日本本土轟炸)去到那時候，日本就開始不斷提倡不怕犧牲的武士道精神，大和民族魂黃種人的優勝之處，也就是精神勝利法。

過去的勝利(日俄戰爭)，對西方，特別是俄羅斯的恐懼和疑惑，一種領導亞洲的自豪感和歷史使命感，日本走向軍國主義的特質，很遺憾地，是「防禦」，他們一直認為他們每一個行為都是在防禦自己。

我當年寫的論文就以「亞洲式防禦型帝國主義」去形容日本，每一個理由都是防禦，但最終的客觀行為卻是侵略。

說穿了，**亞洲的教學不重視邏輯，重視權威。所以自相矛盾的東西不斷存在也沒關係**。去到某個點說，我是愛國的，你是不是日本人？不要再分析了。結案。權威的無限和對反對意見的鎮壓是不可或缺的。

今天沒有是值得慶幸的，但日本本來也沒有，**傳統的日本人原本就很懦弱怕事。但慢慢受了日俄戰爭、北一輝的思想、大蕭條等影響，就產生了這種真正的狂熱者**。所以，我們不能說中國一定不會有。如果有人願意「死諫」，這個國家也會陷入狂熱當中。

**所以我從來都沒少看過憤青，他們可能現在很無能，但他們的影響力，只怕比理性的人要強。理性的人…若是閉嘴了，那麼他們存在也是無用的。**

只要有人相信「消滅敵人是解決問題的方法」，就會有人迫害，而這樣相信的人永遠都不會少，所以只要人類還存在，未來還是會有不同形式的迫害的。

## 戰前日本對戰爭的冷漠

首先我們得看看二次世界大戰時的日本是怎樣的，你可以這樣想像，**二次世界大戰時的日本，很像現在的中國大陸**。那時候的日本人對於戰爭是欠缺概念，但極度強烈的民族主義盛行，傳媒等都充斥著對行使武力的期望。到處都有一些愛國憤青。

**對於普羅日本人來說，他們並非支持戰爭，但也不會反對戰爭，他們對戰爭的態度是遲鈍和冷漠的。他們感到日本已越來越強，足以維持一些世界秩序，而政府正在做，到底實際發生甚麼事他們沒概念，只覺得日本政府正在幫亞洲人出頭對抗外國人。**

**而日本政府為他們帶來的物質生活，在當時的東亞都比起其他亞洲人好，自然他們會覺得日本政府正在做得對。**

這是那些會道歉的人大部份會走過的路，也就是說，在戰爭時和戰爭前，他們是在一種無知和樂觀的狀態。**傳媒的激進派就是支持戰爭，溫和派也是「應該和平，但去到最後都解決不了就用武力」，結果大家都對戰爭這件事看得太兒戲。**

接下來在戰爭擴大，開始影響到民生時，大家才慢慢醒覺，但大多都覺得可以忍受。直至美國的轟炸機炸來時，普羅的日本人才開始感受到這戰爭的真面目，可是太遲了。

到了這階段，日本則認為自己是被侵略，宣傳著一旦戰敗就會全滅的論調，讓人的心理又走向另一個極端，就是全力防守，因為他們覺得打輸就是亡國滅種。**因此很多人都沒有考慮戰後的世界會怎樣。**

然後一覺醒來，面對的是被炸至全毀，被美軍控制，大家才發覺原來戰敗了之後，得面對一個戰後的時代。那對之前冷漠的日本國民來說，是一個相當深刻的教訓，對現在的老人來說，這是他們一生人最困苦時光的共同回憶。

他們茫然地面對一個他們沒想像過要面對的時代。

而他們認識到，日本由一個擁有臺韓殖民地的東亞強國，立即下跌為一個連自主權都沒有被殖民國家。**而美軍容許左派在教育界生存，令戰後的教育和傳媒傾注了很多反思聲音。**

日本的平民(而不是憤青們)感到自己安全沒有保障，感到貧困，沒有希望，沒有尊嚴，但更可怕的是，他們感覺到他們底下佔領區和前殖民地的人民，之前便是過日本現在這樣的生活。再加上日本本身就瀰漫著佛教信仰的因果報應思想，日本人覺得這是他們造在殖民地人民的孽，而果報則應驗在自己身上。

他們對美軍的態度並不是一致抗拒，而是相當曖昧就是這樣，因為自己也做過同樣的事情，在感受到美軍的橫蠻時，一方面對美軍產生反感，**另一方面卻不斷的懷疑那些前殖民地，是否對日本人同樣的反感？**加上日本是一個頗為自閉的國家，對於那些前殖民地的去向，他們根本就不清楚，別忘了這些人全都是在戰前不關心政治的人。他們連日本有幾個殖民地都不知道。

生活了那麼多年，慢慢的回復和平，安逸，可是他們心目中，日本是被全世界厭惡的國家，特別是那些殖民地，到底是怎樣看日本？從韓國，臺灣到菲律賓，以及被侵略的中國，以及和日本打過仗的英美，這些日本平民從自己是一個大國的幻覺中，突然下跌到感到自己得罪了全世界所有人。

所以他們也會解釋自己不知情，但同時不斷道歉。韓國和中國的反日思潮，在傳媒中不斷出現更加深他們這樣的觀念。他們害怕所有他們曾佔領過或者交手過的國家，都有這種想法，他們的恐懼是源自日本的自閉傾向。

以及他們對於二戰後的東亞歷史，並不是很大的概念，很多人根本就不知道有文化大革命，或者不知道文化大革命是甚麼回事。也不知道二戰後中國發生甚麼事（他們常以為二戰前後的中國是同一個政府），事實上很多人對之後發生的事情，除了日本本土之外，就只有韓戰，越戰，奧運和香港移交而已。（順帶一提，他們對幾乎反日情緒是零的香港，也是覺得是前殖民地）

所以他們也不了解為何有些被日本侵略過的人和國家，恨意會減少，因為他們日後遭遇更可怕的事情，只是日本人不知道而已。很多對日本比較友善的人或者國家，並不是日本做的很仁慈，而是之後遇到的事情更難受。

罪惡感是一種殘影，也是一種感情的投射，戰爭的創傷。你可以這樣看，有一天，有人叫你按了一個鈕，按一次，給你一萬元，因為錢的緣故，你按了很多次。

然後你發覺，原來那個鈕每按一次，就會殺死一個人。你有被受罰，但你還是能活下來，有一天你見到那些人的家人，但他不知道你殺了他的家人，你如何自處？

不過，這是只屬於那時代的老人的，那些戰爭後嬰兒潮的人就不會有同樣的感受。所以你想，遇到的應該是六十歲或以上的。

有機會好好的解釋清楚，讓他們安心也算是一件好事。

## 戰爭良知的重要性

目前的日本已經以戰後世代為主，他們和傳統日本人是有一定的分別的。這點日本人自己的感覺是最深的，日本人世代之間的代溝並不少。

首先第一是關於「戰爭良知」的問題，雖然我們常批評日本人沒有為戰爭反省，可是其實我們看看世界其他國家，你會發覺其實全世界都是這樣子的。即使是經常用來比較最會反省的德國也不真的是比日本走得太遠。

我們眼中有第二次世界大戰，但歐洲人眼中，第一次世界大戰更重要。而德國人戰敗之後，並沒有任何反省，反而變得比之前更憤怒，更想報仇，而導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戰。

事實上，二戰後的影響，主要分兩種，第一，德國比較是因為柏林圍牆而轉移了視線，害怕隨時會發生的戰爭（用臺灣的處境來設想），他們面對的不是東德，而是蘇聯，恐懼壓過了民族主義，才有這樣的結果。但自從統一後，德國也慢慢的「像二戰後的日本」，新納粹主義，對土耳其人的排斥，很多東西都是死灰復燃。

有時與其說德國人比日本人哪裡好，不如說我們離德國人比較遠，看不到他們的不好。

我們得重視基督文化中「原罪」的概念，人生而有罪，人生就是贖罪，因此基督徒對罪的感念已經是比起其他文化要得深入，但也不是很會反省，因此我想人類的道德是普遍都還去到那個境界，單是要求別人反省不行，我們自己也做不到。

而倒轉來說，盟國各國自身也有一定的戰罪，當然歷史書不談，所有醜惡的東西都放入了野史當中，因此我傾向相信，並不存在民族性的良知。良知永遠是居於少數，不過不同民族文化和制度則傾向讓有良知的人站不同的位置。發揮不同的影響力。

東方文化當中，因為社會壓力很強，空間很狹，普遍出現的問題是良知者的邊緣化。而社會對於邊緣本身的態度就是排斥，這產生的問題往往是近代東亞史中常見的問題。

也就是說，良知不是沒有，也不會比其他社會少，不過他們能夠擁有權力和財力的機會，就比起西方社會少。這點在二戰時的日本是很明顯的，政治人物中有不少反戰派，軍隊當中也有，特別是海軍，但他們最終就算存在也只能服從命令。

所謂「主流」，其實指的是「現狀」，保持現狀的社會，其優點和缺點都會深化，而且屢積，長期對邊緣敵視排斥的社會。就會進展緩慢，日本的進展在戰前某程度上是依賴拔苗助長。

這是東方社會的優點也是缺點，就是抗壓性強，抗壓性強的社會比較穩定，和諧，可是很多人就算能指出問題，也會傾向忽視，問題經常會因此出現而屢積。最終引致一次災難性的影響。

簡單而言，我們常看西方很混亂，但他們是頻繁地釋放社會壓力，那是亂中有序。而東方社會往往欠缺這種調節，隨著網絡的出現，我比較相信日後會改進。很多人看到網絡各種亂象，覺得網絡污染了世界，但我看是相反的，我們看看日本的 2ch，看到上面的偏激言論，覺得日本人變了，其實 2ch 只是一個宣洩口而已。

社會本來就是會出現這麼多問題，面對他而不是掩蓋他，日本人算是進步中。

## 英國在全球的殖民統治

殖民主義現在經常被認為有負面意思，不過在帝國主義的時代，殖民主義是正面詞。真正的問題，不是殖民本身，而是殖民的副作用。假設我們完全不理殖民的利益，一如帝國主義者所說，認為那是為落後地區帶來文明的話（這點正確性其實不低），有一點不能否認的是，**殖民本身就是一種揠苗助長的行為。**

也就是說，殖民之所以被視為負面，是因為殖民把很多隔離的地區帶入工業化的生活和世界市場當中。

我們華人基本上一致認為現代化就是好事，但我們忽視了兩個問題，第一就是該地的居民在知識和心理上能否適應現代化，第二就是該地地理所帶來的經濟價值，是否使那國家能夠在世界市場生存？

首先有一點必須理解的是，殖民主義當然不是做慈善，說將文明傳給落後地區的民族，是帝國主義興起之後才加上的附會。建立殖民地當然是有所求的，當然也是那個國家認為對自己有利才會做。

以西班牙(或者**中國**也可以這樣看)為主的方式，是「**同化式殖民**」，他們對於殖民的想法就是將一個地方的人，變成自己人。讓他們從信仰，語言和文化上都和宗主國同化，所以你可以看到這世界上有很多地方的官方語言和普及語言都是西班牙文，那就是這政策的成果。

像法國人也在越南推銷自己的自由主義思想，所以也是同樣。

但實際上，一如賈德戴蒙主張的，是土地塑造了民族，不是民族居住在土地。一個地方的風土人情和思想，很大程度就是從當地的地理和氣候環境產生的。當白人去到北美洲定居下來，結果他們的性格和體格都漸漸變得像印第安人，既是白人改變了北美洲，北美洲也改變了白人。

所以**西班牙式殖民也產生一個問題，就是不能完全同化，在殖民地產生的「新西班牙人」和祖國就是有不同**。進而產生了既不是西班牙人也不能算是土著的新民族，他們的想法，同時和西班牙人和土著都有衝突。

同樣，**越南人就算受再多的法國教育也好，他們不是住在法國，就算吃法式食物和用法文，思想也不會跟法國一樣。**

.....

英國式是否特別優越？如果這問題我們要答是的話，其實重點是在於**英國人對於殖民地的經營態度不同。**



和其他殖民國家不同。他們並非要「製造更多英國人」，相反他們能接受跟當地人完全沒同化，也完全沒打算過平等。他們建立殖民地的目的，並非為了傳播些甚麼，而是完全為了牟利。當時大部份國家經營殖民地都是虧本的（也就是為了國家長遠投資的想法），英國卻能從殖民地大量賺錢。

因為他們沒有文化上的目的。他們對殖民地的態度是，先讓殖民地依照本來的當地秩序安穩下來，他們盡量減少對當地原有地方勢力和政治的干涉。

當地原本的統治者，他們會繼續保持其政治權限，當地的經濟，也並不刻意去改造，英國的做法是找到當地一貫遵守的秩序，然後使自己站在該秩序的頂峰，之後就撒手不管。所以出現「以當地習慣治理」的原則，比方說，接管香港時，香港還是根據大清律例去辦事，他們英國人有關的案件才用英國的法律。當地人想要拜甚麼宗教，英國人也不管你，英國人認為維持穩定的最佳方式，就是保持原狀。

作為工業化的火車頭。這跟當年民族主義盛起，一切主張改革，工業化的其他歐洲列強大異其趣，**英國人的殖民是相當保守自私的，也相當現實的。**

會有這種不同的角度，很可能跟曾經在北美殖民地出過很大的損失，受了教訓有關係。

**英國人不動當地的語言，文化，生活，法制，與當地人隔離**，然後掌管對外的貿易渠道，採購當地的出產，售出外來的貨物。任何施加的制度，都只在有必要維持商業利益時才施加，例如公務員架構，法制，衛生設施，公路等。他們沒甚麼大無畏精神，救世思想或者意識形態，一切就是錢，而且殖民地不能生產那麼多價值和利潤，他們也不會投資多過其收益。

這也使當地人的反抗降到最低，英國人實際上提供的，只是「連接市場的出入口」，其他一切事情都只是交給市場去處理。而他們也只處理任何不得不處理的問題，他們不努力做傳教，宣傳之類的工作，與其說他們是尊重當地人，不如說他們根本就不想花多餘而不知道有沒有實用價值的錢。

他們公然的霸佔所有市場利益，但土著也不會因此抗議，畢竟當地人根本就對世界市場沒有概念。對於他們而言，英國人只是一群自閉小圈子的交易對象，他們會收購你的產物，以及賣給你各種古怪洋貨而已。

**這種不踢不動的殖民精神，可以說是在管治上最消極的，但同時帶來的負面副作用卻是最少的**

隨著認識的增加，漸漸當地人也意識到自己在世界市場的地位，而感到根本沒必要給予英國人太多的好處。而產生獨立的意識，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戰，英國為了作戰，要了殖民地很多資源這種殖民方式也導致了大英帝國的瓦解。

因為那些殖民地人民覺得和英國只是合作對象，不是英國人，所以當然不可能免費幫英國打贏一場仗。他們覺得英國人虧欠了殖民地，即使英國人不願意也好，殖民地的獨立被視為戰爭的應得結果。

然則，因為英國人的殖民是經濟殖民，政治上和名義上雖獨立，但長久取用英國市場的結果，就是對英帝國市場難以捨棄。英國看準這一點，成立了英聯邦，英國沒有在政治上再能控制任何一個國家，但各地亦不抗拒英國成為一個合作對象，英國作為英聯邦市場的中樞點繼續牟利和存在。

而倒過來說，因為長久的穩定治理，加上經濟上得到英聯邦市場的維持，自然獨立了的殖民地在政治和經濟上都不會有太嚴重的改變。這是日後英國殖民地的情況多數比其他國家的殖民地良好的原因。

我們可以看出一個重點，就是英國殖民地和宗主國一樣，他們的合作不是建基於忠誠，而是建基於功利

所以相比起其他國家的殖民地。英國的殖民地對外侵的抵抗能力是特別弱的，在越南會有抗日遊擊隊，在香港和新加坡，抵抗就相當的有限，而日本侵略印度時，也輕易組織了印度人去抗英。如果英國陷入激烈的殖民地爭奪戰中，這種體制有致命的弱點。

但英國在上個世紀，有超越全世界的強大海軍，建立了一個不列顛和平，使任何國家都不敢動英國的殖民地。才使這種殖民體制變得可行，如果是別的國家去實行，他們卻沒有海軍和對和平的自信。

## 美國的歷史概論

想想美國的歷史，美國何嘗沒有過統獨的問題？湯馬士·潘恩，寫出他的著作「常識」，把那些在心理上遊離於是否還是依賴英國的人，打下了決心，將美國這個整體定義出來。英國是美國的母親，但是正是因為英國是美國的母親，所以英國以武力威脅美國的才是更大的罪行，就像母親凌虐孩子一樣般有違情理。美國應該為美國的利益生存而不是為英國的利益。

獨立戰爭的美國，又何嘗沒有過低潮期。面對裝備和經驗都比較豐富的英軍，再加上當年的美國人口是英國的三份一，和經濟上還有很多依賴歐洲，弱小的美國大陸軍所受的壓力可想而知也一樣到處充斥著失敗主義。而湯馬士潘恩就在此刻，寫了「美國的危機」這個小冊子，在臨著崩潰之際，給予了救命的激勵。

美國何嘗沒有南北分裂過，他們的南北分裂是血腥的南北戰爭，而不僅是打打嘴炮而已。之後的議會，又何嘗沒有暴力呢？之後的美國民主，是在議會暴力中渡過的，可不是揮揮拳頭那麼簡單，有些議員去議會帶左輪手槍。但是經過時間驗證這種暴力行為只會使人更不受支持，最後反而大家理解到議員是應該紳士的。

然後就是經濟繁榮的時代，美國人也沒有因此享受天堂的生活，美國立國差不多百年，所謂的「土匪男爵」橫行，何謂土匪男爵？那就是一群無良的資本家，工業家，他們壓搾僱員的薪水到極低的地步，再用這種低成本製造的低價貨傾銷市場。用傾銷毀掉他們的競爭對手，越無良的僱主就越賺錢。如果說今天的臺灣是「鬼島」，那時的美國真的「鬼洲」了。

最後去到大蕭條的出現，二十多萬個家庭因為蕭條而喪失了家被迫露宿，二百多萬人無家可歸六成的美國人被定義為貧窮，四份一的孩童營養不良。才刺激起美國人反思他們奉之為榮的完全自由市場是甚麼回事。今天才有比較合理的工時和工作環境。

臺灣被酸得很凶的義務役制度和國軍，在美國是真的要去越南打仗，而且死了六萬多人，最後打輸了灰頭土臉的回來。付出了很大的鮮血代價。美軍痛定思痛，今天就是世界上最強的軍隊而同時，美國也變得更珍惜自己人的性命。

今天能享受這樣的美國，是多少世代的人努力和付出支撐下的巨大根結，對於最後摘取這樹上的果實的人來說，可能不需要愛美國或者愛臺灣，但事實就是，那麼多人付出的愛培育出來的就是那麼優渥的環境。

美國是偉大的國家。偉大不在於他們那優渥的環境，而是這麼多年歷史中，積極的經歷那麼多的歷練，反省，改良，他們認為自己的國家是最好的，因為他們也會去動手去把自己的國家變成最好的。

...

星條旗不是因為強大而閃耀，而是這麼多世代的人，所累積的善念和努力因為耀眼。強大和安康，只是一直不向逆境屈服的結果而已。

美國的獨立

別人何來一開始就擁有大量土地，大量資源，然後才積極的？美國當年獨立時可不是認為自己擁有整個北美洲，就算美國獨立後，美國也僅僅是撕走了英屬北美殖民地的一部份。而不是全部。今天你看到的加拿大就是到最後還在英國手上的北美。

美國多年發展才從各列強用搶的，用買的，用交換的，一片片的將整個北美拼湊出來，美國的土地是臺灣的三百多倍…這是結果。一開始時的十三洲，情況比起現在臺灣要惡劣多了。

也要搞清楚，英國不是一個「島」，英國是縱橫全球海洋的日不落國，何謂日不落國？那就是一個全世界都有殖民地的超級海洋貿易帝國。控制的地方包括印度，東南亞，非洲，美洲的超級帝國。去到今天，大英帝國雖然沒落，但英聯邦——也就是前大英帝國殖民地組成的國家聯盟，那個人口達到二十億以上。英語是世界上最流行的語言。

更不要說美國獨立之後的一個世紀，英國的強大是有增無減。

在今天的臺灣消極的人，去到美國獨立的時代，面對大英帝國時，也不會覺得形勢比較輕易比較積極。他們獨立時，何來的「資源」？他們獨立時，英國的強大可不是大家所想像的「一個島」但這個強大的大英帝國，卻又是曾經在西班牙面前弱小過。而西班牙自己呢？曾經是在歐陸上被穆斯林征服，反過來驅逐穆斯林而成為強國。

誰從一開始就強大？大家一開始都是一無所有，張開眼睛看看世界的歷史，要放棄要消極任何時候都有藉口，但是永遠會有人證明那些理由根本全不成立。

## 中國與美國的經濟分別

以目前的世界經濟模式，中國大陸做到最好，能做到的也只會是「依附美國的一個發展良好的經濟體」，即是像日本一樣，依附美國是不可能取代美國的。

不可能的原因正是始上述所說，**一整個經濟建立在「信用」之上，而信用本身建立的是債權，也就是說抵債的能力。**

...但毫無疑問，因為經濟的表象而認為中國大陸的經濟有能力挑戰甚至取代美國經濟的人，在世界上普遍存在。

而狹義一點看，我只說所謂中國大陸經濟是由北京政權直接政治影響下的一整個經濟圈，不包括香港澳門這些特例。也不包括臺灣，更不包括北韓。

**很多人看到的是美金的貶值或者美股的恐慌，而有著「美國衰落論」的論調，而同時配合中國大陸 GDP 的增長，又產生「中國崛起論」，一整個結論就是把經濟看成龜兔賽跑。**

先說一點歷史事實和八卦，要說經濟危機的話，三十年代美國的大蕭條，並非是完全負面的，經濟蕭條本身也是一種社會結構的重整。在大蕭條的時代，美國的影視娛樂反而大幅發展，也強化了家庭價值觀，主要是因為當大家意識到賺錢並不那麼容易時，會更想清楚「到底怎樣把時間用在生活」上。

好萊塢也就是香港人說的荷里活，本身就是在三十年代開始進入黃金時期，其中一個原因，正是經濟興旺的時代，人們根本負擔不起電影票的價錢和時間，反而經濟蕭條，各項成本下降，人的空閒上升。導致了新興產業的發展空間。

有一點必須理解的，**經濟蕭條不是破壞社會資本，經濟蕭條是將很多社會資本從「可用金錢計算」變成「無法計算」**，在經濟繁榮的時代，就是人可以輕易把自己所擁有的東西換錢（例如陪家人的時間），也可以用錢輕易購得別人的東西（同上），但經濟蕭條的時代，則是更多東西留給自己用。

**財富是沒有「消失」了，只是用另一種方式保存，經濟是流動，而不是財富。**經濟好之所以能令社會富裕，是因為流動本身令「想創造更多財富的人可以得到要有的工具和協助」，你可以做一些跟那些事情不相關的事去得到工具。

因此理解了這個概念之後，就會發覺重心，**美國經濟惡劣，不等於美國所擁有的本錢消失了，而是指那些本錢不容易和外面交流，大陸經濟暢旺，並不是說本錢會增加，而只是指大陸容易對外交流。**

而所謂信用，比方說我們為何用美金結算，其實是「在需要時立即兌換商品」的力量，你拿著美



金，你能夠兌換甚麼？

如果你拿著美金在美國使用，美國可以提供給你的，是他們大陸上豐富的農業資源，礦產，石油以及建基於這些資源上的工業和第三產業，以及他們擁有的知識，人才，自然和水資源，廣大的生活空間，擁有很強自信和歷史悠久的民主制度。美國大可以孤立自己，他們有能力完全的自給自足。而這個自給自足的體系，都是用美金的，美國不可能廢除美金，所以你拿著美金，就能夠從這體系取用資源。

美金之所以能成為信用貨幣，不是因為幣值穩定，而是因為美國有極強的抵債能力。而且這種抵債能力是難以傷害的，這才是美金能夠成為世界貨幣的原因。

至於任何容易被傷害，或者有明顯缺憾的經濟體系，就不可能取代美國，日本的經濟雖強，但日元能否取代美金？

基本上，日本也有自給的漁農體系，相比之下也有僅次於美國的海洋資源，工業和人才資源。但日本沒有石油，人口也太多，如果日本打算做一種自給的經濟，那等於要放棄大部份工業。那就已經大大打擊了日本的經濟魅力。

也就是說，你拿著日元，去到日本，他們可以給你的是他們優質的食物，人才，服務，可是他們不保證一定能提供給你工業品，也沒有甚麼多餘的生存空間給你，日本人的排外情緒也比美國容易產生。如果那些油源有甚麼不穩，日本能用來填債的，怕只能輸出人才。

所以日本經濟再好，也不可能取代美國的，因為日本經濟威脅論的時代已是八十年代，很多人忘了這件事，但當時美國就有這樣的論調，也有很多美國電影寫的近未來，美國是被日本控制的。不過這真的只是開開玩笑，事情的本質不變。

中國大陸的話，先天就做不到。如果外面的經濟不可靠了，你拿著人民幣，去到大陸，你能換取甚麼？當你問這樣的問題，就會了解到事情有多嚴重。這裡有比日本更嚴重的人口問題，這意味著，一切天然資源，從石油到食物到水，一旦沒有了外來的交流，價格都會暴漲。因為這些的生產原本就沒有留給外人的空間。

說人才，本身教育未解放，還是採取單極教育的方式，學術系統既不和國際接軌，內部也有「權力大於學養」的問題。也就是說，你要人才，不是沒有，而是沒有保證，同樣的資歷底下，可以因為制度不公平，能力出眾反而地位低微的人。以及聲望很高卻能力平庸的人。

像三鹿奶粉等事件，問題並不在於「黑心」，而是為甚麼這樣的人可以登上高位，以及底下眾多人員的態度，本來只要任何一個枝節有人發現而且把事情及早補救，就可以解決的問題。最終卻是沒有任何一個枝節的人能夠發現以及成功行動，這便是人才的問題。很多人認為人才是看「誰可以把火箭推上太空誰就有人才」。

但其實更重要的是「用把火箭推上太空的認真態度，去處理倒垃圾這些小事」，「以開明的態度去看所有問題」，因為社會不會每天都推火箭上太空，卻每天都需要有人倒垃圾。

我說的事情，甚麼民主，包容性，好像風馬牛不相及，但看看以下的例子。

社會的包容性低，對於外來物有抗拒態度，也許很多人會反對。但想清楚一件事，你叫一個中國人去美國，長期居住，雖然還是不適應，會接受不了的人並不會很多。在網絡上也有很多去到美國的中國人越來越憤，但這不礙事，因為美國本身也容納他們的價值觀，即使是憤青。

但倒過來說，美國人來中國大陸旅遊是可以，但如果美國不行了，要找一個移民長居的地方，**美國人能否接受一種欠缺資訊自由，人民也欠缺自主權利，而且有很深仇美仇日情緒的生活？**如果有一千萬美國人移民中國大陸，他們能否在此安居安樂？也就是說，**美國可以賣中國(她的)居住權，但中國的居住權賣給美國，對方不是情況惡劣到不去會死只怕還是不要。**

**這些全都是財富，全都是抵債能力，有個美國人欠中國人十萬元，但他說他可以幫那人辦美藉來抵債。這交易很可能成立。**

但倒過來，一個中國人欠美國人一萬元，然後中國人說，**我幫你申請中國國藉，你幫我抵債吧-----結果可想而知。**

只怕對方根本就不想要。**自由市場的原則是，別人不要的商品，就沒有價值**，別說你的玉米和我的玉米看起來差不多，大家都想要吃的玉米可以貴過黃金，沒有人想要的玉米只是要花錢去處理的垃圾。

**可見生活環境，法制，家庭等本身已是「財富」，不能用金錢計算不等於不是。**大家同是一餐吃一個麵包，能夠暢所欲言的人生活質素是比不能的人好，只是自由的價值不容易估量而已。

**但就算在自由和制度的問題上全數解決，天然資源的問題還是解決不了的，中國的石油到底還是要經海運才能夠足夠使用，一旦戰爭的話，美軍光是封鎖了馬六甲海峽，問題就已經浮現。**

況且還有戰略位置的問題。

**抵債的能力本身是受戰爭威脅的**，比方說，你擁有甲國的國債，而甲國擁有油田抵債，可是那些油田離乙國很近，乙國和甲國打仗的話，油田就開採不了，那麼，也就是說，你的債權本身是會受戰爭影響，戰爭可以破壞欠你錢的人還債的能力。

**我們可以看到為何島國，像英國，日本都有信用優勢，因為他們只要有足夠的海軍，就算發生戰爭，都不容易影響其本土經濟區。**

但半島國家和大陸國家，要做到就不容易，因為他們幾乎大部份時間都跟其他國家陸路連結。而因為人類會比較快用盡居住中心的資源，所以資源例如礦產，多數會處於邊境低開發的地區而這往往又是跟鄰國的邊境。

大陸國家往往是需要把四周大幅度征服，將所有能夠威脅自己的勢力掃清，才能夠擁有島國一般的安全性。古代中國就做到這一點，因此中國古代的通貨能夠在亞洲通用。

而現代美國就擁有這等的力量，墨西哥和加拿大對美國都不是威脅，也就是說，根本就沒有國家可以威脅到美國本土的資源，美國在最惡劣的時候也能夠以這些農礦資源繼續發展。

美國還有一個難得的條件，就是同時擁有兩條海岸線，東岸和西岸，使美國可以在兩個方向都得兼，北面還擁有阿拉斯加，就算擁有一支強大的海軍，要封鎖美國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美國的強處在於面臨大洋，那可比臺海要闊很多。

要說罩門倒不是沒有，美國的罩門是在巴拿馬。

中國的情況就惡劣得多，中國重要的地區，幾乎都是處於會受武裝衝突影響，臺海其實反而是最安全的。東三省本身就受俄羅斯影響，但更大影響的是兩韓，韓國對中國的威脅，遠超墨西哥對美國的威脅，那個地方屯注更大量的軍力，而且很容易生政治變動。不論南北韓開戰，北韓做甚麼事情，或者南北韓統一，中國都很難說會在這些事情不受影響或者受惠。

南方的兩廣和南海，就面臨一個頗為難對付的越南，很多人用越南和廣西的經濟交流頻繁去說這問題不大，卻不了解越南是不可能向中國讓渡任何權益的。

北方的俄羅斯，他們的資源全都在西伯利亞，而中國在西伯利亞旁卻有龐大的人口和陸軍-----我就當俄羅斯是中國的好朋友好了。

更不要說對印度洋頗有影響力，積極建立海軍和導彈的印度，美國可沒有把自己背後的海洋靠著一個關係時熱時冷的國家上。委內瑞拉和古巴可不能和韓國印度越南俄羅斯比較。

還要看的新疆、西藏。世界的信用是很難建立在一個經常需要在境內動用軍事力量，不論是鎮壓還是威嚇，才能夠維持的國家上。一旦發生甚麼戰爭，中國的抵債能力也會立即的斷送，中國現在賴以為生的輕工業，對於世界的風吹草動很敏感，一有問題，立即就摧毀。

在精神上的不成熟問題就更大，處於這樣四面受威脅的環境下，國內還是很有心情的去反根本不是就近威脅的美國和日本，甚至為了一些不知所謂的理由抵制法國和德國。

說人口論就更奇怪，說中國佔了地球五份一人口，是人口最多的國家，但問題是，其實在全盛期的中國，是佔了地球二份一人口的。也就是說，不論領土和人口在世界的相對比例，其實都

大幅下降了。

其實看這篇文章，也留意到，我不提一些細節的問題，例如貪污、環境污染、出口導向、社會結構失衡、農業問題這些事情，而單純只是說中國面臨的大戰略環境就是這樣的。細節上更多實行上的問題，我就當不存在好了。

萬一真的美國突然失勢了，那不會導致中國取代美國，只會引致中國四周過去受美國鉗制的國家，全部失控而已。日本絕對會力求重建自己的海軍，越南也會對南沙搗亂，甚至跑去建立東南亞帝國。

至於臺灣，我相信立即就會生產核彈。

因為沒有國家有美國的條件…(他們無法)建立甚麼世界金融/軍事新秩序，要引發第三次世界大戰倒挺可能的。

## 教育與社會的流動性

教育改善階級的方式，並不在於給予一個人更好的職業，更賺錢的技能，更好的基礎知識，全都不是，而是在於給予一個人，不同的價值觀和不同的態度。這種態度的教育，才是教育最本質的部份。比起任何知識，任何學歷，任何技能都重要很多，也是最容易被看不清楚的一點。

當一個社會態度良好的人多，這些人用人唯才，照顧弱苦，能夠互相合作，不謀小利，伸張公義則社會也會流動。流動的原因是他們以一件事情是否正確，而不以財富去判斷人的價值，他們看到經濟不景時，就算冒險也會想方法去升級產業，改善方法，讓大家共存。不斷求生去改變自己的社會，一定是流動的。

當一個社會態度惡劣的人多，自然是用人唯親，只顧私利，難以信任，見利忘義。社會就會停滯因為這些人就算很聰明，也只會把聰明用於怎樣維護自己的利益和權力，扼殺所有競爭之上，看到經濟不景的時候，只要自己過得好就夠了，別人死活，關卿底事？停滯的社會反而更容易保障不義的權力和財富，更適合他們生存。

這個「態度」才是教育真正的作用和價值之所在，知識，技能，全都是態度下派生出來的產品。城鄉差距，貧富差距，拉近靠的並不是知識上的拉近，而是態度拉近，一個社會的城鄉貧富差距越來越大，是因為態度上，大家不覺得這種差距自己有責任。

一個德國的中產階級在街上走，看到一個流浪漢，那個德國人的反應並不是認為流浪漢自己有問題，不爭氣，而是認為，流浪漢淪落至此，是社會的共孽，自己也有一分的責任。

然後撫心自問，我們的社會，對流浪漢是甚麼態度呢？這就是問題的所在了，所以，德國經濟再不景，大家也會想去解決問題，得到更多的人更努力，要負更大的責任。這是驅使社會變好，階級流動，以及解決問題的動力。

而這，正是學校教育當中最重要部份。

我們既要教窮人力爭上遊，也要教富人承擔更多的責任；我們要教沒知識的人得到知識，也要教有知識的人分享知識；我們要教弱勢者要懷著希望，也要教既得利益者感恩而散佈希望。

...

若還只是覺得教育教的是知識和技能，無論用哪種方法或者給再多教育資源，都不會促進階級流動，也絕不縮窄貧富差距。